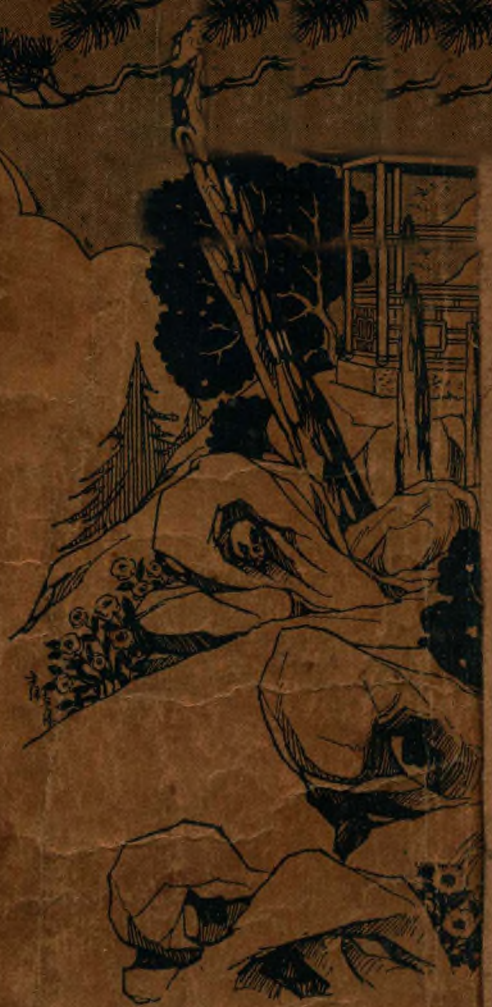


海上大觀園

社會秘密寫真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版

版 權

— 不准翻印 —

海上大觀園

全書四册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著者	烏目山人
校訂者	江不平
發行者	中和書局
出版者	中央書局
印刷者	中央書局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中央書店

四馬路世界里

電話九〇七二二

海上大觀園

第四十九回 佳偶三雙同諧花燭 便餐一席初試羹湯

話說張知非之父名喚學蓮。住在昭文縣黃柏邨。乃是丙子科的老舉人。和同鄉一位舉人王學孔。很是莫逆。二人同受業於孔照華先生的門下。張學蓮中舉之後。忽成肺癆之病。每逢冬天。氣逆痰喘。遂無志進取。幸虧家道小康。有這麼一百畝田。三幢住屋。二三千塊的現洋。也可贖符度日了。生下一女。名喚淑英。等到夫人徐氏病故。淑英已有十八歲。學蓮因自己有了肺癆。不願贖綏。想將個女婿來家。將來卽以外孫繼續香煙。轉瞬間。淑英已二十二歲了。學蓮急於相攸。忽有媒婆前來。做媒。說本縣有一個新秀才。名喚郝伯誠。家中並無父母。依着舅父度活。家道甚寒。現在願來入贅。并想求岳丈替他改文。張學蓮聽了。商諸王學孔。學孔道。若非亦貧。焉肯前來入贅。祇要人品好。就是窮富可勿論的。不過依我愚見。你一面仍應納婢爲妾。或者生育兒子出來。究是自己血統。非異姓亂宗者可比。學蓮道。我這病體恐怕不久人世。納妾很不相宜。其實贅婿延統。也是一樣的。我想郝伯誠家貧苦學。必曉得點兒甘苦。勝於那班執袴子弟多多。我從此有託了。王學孔道。你主意既定。

我也不好再說。我來幫忙。讓我來吃杯喜酒罷。學蘧即將郝伯誠入贅進來。初來之時。頗是依順。不過文理只有粗通。學蘧便叫他趕快用功。他欲騙他岳父。也勉強答應。不多時。淑英居然有孕了。學蘧即將自己的心事。老實對他講道。你好好用功。我這幾畝薄田。將來我死之後。一定盡付與你的。淑英生出來的兒子。第一個先要繼與我。我是多病的人。大約不久人世。所以也不想續絃。也不愿娶妾。有你這一枝承祧。我也放心了。伯誠句句答應。不久果然生了一子。學蘧替他取名述祖。誰知伯誠自從述祖生出之後。脾氣陡然改變了。借了述祖爲名。常常要問岳父拿錢。在外面去酒食徵逐。各家店中也去做帳。學蘧看不入眼。去勸他。他竟反顏相向。不聽教訓。學蘧氣憤之極。便來與學孔商量。學孔勸他速納小星。適值城裏鮑家有個丫環。欲配人家。面貌雖醜。而有宜男之相。學蘧即納爲小星。這是十月間的事。伯誠見岳父納妾。不免出言無狀。學蘧不去理他。不多時。這位小星果然有孕。到了次年八月。生下一子。這就是張知非。滿月開湯餅會的時候。請了許多親友來。擺起盛席。當場宣布將知非列入家譜。并說自己現在已經生了兒子。應將述祖歸宗。幸各親友都在此。務請替我做了見証。說完。卽由王學孔執筆記了下來。郝伯誠聽了。口雖不言。心裏狠不高興。暗想如今家產得不成了。因憤生毒。後來竟被他想出個計較來。在外散布流言。說他岳父的兒子。不是

自己生的。岳丈多年有病，如何會生兒子？并且我這庶岳母是去年十月中來的，今年八月就生下兒子。算起來十月未曾滿足，確係別人家的雜種。一班親友聽得這話，前來告知學蘧。學蘧氣得要死，知非之母名譽被他弄得掃地，尤爲難堪。親友之中，也有信有不信的。知非到了週歲，長得十分秀麗。家中一班僕婦都叫他知官。學蘧却刻刻留心著，對他如夫人道：「你可囑咐僕人，不准抱他到伯誠房裏去。我已想有一個善後的計畫在此。將來我死之後，伯誠必要爭產，你可將家譜呈堂。自有清官會來斷結。一面又與王學孔去商量妥貼。到了八月中秋的早幾天，就擺酒替知官做週歲。當著大衆對伯誠道：「你在外講知官不是我生的，這話狠不錯。我也自知病軀不能行房，如何會生兒子？但我與你是翁婿，又都是讀書人，面子却不可不顧。你以後切不可再在外面丟我面子。你要知道，我現在病根更深，痰湧氣喘，直是朝暮間人。我死之後，家產仍然歸你咧。伯誠所以如此，原爲家產起見。只要家產歸他，自然不造謠言。便對岳丈道：「岳父果然明白。家產仍叫我管。不過那時沒有憑據，小婿也搶奪不來的。學蘧道：「我已寫有遺囑在此，請王伯伯作証。遺囑即交與你手。由你收藏。那你可以放心了。伯誠討了遺囑來看，只見上寫著：「張知非我子也。家產盡付女婿。外人不得與聞。」伯誠看了，快活之極。藏在身邊。從此不說壞話。張學蘧帶病延年，活到五十八歲，嗚呼哀哉。

了。其時知非才得九歲。收殮已畢。伯誠便來問他。庶岳母拿房產田產的契據。學蘧的如夫人不肯拿出來。伯誠便又將張知官不是自己岳父生的話講出來。學蘧的如夫人憤憤相爭。郝伯誠道。今番無論如何。你總無可抵賴。岳丈在日。曾自己親筆寫了一張遺囑在此。你不拿出。我要涉訟公堂。的學蘧的如夫人便來請王學孔。王學孔道。讓他涉訟公堂時。我再出來作証。伯誠沒有如願。又在家中搜索一回。也沒有得到。便告到知縣堂上。其時昭文縣的知縣。是位翁大令。科甲出身。十分廉明。即來傳學蘧的如夫人。王學孔代作一張訴呈進去。隔了三天。人証傳齊。翁大令便先問郝伯誠。郝伯誠即將遺囑呈上。乃是張學蘧的親筆。再問學蘧的如夫人。也將家譜呈上。翁大令翻看了半天。即判令郝伯誠搬出張家。所有張家各種物件。一絲一毫不准他動。郝伯誠聽了不服道。明明岳丈寫好遺囑。大公祖怎不照他斷。翁大令道。我正依你岳丈遺囑下斷。你有甚麼不服。遺囑上的話。是寫得很明白的。郝伯誠忙走上一。翁大令即指與他看道。張知非我子也。家產盡付女婿外人不得與聞。這上面不是寫得明明白白麼。郝伯誠登時啞口無言。只得立刻搬出。幸而淑英身邊藏有父親私下與他的一千塊錢。此時便拿出來。在外面租了一間小房子。開起蒙館來度日了。張知非長大起來。關於讀書等事。都是王學孔一手指點。有時還替他改改文字。所以他進明源大

學國文程度比一班學生來得高。這且按下。單說知非聽夫人問他始末情形。當時就將自己這番歷史原原本本告知夫人。夫人聽了。微笑道。此事很容易解決。隨又問道。你姊夫果是無賴。你與姊姊傷不傷感情。知非道。我與姊姊並不傷感情。他對於母親也很要好的。夫人道。這更容易了。好得你家裏尚過得去。你姊姊如今實在過不下去了。招呼招呼他。也是手足之情。知非道。但是我的家道亦頗平常。現在辦喜事尚不敷用。怎能招呼他呢。夫人道。你不要忙。你們三個人娶親。我早已預備下一宗款項。如今在這裏拿三千塊錢去。從中抽出數百元來。送你姊姊。那他定肯搬出。此事就可不生問題了。獨有你岳丈至今不歸。我們很是爲難。萬不能違背若蘭之意。就此舉行婚禮。他六七年不見父親。忽然不告而嫁。在理本是說不過去的。知非道。此話狠是我亦明理的人。決不敢逼他。只好改期。等到岳丈回來。再定日子了。夫人點頭道。這纔不錯。隨留知非吃飯。若蘭避了不肯出來。直等到初十這天。李佩環方才來了。徐福領來來見夫人。夫人快活得狠。高喚若蘭道。你的父親回來了。若蘭卽三脚兩步。跟隨夫人出來。見面之後。禁不住嚎啕大哭。佩環道。慢哭慢哭。讓我先謝過夫人。卽對夫人深深一揖。道。慚愧慚愧。家裏竟遭這樣變故。倘非夫人成全。小女的名譽。終身墮落了。可嘆我遠在日本。一些沒有知道。夫人道。你的小姐甚好。我已寄作乾女。並代你尋得快婿。專

等你回來舉行婚事。何以遲至今天方到。佩環道：我接到信時，已是十二月初上，趕忙動身，却已海凍，非開凍後不能行，因此耽擱了一月。幸而今年立春尚早，今日到地，還算快的。夫人道：恭喜，恭喜。你就在此吃飯，并可搬進園中來住。隨喚僧出來相見，自己告個便，走了進去。僧應酬了一刻，要讓他們父女談心，也進去了。若蘭便將外祖母如何去世，母舅如何賣田賣屋，如何狂賭，如何引王富商上樓吃烟，如何騙到王家，如何守志不辱，如何到此。蒙夫人過繼作乾女，如何替自己擇配。原原本本說了出來，說罷，又放聲大哭。佩環也哭，僧忙出來相勸，當即寫信通知張家，仍照原定日期結婚，不必改期了。正在此時，徐福又領了周太太進來，隨後慧蘭靜蘭也到，直進上房。周太太與夫人見過禮，說道：慧蘭靜蘭蒙夫人錯愛，成全婚事，實在感激不盡。少頃，伯壘仲篔亦來了。夫人道：我這裏綠竹軒最大，離上房亦近，我已打掃潔淨，請兩位小姐十四就過來，住在裏面。伯壘仲篔也可來園中住著。到了正日，請周太太過來看他們行禮罷。我已備好兩間房，將來兩弟兄可輪流居住。我也可佔周太太一點光。周太太道：豈敢豈敢。其實喚他們兩對都陪著乾娘，也不要緊。我一個人是不怕靜的。閒言休絮，再說這方面張知非回得家去，就對他阿姊道：我與你雖是異母所生，究是同胞，姊弟豈有互相不顧全的道理。你對姊夫講，我情願津貼他三四百塊錢，着他明日搬出。

趕緊自己去尋生機。或出門當教員。如真要講恫嚇涉訟那些話。也只好聽他。我是不怕的。晚間淑英就勸伯誠。至親的感情萬不可傷。現在知非弟肯貼我三四百元。請我們讓出。也可算仁至義盡了。伯誠道。當真麼。我想不到舅弟會這般慷慨。我存心不過一百元已足。他倒肯慷慨給我三四百元。這是他多情處。倒顯得我太不義了。第二日。即往外面尋屋。當時搬出。知非即拿了五百元出來。拿四百元交與伯誠。再拿一百元。私下送與淑英。二人都很感激。不多時。知非接到上海來的信。說他岳丈初十已到。吉期可不必改。速速預備停當。全家來到園中。伯誠便對知非道。承蒙舅弟厚意待我。人非草木。甯不知感。請你母子儘管放心前去。我夫婦代你管家。回來即讓寸草都不敢動的。知非道。狠好狠好。本來至親休戚相關。纔爲正理。如此。我就同母親前去。家裏請你二位照顧兩三天。知非的母親此時還有些不放心。知非便道。母親儘管放心。俗語說得好。誠能動物。他現在推誠相與。決不會拆我的爛污。并且我家中並無要緊物件。竟託他們夫妻代管罷。到了十四清早。母子二人去搭火車。午刻已到上海。叫車進園。張太太便和夫人見了面。着實說了一番敷衍的話。其夫人已將禮服六套做好。又做狐嵌男女便服六套。此外小毛及綿夾單等衣服。男的每樣做女的每樣做八套。六個人的衣服。足足花了八千多塊錢。首飾却不算多。每人將金珠鑽石。

來。不過值五六千。此外紅木傢具。每房約值三四千元。又每對夫婦。交與現洋三千元。預備銷總之一共花了兩三萬銀子。色色俱全。聽見的無一個不艷羨。說他們福氣好。一到十五日。夫人來到禮堂。先命將裘伯壘周慧蘭二人扶出堂來。行夫婦交拜禮。第二對便是張知非李若第三對便是裘仲筵周靜蘭。原來是照年紀的次序排下的。三對夫婦交拜已畢。夫人命先拜自己的父母。周張二夫人及李佩環還要客氣。夫人一定不依。只得恭敬不如從命。然後又一對對的向夫人行禮。夫人笑得嘴都合不攏來。到了洞房中。人人又爭著要看新人。品長品短。莫不齊聲說好。此是大觀園第一段佳話。晚上男女攤簧及大鼓調。一齊唱了起來。真是熱鬧萬分。第二日又是園內的人。公送饅分。第三日又是許多外客送饅分。足足鬧了三日。到第四日。方預備汽車。送三對夫婦回家。拜見祖宗。單說伯壘仲筵。同著他們的新婦。回到家中。對於王福裘福這兩個忠心耿耿的義僕。自然都有重賞。二人也是感激涕零。當時兩對新人。即在神主前行起禮來。伯壘仲筵却都一個頭磕下去。忽記著亡去的父母。登時大動悲思。放聲大哭。抬頭不起。慧蘭靜蘭見了。便也想到他們的父親。不覺也哭了起來。王福裘福。在旁瞧見。想到主人情不自禁。亦同時哭起來了。周太太雖也有同心。却不敢哭。忙來勸道。今天是喜慶事情。你們可聽我話。不要哭了。口內雖如此說。自己不

因不由的眼淚亦滴了下來。兩對小夫妻這才忍著哭，揩乾眼淚，立起身來。化了錫箔，收拾之後，又在中間擺了一張椅子，拜見丈母。慧蘭靜蘭也一同拜了下去。午飯之後，大家正談着天，不防備門外來了一部汽車，螺螄夫人來了。周太太忙出去迎接。夫人道：「你們都來了，我不覺冷靜起來，所以特來看看你們的房子。」說着，一同走入裏面。彼此行過禮，兩對小夫妻又前來叩見過。夫人便走去把房子細細看了一回，然後坐下吃茶，笑着說道：「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這是古禮，我今天也要兩位小姐親手去做一樣菜給我吃，隨便甚麼粗菜，只要家裏有的便了。」慧蘭靜蘭聽了，即穿了圍裙往廚下去了。夫人又對周太太道：「這兩對小夫婦，我看了真歡喜。周太太，你的福氣真好。周太太道：「乾娘不要如此說。如果沒有乾娘成全，我們今天衣食也恐要不周了。」夫人道：「周太太太客氣了。我從小也是苦出身，父母早故，依着舅母過活，到念四歲纔出嫁。微天之倖，生意順遂，得有今日，所以對於人家的苦況，是非常體貼的。」正說着，慧蘭又笑嘻嘻的走來說道：「家中沒有好酒，怎樣好叫王福去買白蘭地好麼？」夫人道：「不要去買，可喚汽車夫阿四回去拿一罇二十斤小罇的陳酒來。」慧蘭即依言吩咐下去。只有二十分鐘，已打了一個轉回。阿四拿了一罇酒來了，開來一看，糟香撲鼻。夫人又對周太太道：「千萬不要到菜館中去叫菜，自己家裏炒的菜，我最喜歡吃。你們兩位小姐是

曉得我的脾氣的。周太太道：遵命遵命。卽先燙起酒來。請夫人坐了上面的獨位。周太太下首相陪。兩旁四個位子。暫時空着。少頃。慧蘭端出一樣很漂亮的菜來。欲知是什麼菜。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郝伯誠利令智昏。祇聞人人呼其妻舅爲知官。而忘其名曰知非。故收受遺囑時。毫不留心。其人亦蠢矣哉。

此案斷結大快人心。雖係張學蘧之一片苦心。預爲之地。要亦翁大令之能明察秋毫。翁大令傳矣。

郝伯誠不知何許人。我知其爲黑不成也。

三對夫妻。同諧花燭。實大觀園中第一佳話。

李佩環久久不歸。直至正月初十始歸。此作書者故弄險筆。讀者諸君不可輕輕爲其瞞過。

郝伯誠愧悔之後。竟向知非彌表善感。可見誠能動物。天下無不可化之人。

第五十回 孫悟空魂歸蓬萊山 林稚清身染楊梅毒

話說慧蘭拿出一碗菜來。顏色碧碧綠綠的。乃是一碗蝦米炒菜心。放好菜後。隨將圍裙卸下。少停。靜蘭也拿出一碗菜來。乃是蝦油蛋糕。中間放有火腿米。原來這兩樣菜。乃夫人平日所最喜歡的。不過并不什麼貴品。慧蘭靜蘭曉得夫人的性格。所以燒出這兩樣菜來。周太太却不知道。便問道。如何弄出這兩樣粗菜來。夫人道。他二人知我喜食此兩種菜。所以燒了出來。你可不必責備。凡是女子。雖常讀書。烹調也要曉得。如此丈夫在外做事。女子可在內主持中饋。甯可會而不用。不可用而不會。我這麼一個人。雖不必關心此等事。但我却燒菜做點心。全會。下人并不敢欺我。今天這兩樣菜。燒得真好。這兩個孩子。真是能幹。咧。說著。又喚兩對小夫婦。坐下來吃。自己笑嘻嘻的。一杯杯吃下去。不覺吃了二斤多酒。面上已經飛紅。不過酒落歡腸。並無酒意。少刻。拿了火鍋上來。大家把飯吃過。夫人仍舊到周太太房中。坐著談天。又從身邊摸出四個鑽戒。約指來。四圍鑲著鑽石。裏面鑲字。分鐫慧靜。嫻筵。四個字。即交與四個人帶起來。原來夫人共鑲了六枚戒子。還有兩個若字的。知字的是預備給若蘭及知非的。周太太道。乾娘太費心了。字都替他們印就的。夫人道。我想不出什麼上賀的東西。就拿這點做紀念品罷。四人都到夫人面前謝過。夫人道。這幾天。你們陪著母親。

頑頑罷到了二十。再來園照常讀書。周太太如果嫌靜，也好到園中來住的。周太太道：「我是來要的。園中我尚未一處處遊玩過，正想去住幾天，談了一回天。夫人告辭回去，周家兩個家人一個老媽子兩個丫環，都得了很厚的賞賜，暗地都不住稱道夫人的好處。本日無話，這樣天倫快聚，夫婦團圓的過了幾天，早已到了二十。周太太便送他兩對小夫婦到園，照常讀書去了。這方面張知非李若蘭也到昭文見過尊長，會過親友，依舊來到園中，照常讀書。這且按下不提，再說有一日，肖僧忽然接到一封信，乃是山海關路孫家寄來的。拆開一看，乃是孫悟空的信，說自己氣逆痰喘，病勢十分沉重，請肖僧轉稟夫人，支借薪水兩個月。肖僧看信後，當即告知夫人，說孫先生年紀大了，氣逆痰喘，病勢甚重，我們應得周濟周濟他。夫人點點頭，即拿出一百元鈔票來。肖僧道：「讓我親自拿去，借此望望他的病。」即坐了汽車，到山海關路，孫悟空坐在牀裏。肖僧走進去，來到了他家，走進臥室看時，只見孫悟空坐在牀上，咳嗽不止，便問他這病如何起的。悟空道：「起初受了點兒風寒，不過略有點咳嗽，這兩天忽然氣逆起來，睡都睡不倒。醫生所開的藥，不過是一派潤肺去邪的藥，吃下毫無效果。實在是年紀太大，不中用的了。」肖僧看了看藥方，乃是二陳湯加減，并無什麼重藥。因對悟空道：「我那裏有魚肝油，專止咳嗽，並潤肺的，停一會，我喚車夫拿得來。」方纔接到你的信，說要借

兩個月薪水。我已經帶來了。你且在家靜養。並換一個醫生看看。常替我們園裏看病的那個陳馥亭。我明天去邀他來看罷。悟空道。他的診例很貴。接一次。要十幾元。我恐怕看不起。肖僧道。只要病好。莫惜小費。我另外。又帶了一百塊錢來送你。這是瞞住院長。不教他知道的。不過聊表我與你一片朋友之情罷了。這是肖僧待人厚道處。悟空感激之至。肖僧又道。你且安心調理。我明天再來看你。我去了。說罷。自去。次日。又同了陳馥亭來。替悟空仔細診脈。馥亭對肖僧道。此病甚輕。不過感冒風寒。不過年近花甲。正氣太嫌不足。等到熱邪退盡後。須要多進補劑。現在却祇能清解。說罷。開方。管自去了。悟空接連吃了陳馥亭六七劑藥。氣喘稍平。咳嗽稍定。惟仍不能除根。人極狼狽。胃口却稍開了。能吃半碗稀飯。一天。忽然想要吃火腿。便問陳馥亭。可吃不可吃。馥亭道。且稍緩幾天罷。悟空暗想。我胃口已開。醫生的話太小。心不可全聽。即喚他夫人。將前天杭州帶來的火腿。開起來。拿到面前一聞。香噴噴的。只向鼻管中撲來。不禁饑涎欲滴。即喚他夫人。切幾片來蒸腐皮。這一頓。竟吃了一淺碗稀飯。火腿腐皮。吃得很有滋味。到了晚來。並無大害。祇覺得痰稍多些。第二日。便膽大起來。肥的不去淨。也都吃了下去。誰知到了第三天。不對了。痰又多了。氣又喘了。又睡不倒了。跟著面上又有些浮腫的樣子。陳馥亭來診視。只得告以實情。陳馥亭道。現在沒有別法。祇有趕快清導。

消去浮腫。肖僧此時也來望病，便重託馥亭。馥亭道：「醫生原有割股之心，自應盡心醫治的。不過孫先生年老氣虛，日子如果病得久些，我就不敢包了。姑用白芥子、萊菔子兩味藥試試看。吃了下去，果然腫退，氣亦稍平。不過正氣不足，胃口不開。日復一日，漸漸沉了下去。陳馥亭也束手無法，便來辭復肖僧。說另請高明罷。悟空自知不起，便拿後事託了肖僧。肖僧一力擔承，等到肖僧走出，悟空便教他夫人將來如何捏造假帳，可以敲肖僧小小一個竹槓。臨死猶用心計，其人真是可怕。然而沒有兒子，也是枉然。咧，悟空足足病了一月有餘，嗚呼哀哉了。肖僧拿出二百塊錢來收殮，還嫌不敷，便又拿出一百圓來。誰知悟空夫人開出一張帳來，竟要四百餘圓。肖僧看了，未免生疑，暗想：這個人女人太不知足。我待他很厚，他竟當我馱子，那不能依他了。即喚錫芷再送一百塊錢去，並囑咐他趕緊盤桓回去。他家裏兩個哥子，一個姪子，都是舉人，都是很有面子的。本來用不著我照應。我對於朋友，總算已經盡心的了。從此孫悟空就算了。結園中文牘科，却一時沒有人接手。肖僧偶到廣倉學會去談天，說起芝園已過世了。我這裏沒有人辦文牘，這怎麼好。王清如聽了一聲不響，福堂却說道：「校內國文教員很多，何不把軼羣請出來？」肖僧道：「芝園曾對我講過，軼羣是不興的。福堂笑道：「軼羣實在很好。芝園因有忌他的心思，所以說他不興。你如不信，隨便教他做什麼東西，保管

又快又好。比芝園來得強。肖僧被福堂說破。暗想道：他究竟是個舉人。前日的壽屏也做得很快。人人都說好。只有芝園說他不好。大概是忌他。只都是我太偏信了。當進去對夫人講。園中文牘萬萬不可無人。我同福堂講起。他說還是費軼羣好。如今我想喚他兼辦。加他二十塊錢薪水。你看如何。夫人道：我日前見他的壽屏。本來比孫先生做得好。你却一味相信孫先生。現在信札既比從前來得多。文牘不可一日無人。你就請他便了。肖僧便到學校裏來。對費軼羣道：芝園已過世了。我想請你兼辦文牘。你能否住到帳房中來。校中鐘點。不妨少排幾個。每月薪水。加送二十圓。不知你意下如何。軼羣道：這個未始不可。不過隨常信是容易的。講到客氣信。我的字很不好。只能起稿。却要另請抄寫的人。肖僧道：這事很容易。福堂本來說過。會中也要請個抄寫的朋友。就拚請一個罷。後來竟請了兩個。一個叫魯輔臣。一個叫嚴鏡澄。同時帳房中學校中也添請了不少人。也有人家薦來的。也有自投到來的。一時也說他不盡。自此園內人才愈多。開支亦愈大。計算上房中上下人等。共有二十餘人。帳房一部分約在十人左右。廣倉學會一部分。上下約有十餘人。大小和尚二十餘人。家巷內帶髮修行的尼姑。共有三十餘人。門房六七人。兩校男女教員及管理員。共二十餘人。打掃房屋拔草。掃樹葉。撈河泥。以及管理每間房屋的小工僕人。共計七十餘人。長用的木匠。漆匠。泥水

匠·成·衣·匠·剃·頭·匠·也·有·二·十·餘·人·男·女·兩·校·學·生·約·有·三·百·餘·人·共·有·五·百·數·十·人·僅·僅·食·一·項·每·月·要·二·千·多·塊·錢·這·還·是·照·省·儉·一·方·講·內·外·皆·是·吃·素·至·于·薪·水·工·食·每·月·約·需·三·千·數·百·圓·還·有·乾·脩·津·貼·一·千·多·圓·沒·有·算·在·內·這·樣·的·人·數·這·樣·的·開·支·真·可·稱·得·大·觀·園·了·講·到·園·中·幾·個·小·孩·年·紀·却·要·算·稱·清·最·長·但·因·過·繼·在·士·良·一·房·輩·分·却·又·最·小·此·時·已·有·十·六·歲·了·人·已·長·成·知·識·漸·開·又·因·相·貌·最·好·每·每·帶·他·出·去·應·酬·行·中·收·房·錢·時·也·派·他·跟·著·同·去·所·以·小·租·上·亦·可·派·得·幾·個·零·頭·這·麼·一·來·他·在·經·濟·上·頗·為·活·動·一·活·動·可·就·生·出·事·來·了·有·時·借·到·行·為·名·便·同·了·行·中·幾·個·小·夥·計·去·么·二·堂·子·中·去·走·走·堂·子·中·人·道·聽·得·他·是·罕·通·洋·行·裏·的·小·老·板·格·外·巴·結·便·招·呼·幾·個·相·貌·好·的·來·引·誘·他·落·水·稗·清·正·是·初·出·茅·廬·情·資·初·開·的·時·候·又·在·園·中·東·服·得·久·了·沒·有·嘗·過·這·種·滋·味·那·有·不·落·圈·套·之·理·自·然·覺·得·樂·不·可·言·么·二·堂·子·住·宿·的·價·錢·又·廉·白·天·前·去·兩·圓·三·圓·便·可·落·局·從·此·兩·三·天·便·出·去·一·次·只·要·瞞·過·夫·人·此·外·皆·不·要·緊·因·嫖·生·賭·漸·漸·和·帳·房·中·幾·個·小·夥·子·及·一·班·人·賭·起·錢·來·夜·間·一·等·夫·人·睡·後·幾·個·人·就·聚·攏·一·起·打·牌·一·點·無·所·顧·忌·有·一·天·夫·人·醒·來·叫·喚·丫·環·竟·沒·有·一·人·答·應·出·來·尋·到·外·面·稗·清·油·滑·躲·得·快·沒·有·看·見·幾·個·丫·環·却·都·受·了·一·頓·打·夫·人·從·此·把·房·門·鎖·起·夜·間·睡·後·無·論·什·麼·人·一·概·不·准·走·出·但

是稚清面上不爭氣。竟發出許多瘰來。夫人曉得他情竇已開。這是心亂的一種徵象。便喚媒婆來。替他尋個小家碧玉。與他定親。後來媒婆就尋得寶山鄉下孫家一個姑娘。夫人拿了五百圓作爲聘儀。定了下來。至于夫人所以要定小家碧玉。實因小家人善于操作。沒有習氣。易於管束的緣故。而穉清面上的油瘰。却又一日日多起來。夫人見了。便教訓道。稚清。我已爲你定了親。你再不可心亂了。那面上油瘰。便是招牌咧。在夫人但以爲他是心亂。誰知他在外面頑得久了。竟惹著了毒氣。忽然生植器腫了起來。只是發癢作痛。過了兩天。痛不可忍。竟流起白濁來。見報紙上有某種藥品。是專治白濁的。便買了來吃。誰知愈吃愈利害。面上的瘰。竟由紅而黑了。不免急得要死。忽又聽得人說。甯波路有個張醫生。專治楊梅結毒。七日可以包愈。比去求醫時。張醫生道。你來得太遲了。如果早來。七日包愈。現在藥已吃雜。不能速效。不過還不要緊。倘再遲延三日。那生植器都保不住了。稚清當初只覺得痛。未曾細看。不料尿管內已爛得不成樣子。顏色碧綠。梅毒已成。醫生領他到了內室無人之處。對他說道。你自己不妨仔細看看。稚清俯下身去。用手扳起來一看。果真爛得不成樣子。嚇得來面如土色。醫生道。這不但下身爛。將來周身都要爛的。你且摸摸頭上看。一個一個楊梅。不是都起來了麼。稚清用手一摸。果真的。且已作瘰。醫生道。我再拿一面鏡子來。讓你照照舌

苔。那些梅花影子。不是已現在舌苔上麼。稚清用鏡一照。果真舌苔上已起了五瓣梅花影子。更是嚇得要死。醫生看他年輕。容易上當。便嚇他一嚇。道：「再遲七天。那就不能醫了。現在就是要治。也還要看我的本事如何。你的運氣如何。」稚清被他這一嚇。只得跪下來道：「張先生。你救救我罷。我是要瞞住家內大人的。醫生道：「你且不要嚇。醫是好醫的。不過藥本太貴。稚清道：「不知要多少藥本。讓我回去設法。醫生道：「至少要二百圓。稚清此時只帶了五十圓在身邊。忙哀求道：「先生可否從廉一點。醫生道：「這個要用珍珠粉。又要搽。又要吃。二百圓。並不算貴。再少可不能了。如要收功。恐還不夠咧。稚清沒法。只得依他。先付了五十元。醫生道：「今天我給你吃了丸藥去。要大瀉三次。將毒氣瀉出。然後可治。明天務將一百五十圓拿來。讓我好去合藥。」稚清只得應承。醫生卽在瓶內取出七粒丸藥。來外面拌著硃砂。叫稚清放在口內。用冷水吞吃下去。並對他說道：「遲三個鐘頭就要瀉。瀉過之後。再吃一碗冷水。夜間又要瀉。再吃一碗冷水。明天醒來再瀉。如此大瀉三遍。就可止痛。明天下午二句鐘。再來這裏醫治。不過藥本須要帶來。稗清連聲答應。當將丸藥和冷水吞下。欲知吞下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氏曰：通部書中。孫悟空是最壞一流人。而僧始終不悟。可嘆哉。

孫悟空臨死。猶以機械教其妻室。其玩弄肖僧於股掌之上也。可知。孫悟空死。軼羣始得出頭。君子之爲小人所抑。幾至埋沒。往往如此。軼羣雖出頭矣。而王純齋爲悟空所誣。加以不通之名。肖僧始終未悟。吾殊爲若人叫屈矣。大觀園內。場面如此闊綽。皆肖僧一人之力。而人數共有五百。開支已達七千。可以想見個中之盛況矣。

稚清本一花子出身。骨氣究竟不清。一旦沐猴而冠。豈能不露馬脚。然而花柳場中。一失足。竟罹終身之害矣。

醫生見其可欺。竟向之大敲竹槓。於以知醫治楊梅瘡。確是一宗好生意。然自有六零六出。一般善治毒門醫生之金飯碗。亦幾乎爲之打破矣。

海上大觀園 第五十回



第五十一回 追問根由浪子受責 警告大眾夫人陳詞

話說穉清將藥吞下以後。又問道。我大瀉之後。痛果止了。未知還要多少日子。可以全愈。張醫生道。你如早來。七日包愈。現在已弄到這種地步。至少要一個月了。穉清道。這樣慢麼。張醫生道。這梅毒。乃是各種瘡毒之王。所以十分難治。穉清道。如果不治。以後不知爛到怎樣。醫生道。你要知道這個麼。那你回去的時候。順路不妨到張家花園旁邊去。那裏有一間木房子。好如更樓一般。內中有一個人。你可送他幾個錢。問問他。那他怎樣起病。怎樣結果。你就都可知道了。穉清聽了。便別了醫生。叫部人力車回去。路過張家花園時。果見一個木籠一般的房子。一個人坐在裏面。口裏不住的叫苦。穉清即從身邊。摸出了五角小洋。來布施他。那人合手拜謝。但有一股臭氣噴了來。穉清只好遠遠立住。再看他時。滿頭滿臉。都是爛疤。頭髮只有幾根。眼睛裏面。只有藍白色。並無黑珠。鼻頭爛光。單在上面露了兩個洞。嘴上缺去其半。唇中不能蓋齒。兩面耳朵。每邊只有半隻。總之。周身無一處不爛。因問他生殖器還有沒有。說已爛去。僅存一點蒂頭了。再問他爲何弄到如此地步。他哭起來道。不要講起。這都是我自己不好。十八歲就好嫖。惹來毒氣。第一次倒已醫好。誰知後來又犯。便從生殖器爛起。愈醫愈爛。愈爛愈廣。就由面上。爛到身上。末了。醫生對我說。只有吃珍珠粉。可以留命。

我沒法可想。只得賣去房子。天天吃珍珠粉。居然漸漸收功。然而已成廢物。家產也已光了。幸虧我的妻子很賢。自己去做手工。每天送飯來給我吃。我覺得實在對他不起。懊悔不如早死。所以人家看見我的。我總勸他們切莫入嫖界。像我這種形狀。豈不很苦麼。說罷大哭。穉清倒被他說得毛骨聳然。便又問他。初爛之時。是否先流白濁。那人道。正是。流到後來。顏色不是白的。竟變了綠汪汪的了。穉清又大嚇一跳。想我果然也是綠汪汪的。這怎麼好。隨即回到家裏。果然三個鐘頭之後。肚裏作痛起來。到茅廁中撒了一大堆爛屎。顏色焦黑。肚中覺得稍稍爽快一些。於是再將冷水吃下。夜半果然又瀉。天亮再瀉。人很狼狽。看看下部流出來的東西。已由綠變白。心裏暗暗歡喜。大概不至如木籠中那位朋友一般結果了。第二天。拿了一只金鋼鑽戒子。當了二百元。帶了一百五十元。到醫生處去。醫生把他頭上摸一摸。又把下部看一看。便問他痛處如何。穉清道。今天痛已稍殺。可以小便了。不像前兩天那樣痛不可忍咧。醫生道。但是不把他完全醫好。仍要利害的。現在毒尙未盡。還要他瀉。穉清此時惟命是聽。拿出一百五十元來交與醫生。又吃了九藥。回去又瀉數次。面上黑瘰已焦。頭上楊梅隱去。從此天天吃九藥。漸漸好了起來。連白濁都好了。醫生喚他天天拿土茯苓代茶。一個多月之後。醫生道。如今總算完全好了。但到明年春天。仍要發的。須要早些來看。穉清道。

如何不能絕根。醫生道：楊梅逢春必發。如今你身上也好像種了一株楊梅樹。到春怎能保他不發。你須格外謹慎。藥要多吃一些。或者可以不發。但是前日交來的藥本已是完了。須再交百元來。我好替你合藥。每天吞食七粒。或者可以絕根。不過我不敢包。樺清聽說能醫好。心裏萬分快活。殊不知醫生醫楊梅瘡。都用輕粉。這藥的性質。是向上提的。先降後提。所以在身上種了根。果然到第二年又發。幸虧看得早。又花去數十元。方得瞞住夫人。這是後話。表過不提。再說是年三月中。舉行倉聖春祭。一切樂器均已辦齊。舞生衣服也已做齊。均用湖色湖縐。一切儀注均照上年。係教員鄭觀五所定。預先停課十天。演習妥當。先期印了一萬張觀禮券。分送各界。適值這時浙江吳興遭著水災。商會裏邀罕通去募捐。罕通回來同夫人商量。肖僧使出主意道：本來慈善會亦來募過捐。我們不如乘這春祭的當兒。把花園開放兩日。凡來遊園的。每人收洋二角。將所得遊資悉數助人。兩處這倒是一宗鉅款咧。夫人道：此法狠好。趕緊登報。即決定第一第二兩日開放花園。任人來遊。各商店欲人內做買賣的。更是歡迎。所售之款悉數助賑。第三天舉行春祭。請人觀禮。第四天舉行萬年耆老會。學校懇親會。接連熱鬧四天。到了第一第二兩天來遊的。真是人山人海。共有十幾萬人。收款三萬元有零。肖僧即兩下一平分。交與吳興水災會。及慈善會去了。第三天春祭。一萬張券。

不夠分送。又再印了五千張來觀禮的。都從沒見過這種盛況。都說倒與祭孔夫子一般。這種事體。全要讀書人辦的。只有大觀園辦得來。真是難得的盛會。至于一切禮節。也和上年差不多。只添進六十四個佾舞生罷了。第四天。舉行萬年耆老會。共來了三四千人。推年紀最老者爲會長。細查名簿內。甯波鄞縣一位徐老先生。年紀要算最大。已有九十三歲。由孫子曾孫攙扶同來。自己亦能緩步。肖僧卽送一塊會長徽章給他。另送一個銀盾。一把扇子。一副對子。作爲紀念品。以下九十以內。八十以外的。約有二十餘人。七十以外的。有五六百人。六十以外的。有二千餘人。真是極一時之盛事。跟著又開懇親會。來赴會的。都是學生一般家屬。都說到此地來讀書。真是好福氣。無非都把自己的子弟勉勵一番。如此接連開了四天。大觀園在外的名譽。比前愈大了。此事辦過。夫人又預備禪清的喜事起來。想於暑假時。替他完姻。原來二月間定親之後。夫人就請媒婆到女家去商量。請小姐先來讀書。誰知這位小姐。雖在鄉下生長。却最歡喜讀書。本想進女學校去。如今聽見叫他去讀書。高興得狠。所以二月間就進學校來了。夫人原意要想先看看他。只恐他不肯來讀書。如今聽說肯來。頗是中意。這位孫小姐進得校來。却大大方方。毫不拘束。對於夫人。行了個學生見校長禮。夫人看他相貌。頗是秀麗。不過微嫌單弱一點。從此這位孫小姐。就在園中住下了。等到放暑假後。

就把吉期擇在六月十五。原來夫人選擇日子，最喜月圓之日，取其吉利之意。一日晚間，夫人因睡不著，走起身來看看，忽聽見樓下聲音，頗是熱鬧。從窗口望下去，只見穉清、士蘭、士山同著帳房中一個姓楊的，還有兩個僕人聚在一起打撲克。看過去，洋錢鈔票一疊疊的來往，很是不小。夫人並不聲張，依舊退房睡覺。到了第二天，把幾個孩子召集攏來，查問他們今年各人所得的拜年洋錢，及每月所得月費，如今還贖多少。各人聽了，面面相覷，都報不出帳來。可是夫人一定逼著他們要講。如不講家法從事，講出來免打幾個人不得已。報些點心、水果、紙筆等類的帳。夫人聽了，冷笑道：不用瞞我了。你們昨晚打撲克，我是看見的。誰輸誰贏，老實講來。各人知不能隱，只得老實講。都是穉清贏的。夫人道：我知道你們不止一次。平常又是那個贏的。大衆道：屢次都是穉清贏的。夫人便對穉清道：你大幾歲，竟騙他們小孩子的錢，羞也不羞。說著，又見各人都把戒子戴上，獨不見穉清戴。便問他戒子何以不戴。穉清道：我藏在箱子裏。夫人道：你去拿來我看。穉清回身去拿，臉上却已變色了。夫人見他神色不對，知道有些古怪。等了好多時，仍不拿來。夫人遣人去喚，只見穉清慌慌張張走來說道：這戒子我擺在箱子裏，多天沒有查看，誰知竟不見了。夫人哼了一聲，即喚士蘭拿家法來。穉清只得撲的跪下道：實是一時不小心，所以不見了。夫人道：你藏在箱子中甚麼地方。穉

清道我藏在箱子裏墨盒內。夫人道：可同我去看，等得走去，到了箱子邊，便問箱子鎖好麼？俾清答：鎖好的。夫人看過去，好生奇怪，想箱子既是鎖好，怎會不見？更伸手到箱子裏面翻了一翻，只是幾件隨常穿的衣服。不料翻動之間，却又帶出一副撲克牌來。入人道：真是好賭，等把衣服件件拿出，並無什麼戒子。箱底只襯一張大皮子，也是合當晦氣，事情要黃出來。夫人又將皮紙掀起時，竟看見了一張當票，上寫著二百圓三個字。夫人暗想：別的東西，萬萬當不到這幾個錢。大概是把鑽戒當去了，拿在手裏，大聲斥道：原來如此！你好大膽，竟敢把戒子當去，反騙我不見了！好好跟我來，走到上房中，坐了下來，氣得手足冰冷。肖僧此時也在旁邊，拿那當票一看，見還是二月間的日子，忽又聽夫人喚他道：肖僧，你替我重重打他一頓，俾清聽了，跪在地下，只是發抖。夫人又厲聲叫他伸手出來，一壁又喚肖僧重重責打，又教一班大小孩子，不論男男女女，都走來看，暗寓打一警百之意。肖僧打到了數十下，俾清狂叫起來，連呼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肖僧只得停住手。夫人走來，奪了板子，自己動手，又沒頭沒腦亂打一頓。此時五月天氣，祇穿單紗小衫，俾清被打得只是地下亂滾。夫人還不肯住手，一壁又問他當去之錢，用到那裏去了？他只好說輸去了。夫人道：他們幾個小孩子身邊的錢，都被你騙光，怎麼說是輸去？俾清不敢再響。夫人又把他打，又逼著問他，俾清逼

得無奈只好說在行裏輸去的。夫人道：行裏的人敢如此大賭麼？稱清道：這還是正月裏賭的。空下了行款。二月裏要結正月裏的帳。所以把戒子當去。夫人道：究竟是那個贏的？稱清道：都散開了。指出是那個贏。還有客人來拜年的。也贏了些去。夫人道：賭的甚麼？稱清道：推牌九。夫人道：好好好。大膽子。將來定是個敗家精。我不要你了。你今天就與我滾出去。稱清跪在地下。只是磕頭。夫人此時已打得手酸。竹板也已打斷。這一頓打。真是利害。幸虧還沒有曉得他生楊梅瘡。不然。真要一頓打死了。幸得肖僧。罕通都過來勸。夫人纔肯住手。肖僧又道：這場打過。下次想必不敢了。將來可交代新娘子。管住他不准賭。夫人道：今天就便宜了他。以後他應得之錢。盡行革去。行裏也不准去。並不准身邊放一個錢。隨喚丫環。拿兩副筆硯來。我有話要講與大家聽。稱清士蘭兩人可在旁抄著。以後即永遠定爲家訓。如有犯者。犯一次。處以家法。犯二次。即行逐出。丫環拿了筆硯來。夫人即說道：嫖賭吃著。同著吸烏煙。都是世界上。最不好的事情。講到好穿。有兩種。一種人。他一面愛穿。一面又愛乾淨。衣服上。偶沾一個油蹟。就要心痛萬分。走出去時。無論坐一張椅子。靠一張桌子。一飲一食。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在那裏留心。這好似受了無形的桎梏。他一個人終身在桎梏之中。行動不能自由了。還有一種人。看見異服。他便要學。今天看見這種學。這種。明天看見那種。又學那種。並

且衣價無論貴賤。著在身上。不過兩三次。以後就棄之如遺。暴殄天物。莫此爲甚。這是最不足取的。講到好吃。人人同性。胃強的食量必大。不過也有個分寸。像我所看見的兩樁事。那是不足爲訓的。有一老者。年紀已逾古稀。他終身只講究食品。我問他何物最好吃。他倒也說不出。我到他家時。見他正把原枝的鹽菜。原枝的筍。放在罐內熬湯。吃時倒出。只有清湯一味。然後打開廚門。把十多個大玻璃瓶。捧出來。外都貼著紅紙條。上寫雞粉。火腿粉。豬肉粉。羊肉粉。牛肉粉。干貝粉。鴨粉。鹿肉粉。野雞粉。蝦粉。海味各粉等字。總之。凡是濃厚之品。無一不磨成粉的。他對我說道。你別笑話我。我這人最好吃粉。一碗湯。隨我要吃甚麼。就把什麼粉兜一匙在湯裏。使其鮮無比了。還有一個好吃的人。乃是我偶然看見的。那年我去遊西湖。正是八月天氣。到一家臨湖茶館中去息足。這家茶館亦帶賣酒菜點心。只見前面坐著兩桌人。一桌座了六個人。吃得杯盤狼藉。堂官來算帳時。只有一元七角。他們卽付賬而去。又一桌只坐着一個人。年紀不過二十餘歲。堂官過去問要吃點心麼。有蝦仁水餃。火腿雞麵。那人把頭搖搖。又問要吃酒麼。有膏粱。自玫瑰。京莊。花雕。那人又把頭搖搖。又問要吃菜麼。有子雞。蓴菜。醋魚。鱸魚。蝦仁。那人再把頭搖搖。堂官想了一想。忽觸動靈機道。有外國新到的愛司餅。並外國蛋糕。還有嘴嚙水。先生要不要。那人笑起來道。何不早說。快快拿來。堂官忙去

拿了兩盆外國蛋糕。兩盆愛司餅。兩瓶嘴嚙水來。又問要吃酒麼。有頂好的白蘭地。還有牛乳。那人又點點頭。喚趕快拿來。一陣瞎吃亂吞。早已風殘雲捲。堂官過來結賬。共要三元五角。那人教明天到後市街范公館中去拿。也就去了。你想同是一樣爲果腹起見。六個人吃不到兩塊錢。他一個人到吃了三元七角。雖說是愛吃。也未免太不打算盤了。講到好嫖。上等一點的。終日花天酒地。成千累萬的花去。到頭來仍是一場空。雖然很不合算。然而比較的還不危險。至于打野雞。上台基。專事淫蕩。那就要開果子店。生楊梅瘡。害及妻子。甚至於開天窗。把鼻頭爛去。把生殖器爛去。那我更不忍說了。講到愛吃鴉片烟。那好好一個人。便就成了廢人。父母生我。原叫我烈烈轟轟。做一番事業的。吃到鴉片。就精神疲倦。振作不起了。這怎麼對父母得起呢。以上四項。雖有大害。然還不及好賭的厲害。人一好賭。到了賭場。就神志昏迷起來。雖父母臨危斷氣。他也有所不顧。甚而至於借麻衣債。借罄子債。其存心只望父母早死。利權可以在握。那他的心術。還可問麼。所以嫖雖有害。雖有數十百萬家產的。還不至於弄得精光。極而言之。死於楊梅瘡罷了。鴉片雖也有大害。然極而言之。不過成爲廢物。短壽而死。有數十百萬家產的。亦還不至於光吃啊。穿啊。那更卑卑不足道了。惟有賭。最是可怕。就有幾千幾百萬的家產。一夜中也可輸得精光咧。你們看。稱清一好賭。就胆敢把戒子

當去將來不知要怎樣的無法無天。今天總算狠便宜他了。以後再拿賭牌。定要把他趕出的。夫人講完了一篇大文章。氣轟轟的回到後面去了一會兒。看看這張當票。又嘆口氣道。我以為我們的花園裏。總不會看見當票的了。誰知這個混賬東西。竟鬧出這個頑意兒來。也能明天喚錫芷去取出來。沒得再給他了。正在生氣。替穉清做媒的媒婆恰恰到來。看夫人面色不好。便道。今天太太不高興。不知和那個孩子淘氣。太太寬洪大量。隨他們去罷。我是來請示的正日。請那二位做雙媒。帖子還是我送過去。還是媒人拿過去。衣服首飾。到底怎樣。夫人聽了。即拿一張當票。向桌上一丟道。你看。未知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穉清睹見木籠中人。問其尙敢嫖否。

開放花園。賑濟災民。誠一舉兩得之事。宜往游者之衆矣。

夫人因責打穉清。而有此一篇洋洋灑灑之演說。沉痛透澈。彌足警世。

嫖賭鴉片烟三者並論。尋常輒謂以賭爲最輕。而夫人則謂賭之爲害最烈。較甚于二者。此言余意相合。蓋以賭傾家者。余固見不一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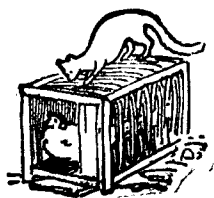
十人相聚一堂。不好賭者不過一人。尙能盡如此一人。則人人有振作之精神。中國工商前途。

豈可限量哉。

諺有云。天下三尊。老。厭物。丈人。娘舅。與先生。天下三個親老子。妓女。銅錢。與骨牌。然余謂好妓女者。恐尙不敵好骨牌者之多。不知何以引人入勝若此。幸矣哉。今則麻雀牌已流傳外國矣。不知吾人能脫其勢力範圍否耶。



海上大觀園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娶孫媳媒婆搬是非 託官廳富商用權術

話說媒婆見夫人把一張當票憤然丟在桌上。暗想奇哉。此事與我有甚關係。又聽夫人說道。不是。你和他做媒。我早已把他趕出了。媒婆道。太太生氣。原來爲的孫少爺。到底怎樣一樁事體。夫人道。你想我們園裏。怎會有這樣闊票子。媒婆道。想必孫少爺當了甚麼東西。所以太太生氣。夫人不去理他。媒婆不敢多問。只得問旁邊的彩兒。彩兒道。他拿金鋼鑽戒子。當了二百塊錢。咧。媒婆舌頭一拖道。難怪太太生氣。這是孫少爺不好。他有甚麼用度。要當二百塊錢。彩兒道。輸去的。媒婆點點頭。夫人接說道。我本要將他趕出的。因爲大家勸我。又恐怕女家面子上難看。暫且饒他。至于送日子。你去送便了。將來做媒。帳房裏隨便拖兩位去。衣服首飾。我早備好。本來我很想高興高興。鋪排一下的。如今既是這樣。諸事將就罷。媒婆辭出。剛剛走到門口。遇見徐福。徐福道。好了。你的媒錢快要到手了。媒婆道。不要講起媒錢。今天裏邊還在淘氣。咧。徐福道。爲了何事淘氣。媒婆道。聽說孫少爺把戒子當了二百元。都是賭錢輸了去的。太太本要趕出他。因爲已經定下親事。外面不好聽。纔饒了他。徐福笑道。恐怕不是賭輸罷。他賭錢無場不贏的。不過太太不知道。我們不敢多嘴。如果露了風聲。那真要趕出去了。媒婆急問道。到底是怎樣的大。凡媒婆最喜歡和人搭七搭八。聽見有事。搬

來搬去。他好稱功。穉清更是他做媒的。豈有不關切之理。徐福本來不想多嘴。只因穉清走進走出。眼眶太大。忘却本來面目。暗想你還是我抱進來的。現在對於我。儼然擺起孫少爺的款式了。這真豈有此理。所以要說臭話。當即冷笑一聲道。誰不知道。他是拿去醫楊梅瘡的。媒婆不覺大吃一驚。忙問道。不知好了沒有。不然。我害了孫家小姐了。徐福道。好是好了。這兩天跳進跳出。已是照常。前幾天到我門房裏來。一隻手擒了褲子。真好難看。咧。媒婆道。想不到這個小鬼。這樣壞法。明天不要害了人家小姐。當下別過徐福。肚中思量了一回。即叫車下鄉。到女家送日子去。車到鄉下。走進孫家。開口說道。太太小姐忙的做鞋子麼。日子近了。孫太太道。小姐放假時回來講。吉期已定在下月十五。相距只有半個多月。怎麼來得及。所以我忙得急煞了。媒婆道。太太已經曉得了麼。我是今天照例來送日子的。孫太太道。這倒要你費心了。媒婆道。豈敢。豈敢。孫太太道。你今天是從男家來麼。媒婆道。是的。孫太太道。你看見姑爺沒有。媒婆道。看見的。孫太太道。那邊太太忙不忙。媒婆道。那邊太太一點不忙。孫太太又道。我聽說姑爺相貌頗不醜。不知那面太太到底喜歡不喜歡。媒婆停了半晌。方道。別人做媒。總要說謊。我做媒。却喜老老實實講。不喜說謊的。小姐過去後。正要放點手段出來。纔是孫太太忙問道。此話怎講。媒婆道。今天我去的時候。那邊太太正在打姑爺呢。孫太太道。

爲什麼要打姑爺。媒婆道：我說是說不過太太到外面去，却不要說是我講的。孫太太道：知道了。我不說出來，到底爲了什麼，要打他。媒婆道：只因姑爺把一個鑽戒當了二百塊錢，太太氣得來要趕出他，因爲已經定親，面子上落不下，纔肯饒了他。我進去時，太太還是氣憤憤的，拿一張當票去與我看。孫太太道：他爲甚麼要當戒子。媒婆道：想必有下外務，所以如今太太諸事都不高興。小姐在旁聽了，肚裏暗氣，口裏却說不出。這位小姐生性最是高傲，向來聽人說稗清讀書極笨，心裏早不高興。現在又聽說爲著當鑽戒，捱打暗想這種倒霉的人，我嫁了他，也是倒霉的。幸而媒婆尙未將楊梅瘡說出，不然這位小姐真要氣死了。隔了幾日，吉期將近，鑽戒的事，夫人漸漸忘去，拿了幾套新衣出來給他，說道：你要做新郎了，衣服應得講究一些。他看見夫人待他又好，他又趾高氣揚，露出驕傲的樣子來了。適值媒婆又走了來，叫他一聲孫少爺，他竟理也不理。媒婆很是生氣，暗想：你是花子出身，並非真的什麼孫少爺，不禁冷笑道：你不要對我擺架子，秤清大聲道：你們做喜娘的，乃是底下人，前來賺幾個錢的，怎好用言語傷我。媒婆愈加生氣，要想回他幾句，因見夫人在旁，只得忍耐下去。十三日到女家去，沒有好氣，便把生楊梅瘡一節，也一五一十說了出來。孫小姐哭得，不吃到正日不肯走起來。兩個媒人已到花轎等在外面，小姐還是睡在牀上不肯起來。孫太太

只得出去對媒人說。兩個媒人忙坐了汽車回園。告知夫人。新娘不肯上轎。夫人暴跳如雷的說道。有這種姑娘們。難道父母之命都不聽麼。我氣起來。把他搶到我家裏。看他能跳得出這園子不能。這兩個媒人。乃是劉先生。范先生。都是帳房裏的朋友。劉先生就說道。院長不要生氣。其中還有個緣故。這倒難怪新娘的。聽說新娘曉得稗清當去鑽戒。乃是去醫楊梅瘡。所以不肯上轎。夫人聽了。氣得軟攤下去道。此話果真麼。劉先生道。這是孫太太當面對我講的。夫人道。那麼稗清果真生楊梅瘡麼。劉先生道。這個可問衆家人。夫人向衆家人問時。都笑而不言。夫人氣極。即拿竹板要來打死稗清。一面說。這到難怪新娘。應得不肯上轎的。衆客人忙都來前苦勸。夫人道。我前日當他真是去賭。誰知他如此習於下流。今天這個臺。被他坍盡了。內中有一個客人。很會講話的。便說道。讓我陪媒人同去。包管新娘肯上轎。當即坐了汽車。再到女家。此時新娘已由客人勸好。梳了頭。肯上轎了。如今這位男家的客人又來說。夫人已經當面責罰過新郎。將來歸新娘全權管理。至於毛病早已醫好了。兩個月。請放心罷。新娘聽了。自然更是心平氣和。當時也就上轎。却已五點鐘了。原定三點鐘行禮的。等得抬到園中。已是六句多鐘。即刻行禮。行禮之後。去請夫人。夫人生氣不肯出來。但交代停一會。請新娘子單獨去見。又有客人出來。做好做歹。總算領了兩新人到裏面見過禮。夫人

道：「我今天總算看在新娘子面上，以後稗清不許前來見我，這件喜事因著夫人生氣，衆客人亦都沒趣，勉強吃過夜飯都回去了。後來隔了半個多月，還是新娘子代稗清討情，纔得照常。一言表過不提，再說有一日，肖僧忽接到施竹軒的信說：『一壺春一定見不肯讓價，現在實在沒有法子可想，只得用官廳的勢力壓他一下。』好在此地的官廳都和園中有來往，不如肖僧自己來接洽一趟罷。」肖僧得信之後，告知夫人。第二天，即到杭州去和竹軒見面。竹軒道：「本地最有勢力的要算某廳長，不過你就到廳中去，未免太快一點。我請一位傅先生代爲先容，你明天再去拜他罷。」肖僧道：「好。」當日傅先生即到廳中去，說明一切，並說對於地方公益捐，肖僧也肯捐助一點。明天可以見他。」廳長道：「他肯來助捐，那是最好之事。明天我一准見他。」第二天，肖僧去拜會廳長，非常歡迎進去，談了一番客氣話。肖僧就說道：「敝園主人想到這裏來造別墅，很想與政界聯絡一下，如有公益上事，敝園主人很肯効力的。」廳長道：「西湖上路政最是要緊，現在由旗營起到天竺止，擬建設馬路，不過集款不多，只彀造到公園，由公園到天竺，尚無著落，不知令東肯擔任麼？」肖僧道：「約計要多少款子，廳長道：『至多不過一萬多塊錢。』肖僧道：『請廳長開一張工程帳給我，讓我明天帶去。』廳長道：『好。』肖僧即告辭出來。次日，廳中果然開了一張工程帳，由傅先生轉交竹軒，計洋九千元。肖僧一力擔任。竹

軒道：你到上海後，可寫一封信來，答允下這筆捐款，然後再把一壺春事托他。如此方不著痕跡。肯僧道：捐款當然先寫信來應承。一壺春事，且過了夫人生日再講。那時我再陪了夫人同來，與他交涉罷。竹軒道：不過你未來之時，托信須要先寫，他們政界做事，要行公事，最是慢不過的。肯僧道：我領會了。回到上海，告知夫人後，即囑軼羣寫信給廳中，承認這筆捐款，願分兩期繳納。本年繳四千，明春再繳五千。這且按下。轉瞬間，已是七月，夫人的生日又快到了。園外的人紛紛送禮，自不必說。本園中各友，也擬公送壽禮。大家會議一下，決定公送壽幛一具，壽屏十六幅。此外還有壽筵、壽燭、壽詩、壽對、壽酒、壽麵等等，并公推陳淡然做壽序，張部曹寫駢散不拘，陳淡然不敢出醜，且自問不及軼羣，便仍請軼羣担任軼羣道：我並非不肯，不過大家公推你做，我不能蓋你的面子。肯僧也在旁說道：你不肯做，我要擺出老師的牌子，下命令了。陳淡然而孔漲得飛紅，只得說道：我實在不善詞章，壽文真不會做。鄒福堂道：此事却係軼羣擅長，淡翁就做兩壽詩罷。淡然無可再推，勉強答應。壽序却仍託軼羣做，隔了三天，軼羣的壽序已經做好，洋洋二千餘言，做得很是齋皇典麗，人人佩服。陳淡然却終日躲在房裏，到第五天纔得繳卷，拿來一看，乃是兩首七律詩，全是八股腔調，衆人都道：這詩是掛不出來的。如果要，只好由陳淡然一人出名。陳淡然前年進園之時，很是自命不

凡看人不起。如今兩首詩做了五天纔做成。拿出來又被大衆嘲笑。心中很是懊悔。不應該拿出來出醜的。但是收又收不轉了。只得老著面皮說道。我這兩天生病沒有心思。所以做不好咧。又過了兩天。越想越是赧顏。竟捲起鋪蓋回徽州去了。這邊請王清如做了四首壽詩。倒很得大衆的稱讚。將近開學。淡然辭職信來。肖僧考量一下。便請費軼羣接做教務長了。此是後話。再說到了生日那天。拜壽的人紛紛不絕。杭州那位廳長亦來拜壽。肖僧便請了在地幾個官場。並杭州兩個遺老作陪。席間談起一壺春那件事。肖僧就懇托廳長。廳長滿口答應。并道。我給官價與他。把他驅逐便了。況且這塊地本是蘇公祠前面的餘地。不是什麼民地。他不過完過錢糧多年。此刻清理歸官。給以官價。名正言順。他又怎敢違拗。肖僧道。費心得狠。當進去對夫人說知。夫人亦很感激。到了八月間。夫人便同肖僧到杭州去料理這件事了。且說一壺春的徐阿昌聽信了他妻子的話。以爲指日可以發財。竟咬定牙關不肯讓步。施竹軒連去幾次。和他懇情。也是無用。誰知到了七月半。廳中忽然派了兩個委員。帶了一板英尺。到一壺春來前後量地。量好之後。卽入內吃酒。問此地是歸幾都幾圖的。阿昌告以三都二圖。兩委員吃好了酒。又到煎面蘇公祠門口去。量錄在單上。仍坐划船進城去了。到了次日。近段警察署忽然來喚阿昌去。阿昌到署。署長問道。你這引酒飯鋪開了幾年了。阿

昌道開了八年署長道。你的房子是自己造的麼？阿昌道：自己造的。署長道：你造房子約用了多少錢？阿昌道：我這種房子木料最壞，不值錢的。我一起不過花了七八百塊錢。署長道：你這塊地，買了幾年了？阿昌道：九年了。署長道：地價多少？阿昌道：一百塊錢。連兩間破屋在內。署長道：你的契據，不是老契據。錢糧串最久的是何年分？賣地與你的，又是何人？阿昌道：是搖船的梁阿香賣與我的。他已經欠了多年錢糧，沒有串子紙，只寫了一張白頭契。我挖了手脚，託入到縣裏去蓋印，才補了三年糧串。我手裏年年完糧，現在共有十二年的糧串紙。署長道：你上當了。沒有老契，拿白頭契蓋印，就好算數麼？我告知你這塊地在蘇公祠門前，乃是官地，所以沒有老契。沒有糧串，里書指鹿爲馬，替你補串。不過要賺你幾塊錢，那是不中用的。我問你里書拿去了多少錢？阿昌道：蓋印補串一起，拿了十八塊錢去。署長道：現在上面有公事下來了，各處要保存古蹟，清理官產。你這塊地是屬於蘇公祠古蹟的一部分，要造一個牌樓起來。昨天已派兩個委員來丈量過。如今限你一個月中，趕緊搬出，貼你八百塊錢官價。再貼你二百塊錢搬費。你幾時搬，就幾時來具狀領款。如過期不搬，那就要派差驅逐。一個錢也領不到了。我今天特地關照你一聲，你不要後悔。阿昌啞啞連聲而出。回到家裏，對他老婆道：大事不好了。他老板娘大吃一驚道：什麼事？阿昌道：我和你發財不成了。方

才署長喚我去。說是上頭有公事下來。此地乃是蘇公祠古蹟的一部分。要造牌坊。現在貼我八百塊錢官價。二百塊錢搬費。限我一個月要搬出。你道倒窳不倒窳。老板娘想了一想道。這定是上海人運動出來的。阿昌道。恐怕不是。署長說是要造蘇公祠牌坊。如是真的。上海人買去也造不成。懊悔前兩個月沒有同蓮花庵同時交割。到底也有一萬塊錢到手。那此地造不造牌坊。也不干我們之事了。老板娘道。爲今之計。且去尋施先生探探看。阿昌道。前天說得太硬。此刻怎樣說得轉來。老板娘道。我們也不必軟。看他情形如何。知道不知道這件事。你說話要活動一些。不可被他看穿。這方面施竹軒早已曉得情形。料定阿昌必要挽人來轉圜。果然第二天阿昌進城。到施竹軒家裏來了。見了施竹軒。問道。今天施先生不出門去麼。竹軒道。阿昌兄。今天到那裏去。難得光降到敝處來。阿昌道。我到長慶街去。便路來望望施先生。竹軒道。不敢當。說了。即停住了口。不問下去。阿昌原想施竹軒先開口。不料竹軒知其來意。故意一聲不問。阿昌挨不過。只得問道。要買地的上海人。這兩天沒有信來麼。竹軒道。他們做生日很忙。沒有信來。阿昌道。這樁事。總要施先生幫幫忙。竹軒道。你價錢討得太貴。一點不肯讓步。叫我怎樣幫忙。阿昌道。我們都是杭州人。外鄉人來買地。又要點品。應該貴些。也叫他多花幾文。竹軒道。事雖如此。然也要貴得在理。你這塊地。連房子。不過值了數百

元現在加到十幾倍也好知足了。你還不肯讓步。這是什麼道理。阿昌道：施先生說我不肯讓步。現在我看施先生分上就讓一步。不過要施先生替我費心。竹軒道：你這句話說得太遲了。前天你講分文不肯讓。我所以不敢講下去。已經回覆前途。今天何以又肯讓了。阿昌道：凡事總有一個轉灣。前天我們的女人太過分一點。後來仔細一想。我在施先生面上實在過意不去。所以今天特誠來告知施先生。大家轉轉灣。事體就做成了。竹軒道：這事很難。你就算肯讓。到了臨時。你們老板娘又不肯讓。我不是又受軋了麼。阿昌道：今天我與家中商量妥了來的。決不使施先生受軋。竹軒道：我已經回覆他們不管了。如今讓我再寫信去。看他們意見如何。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大觀園中迎娶孫媳。並不如何熱鬧。此非親生之故。明眼人固自知之矣。

一壺春之老板娘。一味癡心妄想。以爲指日可以發財。不料一聲霹靂。從天而降。竟有限期勒令遷移之命令。頓使所望皆空。追悔莫及。甚矣心之不可黑也。甚矣錢之可通神也。

事已至是。阿昌雖欲轉圓。在勢有所不能。此非夫人肖僧之本意。實阿昌有以自取之耳。

第五十三回 真觸霉頭店主受制 大打官話工頭被拘

話說阿昌聽了竹軒那番話，懊悔從前太過分了。又見竹軒說話冷得異常，知道那件事，他必定曉得的。又不好問明，只得告辭出來，回到家裏。對老板娘道：「此事被你猜着，定是他們運動出來的。今天施先生冷得異常，我看事情有些不妙。」老板娘道：「如今悔已嫌遲，且等信來再說。」到了八月初十邊，夫人同了肖僧又到杭州，仍住在裘氏山莊。喚人請了施竹軒來，竹軒把署中勒令阿昌遷移，及阿昌自來轉圜的事，統統說了一遍。夫人道：「現在已經託了官廳，不能見戲了。我橫豎是一樣出錢的。明天我想叫肖僧去拜會廳長，而交捐款尾數四千元，再把一千元存在廳裏，等阿昌來領。你看如何？」竹軒道：「正是這樣辦法。」肖僧道：「這雖是他自取其咎，我倒覺得有點過意不去。」夫人道：「這倒不然。一萬塊錢，他拿了去，不過一家受用。如今我們拿來鋪修馬路，交通可以便利。那地方上都受到益處了，并且交通一便利，他店中的生意也可興隆。也可算得間接受到益處的。你明天可謝謝廳長。到了次日，肖僧前去拜會廳長，當面交出捐款尾數四千元。廳長就把限期勒令遷移一節，告知了他。肖僧當面道謝，又交出一千元來道：「這是貼費和搬費，姑存在這裏，叫他來領。他如嫌太吃虧的，將來我再貼他幾百塊錢就是了。」廳長道：「此事我不能做。在官廳方面，祇能打官話，萬不能講私

情。這個好人你喚原介紹人姓施的去做了罷。肖僧道遵命。又講了一番客氣話。告辭出來。便去告知竹軒。這邊又催署員去催搬廳長。又派人去催阿昌遷移了。再說徐阿昌聽見螺螄夫人和肖僧同來。住在裘氏山莊。心裏又生了希望。誰知等了兩天。沒有什麼信息。到第三天。想進城去。到竹軒處討消息。正想動身。又來了一個巡長。幾個警察。催他趕快搬出。并問他房子尋好沒有。阿昌沒法可想。只得對他們敷衍。說寬限我幾日罷。實在一時尋不到房子。要求格外體諒。巡長道。這恐不能寬限。今天官款已經發下來。只等你去領了。阿昌道。還是先領款。後搬屋。還是先搬屋。後領款。巡長道。這當然是先搬屋。後領款。如要先領款。後搬屋。也可。不過須覓殷實保家具。保阿昌道。知道了。請你好言一句。再寬限幾天。巡長道。如有的確日期。我就替你去講。或者還好商量。如無的確日期。又無的確地址。空口說白話。是不行的。我們奉公差遣。不能回去覆命。等到驅逐的告示下來。大家要鬧得不好看了。阿昌道。我領會了。送了巡長出門。回進來與老板娘商量。老板娘道。這事看來不成功了。你趕緊進城去討一句實信。如其不成。也是沒法。大家可以心死。阿昌急急忙忙趕到竹軒家裏。竹軒一見阿昌走來。早已胸有成竹。阿昌便先開口道。施先生與上海客人會見過麼。竹軒道。會見過了。阿昌道。地皮的事情談過沒有。竹軒道。談過如同不談。總之你前次太硬了。阿昌道。竟沒有

法子挽回麼。竹軒笑笑不响。阿昌也不再向他懇情。告辭回來。夫妻兩個人歎氣不迭。互相埋怨。隔了一會。老板娘道爲今之計。快尋房子罷。我見蔣公祠過來。朱公祠隔壁。那裏有兩間房子。如果典了來。修整起來。也可開店。一方面可托人到縣議會。工程局各機關中去道聽。這件事是不是上海人運動出來的。阿昌道。道聽也是無用。俗語說得好。窮不與富鬥。男不與女鬥。我們還是去看房子罷。且說朱公祠隔壁那兩幢房子。乃是余阿德的房子。余阿德前數年也是開酒菜館的。因爲人太忠厚。放帳既收不齊。夥友又要舞弊。所以歷年虧本。支撐不住。只得要賣房子。討價一千二百元。如果要典。六百元也可以了。前兒竹軒對阿昌說。另外掉與他一所房子。也就是指這所房子。後來一壺春始終不允。所以此屋亦未買成。余阿德只得另覓買主。不料此刻他自己尋屋。亦尋到這裏來。這也因這個地段內房子甚少的緣故。余阿德當向他索價一千二百元。徐阿昌只還七百五十元。余阿德不肯賣。徐阿昌又加了五十元。余阿德道。你太要佔便宜了。彼此爭執起來。施竹軒聽得了。便去告知肖僧。肖僧恐阿昌因此不肯搬讓。就拿了二百塊錢。託施竹軒轉送余阿德。并對阿德道。你就應承他八百元罷。我暗中貼你二百元。你可不要聲張。余阿德聽了。開心已極。當時和徐阿昌成交。徐阿昌也備了領紙。領了款來。硬着頭皮搬家了。不過因悔生怨。天天在那裏咒罵。並已探得

了箇中真相。老板娘道：他拿官方壓我們，說是要造蘇公祠牌樓。現在上海人買了去造莊子，並不造蘇公祠牌樓。我們可以告他的。阿昌道：我們好去告那個，你別要發昏了。老板娘道：也能你不要急。總有法子想的。間壁有位林老爺，嘗到我門這裏來吃酒，等他來時，我們好和他商量一下。阿昌道：這個法子很好。我們房子已經漆好，明天可以開張，就去請林老爺來吃酒，問問他有無法子好。想老板娘道：這樣他未必肯來，不如做兩樣菜，你自己送去。到了第二日十一點鐘時候，阿昌拿了一隻全鴨，一條醋溜全魚，一大盆火腿撞，一大碗蓴菜蝦仁，并兩壺酒，自己拿到林家，叫一聲林老爺。今天我們新開店，特誠做兩樣菜來，請請林老爺。這位林老爺號駿生，是某機關中一個重要職員，熟諳新法律。此時忽見阿昌送了四樣菜來，便問道：你幾時搬來的。今天新開店，應該我賀你，不應該你先請我。阿昌道：林老爺何必客氣。這兩樣菜，很不中吃的。我住在這裏，常要林老爺照應。咧。林駿生道：我有甚麼能照應你。一年之中，不過與你們交易了幾十塊錢，這也有限得狠。阿昌道：不是這樣講。你們大人，大物，隨時隨地，都好照應我們的。林駿生又問道：你在那邊生意，很好，爲甚麼要搬過來。阿昌道：一言難盡，停會再說。如今我要問林老爺一件事，聽說上海大觀園的主人，在西湖工程上，助了九千元造馬路，不知有沒有這件事。駿生道：這是有的。阿昌道：有了這九千元，幾時

可以開工。駿生道：「大概就可動工，想從旗營口錢塘門造起，一直接到天竺，現在已在那裏丈量了。」阿昌又道：「又聽說蘇公祠外面就是我從前的地基，要造什麼蘇公牌樓，不知確也不確。」駿生道：「並無此事，如有其事，我一定知道。」阿昌道：「那我們小店吃虧了。」駿生道：「這也奇了，你有什麼吃虧？」阿昌道：「酒冷了，請老爺先吃酒，我來篩酒，慢慢的講出來，如有可以幫助小店的地方，那是感激不盡的。」說著，篩了酒，即將自己這件事一五一十講了出來。林駿生聽完之後，說道：「如果確是如此，他將來造起莊子來，你可告他，稟子做好，先拿與我看，我定可幫你的忙。」阿昌忙起身道謝，歡天喜地而去。回去對老板娘說道：「今天四樣菜，人情做着了。」林老爺講，等他們造莊子的時候，可以去告。他當在旁幫忙，老板娘聽了，自是歡喜，這且不表。再說這方面，夫人同肖僧等得把一壺春，的交涉辦好，親自來看地盤，又用英尺丈量過，竟不到七畝地，總嫌太狹太長，有些 dissatisfaction，便託竹軒買了三千根樁木，在湖邊打起樁來，比前推出一丈多闊，不過闊狹也不一定，有幾處凸出的地方，不過四五尺，有幾處六七尺，最闊的却在丈外，兩頭用線拔直，約佔湖面七八尺地，想要挑泥填滿，然後再畫圖造屋。這些事都托來托了竹軒，自己想動身回上海去了，還未動身之前，郭稼孫忽然走來，邀夫人肖僧明天同去看朱祭，肖僧正辦倉祭，却要去參觀一下，當即答允下來。這個朱祭，乃是祭朱文公。

朱熹每年二九兩月的第二個丁日各舉行一次。前清時請縣尊主祭，有時縣尊不到，改由學官主祭。朱氏合族都到，再邀學校中有聲名的來當禮樂執事。到了民國一切照舊，閒言休絮。單說第二日郭稼孫來約夫人肖僧同坐小船，來到朱公祠堂，却就在公園旁邊。郭稼孫即陪了夫人肖僧進去，和主持祭事的朱蘊輝見了面，坐在客堂中間談一會兒。稼孫蘊輝因為祭時各有職使，告個罪去了。夫人肖僧即走到外面，逐樣看去，見樂器不及文廟之半。當執事裏祭的有七八十人，老者居多。歌詩六章，即朱子從前自己所作，選入千家詩中，人人頌讀的，惟沒有佾舞。此外禮節皆同，樂器也都齊備。三獻禮畢，公事已了。蘊輝稼孫仍來陪着，又搬出火雞麵來，請夫人肖僧吃了。夫人道：方才禮節頗是整飭，我們敝園九月中也要辦倉祭了，請朱先生也來觀禮。蘊輝答應，夫人仍坐船回裘莊來。郭稼孫也陪了來，在船上又談起此事。肖僧說：照我看來，好像禮節不大整齊。郭稼孫道：事前並未演習，能夠如此也總算整齊了。幸而辦祭之人都是熟手，如遇生手，臨時更要着忙。夫人道：我看還好，和我們園裏差不多，並不演習，能夠如此總算好的。今天看過，我纔曉得我們園裏辦得并不錯，不會被人笑話了。你們何以不用舞佾呢？郭稼孫道：舞佾很難，須要日日演習，費用太大。第一年本是有的，後來革除了。說著肖僧便邀稼孫九月間如能得空，請來園裏幫忙。稼孫應允。夫人

又問起城隍山那個學校。辦得還好麼。稼孫道。名譽甚好。兩個先生管理也很嚴。我同竹軒每月去看一二次。逢著考試。再邀兩位老先生看看卷子。高級班裏有六七個程度頗好。明年可以畢業。送到上海園裏來插中學班了。肖僧道。費心得狠。你同竹軒二人肯如此熱心。如此盡義務。實是可敬得狠。稼孫道。這都是竹軒一手辦理。我不過稍稍幫忙罷了。說說談談。船已到了裘氏山莊門前。適值竹軒亦坐了船來。便同進莊子裏吃午膳。肖僧便說道。我們明天回上海了。諸事要費竹軒的心。竹軒道。好說好說。樁子木頭。今天已到了二千根。還有一千根。明後天好到。肖僧隨又向夫人拿了二千塊錢。交與竹軒道。如不敷用。可寫信給我。我馬上就匯款來。九月間如有空。請同稼孫同到園裏來。竹軒稼孫同聲答應道。如得空。准來的。明天你們動身。恕不來送。今天也要告辭了。兩人卽一同走出。分路而歸。第二天。夫人肖僧就回上海了。過了中秋。忽由竹軒那裏來了一封信。說警察攔阻工人。不許在湖內打樁。接連又來電報。說兩個工頭都被警察抓了進去。看管起來。并不准取保。不知是甚麼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徐阿昌聞夫人來杭。又頓生希望之心。小人患得患失之心如繪。然人情固大抵如此。不獨徐阿昌一人爲然耳。

第五十四回 富商貴宦共結親家 韻士高人同考文課

話說施竹軒受了肖僧之託，卽買了三千根木樁，喚了木匠工頭來，依着肖僧所定之綫打樁。最闊地方約占湖面一丈，最狹地方占湖面也有四五尺。豈知樁未打好，警察已來干涉，說這是西湖官地，不能被私家占去。跟着又將兩個工頭捉去，管押起來。工人大驚，飛報竹軒。竹軒託人去保，竟不答應。竹軒無法，只得連一接二的向肖僧告急。肖僧接到消息，就來告知夫人。夫人道：「某廳長是和我們有交情的，不如寫封信去，托他設法講情，把那工頭先行釋放。然後我們自來理直。」一面函告施竹軒，教他放心。肖僧依言辦理，誰知信去之後，一日不放，兩日不放，三日也不放。工頭妻子却天天纏着竹軒，竹軒弄得沒法，只得再追信到大觀園來。夫人便叫肖僧再寫信給某廳長。到了第五日，才得復信，說這事鬧大了，已動了地方上公憤，他也無能爲力。夫人道：「這怎麼好？」兩個工頭被押，還是小事，失去面子却是大事呢。肖僧便出來與福堂、軼羣商量。二人道：「夫人既與軍界某要人的夫人要好，不如請夫人就到杭州去一趟，直接商量罷。」肖僧道：「不過恐怕不能就辦。」誰知次日，竹軒夫人又趕到園裏來，見了夫人，催趕快設法了結此事。實在被累不起。夫人道：「真對不起，要你們施先生又要費心，又要淘氣，我總得想法子。不過這一回事，到底是怎樣起的。」施太太在杭州諒來。

必有所聞。也能告訴我麼。竹軒夫人道。傳聞此事。還是壞在一壺春的徐阿昌身上。徐阿昌賣地不成。懷恨在心。便串通了一個姓林的運動地方上人。說要保存古蹟。并以這裏侵佔湖面爲詞。就告到當官了。夫人道。原來如此。但是有什麼方法沒有。竹軒夫人道。有是有的。說只要此地具一張結。以後起造房屋。不遮蔽蘇公祠的門面。如此就可把工頭釋放了。夫人道。此結萬不能出的。如果出了。以後有許多掣肘的地方。竹軒夫人道。我原知道不能出的。但是工頭家屬。天天來吵。內中一個工頭的妻子。本已生了病。聽見丈夫被押。病更加劇。所以我想喚竹軒出結。暫時先將兩個工頭保出。然後再作道理。夫人道。這話也是。不過結上的話要活動一些。竹軒夫人應是告辭出來。回到杭州。再託人去疏通。代出了一張結。纔將兩個工頭保出來了。從此就把造莊子的事。攔了起來。直到第二年。某要人的夫人。忽託夫人在上海買房子。夫人替他竭力買成。這位要人的夫人感激得狠。接夫人到杭州他自己的莊子中去住。要人夫人是極相信佛的。與夫人性情却正相合。兩人就約好了。同到玉皇山。天竺。靈隱。午潮山等處去燒香。彼此很是投機。要人的夫人有一個小兒子。名喚福兒。從小抱進來的。夫人看他相貌生得很好。就說道。我有一個小女兒。名喚喜兒。和他年歲相仿。配給他。你看好麼。要人夫人開心之極。忙道。好極好極。我同你一言爲定了。跟着要人夫人又談起。

自己已有體己錢五十萬已拿二十萬買了房子還有三十萬想就存在你處將來好給小福兒你看如何夫人道這個准可遵命我回去交與我的丈夫應該多少生息我給你信就是今年福兒幾歲了要人夫人道八歲了夫人道應該命他讀書要人夫人道可惜沒有好先生夫人道好先生儘有我薦一人給你此番肖僧也同來的當問肖僧郭稼孫此刻在何處肖僧道在杭州他前天已來託我找一個館夫人便對要人夫人說道有位郭先生是本地人口音頗對你如果合意我囑肖僧去請他他與肖僧是要好朋友一定肯來的肖僧道不過他的家累很重每月總要百元纔敷用要人夫人道這個容易我叫老頭子另外給他一個掛名差使就是了這不是又有錢又有面子麼肖僧道好好我明天就叫他開一個名單來大家說得投機的時候夫人便乘機說道我前年年底在西湖上投標買了一塊地後來因爲人家反對沒有起造房屋現要託你同你們大人說一聲要人夫人道既是投標買來的地當然有憑有據爲何不能造屋夫人道只因地方太狹如要造屋須在湖面打樁因此占了幾尺湖面他們便吹毛求疵起來隨將前後各事說了一說要人夫人道這很容易我和你去說便了到了晚間要人夫人喚了老頭子進來先告訴他我現在已與罕太太結了親把小福兒與他做女婿有這麼一個有錢的丈母小福兒真是連氣咧老頭子道這個好極夫人又

道。我又託親家母在上海買了一所便宜房子。只要二十萬。還拿三十萬。託他存在上海生息。將來此款就可給與小福兒。老頭子道。這可聽你調度。夫人又道。明天我想請一位先生教他讀書。親家母已薦一位郭先生給我。并求你在隨便什麼地方替他掛上一名。這位郭先生文學甚好。每月連束修大概須致送一百元咧。老頭子道。一百元不算多。只要文學好就是了。談了一會。夫人便又提起地皮這樁事。老頭子滿口答允幫忙。第二日。即傳了某廳長某局長來。說上海富商罕通。要在西湖造屋。你們不許干涉。并不許再動公文。他與我是好友。水面上占幾尺地。這有甚麼要緊。你們如再多事。我立刻要撤你們的差的。二人啾啾連聲而退。夫人與肖僧知道了。感激之極。肖僧便去告知竹軒。事情已經弄妥。趕緊動工罷。施竹軒又薦了一位王竹人來。很是精明強幹。所有監工等事。就一齊托了他。王竹人領了一羣工人。前去開工。早有四個警察。站在那裏。王竹人不解是什麼道理。便問你們四位來此何幹。警察道。奉了督軍命令。來此保護的。王竹人道。這倒要諸位費心了。從此就每天五六十人動起工來。夫人因對肖僧道。如今房子已經開工。只要託了竹軒竹人二位。就妥。我同你好回去了。肖僧道。是當時即向要人夫人辭別。要回上海。要人夫人苦留不住。夫人道。我要去預備小福兒小喜兒兩個孩子締姻的事情。要人夫人道。我這邊也要預備幾件首飾。彼此雖

然年小一切過禮手續。却不可少的。卽揀定七月初六日過禮。夫人肖僧已回上海去了。誰知某要人忽然生起病來。起初不過發痧。症候很是輕微。吃了許多藥下來。倒把胃口閉住。病勢看去很重。要人夫人很迷信菩薩。天天到廟裏去求仙方。一包香灰來。老頭子體雖結實。究竟已有六十多歲。又生了十多天病。胃口已閉。再用香灰蠻灌下去。不覺越吃越重。打起噎來。病人最忌的是打噎。而要人夫人仍不悟。天天仍要灌香灰。不上幾天。竟是嗚呼哀哉。夫人肖僧在上海得到信息。趕忙薦醫生來。已來不及。忙備了禮物。同著肖僧乘火車來送殮。過了三朝。與要人夫人商量緝姻等事。依舊行盤過帖子。把這件事草草了結。至于郭稼孫的事。當然作罷。肖僧便對稼孫道。你不如到我家學校裏來。如嫌薪水不敷用。我暗中可貼你二十元。稼孫心中計算。只有五十元。實在不能敷用。幸而稼孫的兒子仲平。在外經商。很能賺錢。家用早已有著。因此稼孫就答允下來。到了七月中。便把家眷接到上海去了。這且按下。且說是年放假之時。肖僧對福堂軼羣道。我還想做點有名譽的事體。夫人說。只要不離文字。無不依我。你二位可替我想想看。軼羣道。我倒想著一樁事了。不如仿著攷書院的法子。設立廣倉文會。人人可以來考。取者給以重獎。每年共考四課。福堂聽了。亦很贊成。肖僧道。此法甚佳。不知要拿出幾多錢來。軼羣道。每期約需四千塊錢作獎。一年四期。也不過一萬。

六千元。上海是人才薈萃之區。如有重獎。一般寒士。都要顯顯本領。我們就可物色幾個人才。豈不是有名譽麼。肖僧道。我們考面課呢。考散卷呢。福堂道。如考而課。年長的不肯來。不如考散課。只要題目難些。軼羣道。我們還是分類呢。并類呢。福堂道。不如分類。可分作經學。小學。史學。文學。藝學。宗教學。六門。肖僧道。那題目却要你二位出的。軼羣道。還有清如兄。我們三個人。每人可以各認兩門。于是軼羣認定史學。文學。福堂認定小學。藝學。清如認定經學。宗教學。肖僧道。不過卷子也要你們三位看的。福堂道。恐怕卷子太多。來不及看。我認的兩門。卻不會多。軼羣那兩門。一定多的。不久。三人把題目擬好。登起報來。限二十日內繳卷。陸續繳來的卷子。果是不少。其中文學。史學最多。經學。藝學。宗教學。次之。小學最少。等到期滿核算。共有一千多卷。文學。史學兩樣。佔了七百餘卷。經學。百餘卷。宗教學。小學。藝學。每門不到一百卷。頗有幾本好卷子。當下各人把卷子看好。發出榜來。分爲一等。二等。三等。一等第一。獎洋四十元。二三名獎洋二十元。四五名十元。十名前六元。二十名前五元。二等一概三元。三等一概兩元。文學第一。陳環五。史學第一。孫學邵。經學第一。陳超。藝學第一。魯德潛。小學第一。况大本。宗教學第一。丁瑞元。卷子都做得很好。不過小學門內有一卷。做得很是滑稽。當時福堂看了。不覺哈哈大笑。即拿去與大衆觀看。原卷前數行。講些假借轉註的源流。似乎亦

懂小學的後面引証的幾個字。却頗堪發噱。他說議員的這個議字。望文生訓。應該把來倒裝。因為議字爲言旁一個義字。拆開來爲言八王。我倒裝起來。就爲我王八言。所以現在這班議員所議之事。無不倒行逆施。還有世俗呼女婿爲賢倩。其中亦有道理。今試將賢字末三筆挖去。變爲賢字。再將這三筆加在倩字之下。變爲倩字。這就可知賢倩二字。乃賢倩二字之變化。就是說應得女兒向他索取賢倩的。這一條可作說文補遺。大衆看了。無不狂笑。肖僧道這本卷子。理想高明得很。怎樣取法。我想竟取他一等第一。福堂道。不可這不是正當文字。清如道。我看應該不取。或是填在旁尾。禁止一般不規矩的人效尤。肖僧道。清如先生是講品行的人。當有此論。據我看來。此人是位滑稽大家。頗有奇想。不可辱在榜尾。福堂道。你歡喜他有巧思。不妨另立等第。榜上就寫另等一名罷。彼此哈哈大笑。榜出之後。肖僧又道。這六個攷第一的。文理必定很好。我想寫信去把他們請來。大家談談。軼羣贊成。當即發出六封信。第二日。果然來了四個。肖僧最喜講究小學。便先向懂小學的這位。况大本交談道。先生講究小學。工夫想來甚深。况大本道。這在從前小孩子時候。曾稍稍涉獵過。現在荒疏已久。并不懂得什麼。肖僧聽他口氣很大。便將自己平日視爲心得的。拿出來同他辨難。大本聽完。笑道。老兄所講說文。理想聰明得很。可惜自成一家。不依古訓。只好作談資。不能刊著作。

要知道我們講小學。都有宗派。萬萬兒戲不得。肖僧自己賣弄幾句。原想得到他的恭維。不料他是一個狂士。不但不恭維。而且老實批評一番。心中很不以為然。只得回過頭來。請教那位陳超。這位陳先生。年紀已有五十多歲。環五就是他的別號。肖僧纔知道兩本卷子。是他一手所作。著實恭維了一番。陳環五只是一味謙虛。隨又去請教那丁瑞元。也是十分客氣。肖僧要請二人入園。二人都推說有事。不能從命。肖僧也無可如何。末了問到那孫白葭。肖僧就說道。先生史學甚熟。兄弟佩服之至。不知肯屈就敝園之聘麼。白葭正在四處尋館。滿口答應道。承蒙寵招。敢不如命。肖僧見他允了。卽囑咐軼羣在學校內替他排一位置。月修四十元。誰知白葭此時心中早已起了野心。想將衆人推倒。肖僧隨又問他履歷。白葭道。兄弟十九歲中副榜。卽捐了功名到四川。做過蘭江縣。代理過重慶府。又調任綿竹縣。後來遭了兵變。逃了出來。只賸孑然一身。肖僧聽見他做過官。如今這般落難。格外要照顧他。便請他搬進來住。他道。可惜我不能吃素。只好住在外面。肖僧却也不去強勉他。從此白葭就做了入幕之賓。却漸漸放出手段來。連肖僧也被他挾制。事事聽他指揮。而且怕他。園中人都稱他小悟空。因爲老悟空已死。他種種的舉動。很可步老悟空的後塵。不久又把軼羣開刀。這是後話。暫且攔過一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一壺春懷恨在胸。此時始得報復。然卵不敵石。明眼人固知其難成事矣。

夫人佞佛。某要人夫人亦佞佛。兩人投契。自不待言。惟一則佞佛而無害。一則佞佛而誤送其丈夫之生命。其不同。乃如是。而賢愚之別。亦自判然矣。

郭稼孫本不願入園辦事。某要人死。于是亦作入幕之賓矣。

舉行文課。一時舉國若狂。嘉惠寒士不少。然而天下寒士多矣。又安得廣廈千萬間。而一一庇之哉。

小悟空來園中。又從此多事矣。

海上大觀園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俏丫環庵室會情人 蠶廚司門房候鴛侶

話說到了八月間，杭州王竹人來信報告，房子已大略完工。夫人與肖僧便帶了許多木器，一同到杭州去。只見房屋果已造得齊齊整整，將近完工，共開了兩個門，一個大門，一個後門。一進大門，共有三間門樓，對面乃是照廳。上書迎翠軒，左右兩個圓洞門，分書左宜右有兩塊磚字。進了右首圓洞門，朝南一排九間，尙未題名，出去一個大亭子，有樓毗連，取名萍寄軒。那亭即名萍寄亭。屋後一大院落，綴有假山，對面三層高樓，乃是藏書樓。樓旁靠湖，乃藏經閣。右邊已至此爲止，再由左邊圓洞門進去，乃是一所大廳，就是正廳。廳後有軒靠湖，一道長走廊，出去一個大院落，一所四面廳，就有花牆堵住，牆外就是街了。再進去一所五開間樓廳，前後都有走廊。西首用假山遮飾，由洞內轉出去一間精室，名嬉春室，對面兩間小樓，名聽雨樓。中間一個院落，由一圓洞門進去，內有一個八角亭。亭後一排五間，靠湖，就作爲上房。對面還有房子，隔以一道小牆，作爲廚房。再靠西去，又有三間，兩間作客房，一間作賬房。那五間上房，靠邊一大間，係作丁字式，三面都是玻璃窗，空氣最好。預備將來在此吃大菜，并且望出去，全湖歷歷在目。西面可望見公園西冷一帶，南面正對三潭印月。東面可望旗營燈火。夫人肖僧看了，都很歡喜。此時王竹人也早把一切器具，在各處佈置妥貼。郭

稼孫又薦了他的外甥方琢然來。管理園內賬目。從此園內一切添置的事情。歸王竹人管理。園內一切庶務。歸方琢然管理。很是井井有條。夫人便決定此後每逢夏秋二季。住在杭州。春冬兩季。住在上海。閒言休絮。再說夫人此次在杭州住了一月有餘。忽然上海來了一封急信。說春才和桂兒出了什麼把戲。并有性命關係。特來請夫人示下。原來上海園內伺候上房的。共有四個家人。乃是錫芷。王成。胡福。春才。那錫芷從小跟夫人長大的。王成。胡福。年紀都已四十餘歲。非常誠實。春才勤而愚笨。從來不多說話。夫人當他是老實人。有時喚他蠢才。所以這四個人。都派在裏面。誰知別人倒沒有什麼。這個蠢才却外蠢而內極狡猾。和四個大丫環。桂兒。婉兒。勤兒。媛兒。常常有些勾兜。不過夫人規矩極嚴。他們不能十分稱意。這一次夫人到杭州去。交一把鎖與老王媽。交代等到十點鐘。罕通睡覺後。大家一齊須睡。上房總門。歸他上鎖。不料春才與桂兒。早已有下花樣。就在外配得鑰匙。交與桂兒。等得王媽睡熟。桂兒就用配來的鑰匙。把門開出。與春才幽會去了。講到春才和桂兒初次上手的情形。倒很有趣。那春才對於幾個丫環。個個有情。未免動手動脚。又常常留出些東西給他們吃。凡是丫環。無一個不嘴饞的。自然和他很好。這一天。夫人要吃蝦油火腿蛋糕。往常乃用三個蛋蒸一碗的。這一天。春才多放了一個蛋。做成之後。切了幾塊藏起。等得桂兒進來。便與他

吃。桂兒是一向吃慣的。不過沒有今天這麼多。便問道：「今天你落了這許多，不怕黃出來麼？」春才笑道：「黃出來，你吃我聽罵便了。」桂兒道：「這如何對得起你？」春才道：「這有什麼要緊，你儘吃莫慌。」順手便去動手動腳。桂兒剛剛蛋糕上嘴，不使作怒，只用手來推開。春才放了手，又指着旁邊一間柴房，叫：「他會意。」桂兒看了，著實明白，却故意裝作不懂，呆立著儘吃蛋糕。春才道：「停一會，太太要打麻雀時，你抽空走來。」桂兒微微一笑，又把頭搖搖，吃完了。少頃，夫人夜飯吃罷，果然打起麻雀來。桂兒便乘空偷偷走出，尋著春才，半推半就，成其好事了。桂兒出來，依舊立在夫人面前，却是人不知，鬼不覺。從此兩人不時幽會。日間或到船廳，或到湖心亭，房子大了，人家萬萬捉不著。這次桂兒聽見夫人要到杭州去，恐防帶他同去，便先一日裝起病來。夫人果然不帶他同去了。中了他的巧計。夫人去後，王媽日日當心，樓上房門總是隨手關上。但是幾個淘氣丫頭，忽而換衣服了，忽而大小便了，常常開進開出。上媽不勝其煩。到得晚上，就催他們早早睡覺。桂兒因此不能下來，忽被他想出絕妙一個法子。第二天，便問王媽拿鑰匙上樓小便，隨手拿一張厚紙，一管筆，將鑰匙放在紙上，照樣畫了下來。即去喚春才到銅匠舖配了來，果然不差分毫。到了夜間，等得大家睡熟，便私自開了房門，走下去了。差不多天天如此。這一天合當出事，那桂兒原和婉兒同睡一房，婉兒向來癡睡慣的。

所以桂兒一點不放在意。這一天，婉兒却未曾睡着。桂兒太性急一些，竟私溜出房。婉兒未免疑心，也靜悄悄走下來，只見桂兒把帳子下撒好，床前放了一雙舊鞋子，肚裏早已猜到，定與春才有下事了。因為平常春才也有小菜請自己吃過，向自己勾兜過的，即私下跟了出來。果見樓門不關，婉兒已靜悄悄下了樓，逕到春才房中去了。在門外聽了好一回，暗想捉住他們，諒他們不怕我。且在欄杆下坐着，等待桂兒出來，看他怎樣對付我。他與我素來不大和睦，如今正好出氣，誰知坐了好一會，不見他出來，并且越聽越不像樣，只得硬了頭皮，回到樓上，再定主張。王媽却正在那裏詫異，原來王媽一瞌睡轉，想要小便，忽見樓門開著，心中很是詫異，忙叫喚二人，又不見答應。到二人房中一看，都不見了，暗想必是到廚房裏去偷菜偷飯吃了。我且不要聲張，等他們上來，埋怨他們幾句便了。正在這個當兒，婉兒走了上來，看見王媽由他房中走出，心想事情不好了。即聽王媽怒冲冲的罵道：你們兩個人實在淘氣，半夜三更了，下樓到那裏去。婉兒一想，我如果不說出來，連我也要吃冤枉。遂把桂兒的事情如何這般一五一十講了出來。王媽聽了，不禁呆了起來。良久方道：這還了得。我明天只得寫信去稟告太太了。又問婉兒：你到底在內不在內。婉兒道：我不過跟下去看看的，真不在內。王媽道：現在桂兒呢。婉兒道：還在春才房裏。王媽道：真是氣數。我且同你下去兩

人即走下去。大聲說著話。走到廚房前。春才桂兒早已聽見。趕緊穿好衣褲。急得來面面相覷。道：「這怎麼好？」被王媽知道了。王媽又高聲喚桂兒。桂兒只得走出來。跪在地下。不往磕頭。春才亦出來跪下。磕頭。王媽道：「你們好大胆子。竟做這種事。如今我無別法。只有寫信稟告太太。說著。隨手將電燈一開。婉兒向二人一看。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大家倒不知道他笑什麼。婉兒便又對王媽道：「你且看看他們的褲子。真好笑煞人。春才桂兒聽了。忙自己望下一看。真是該死。原來兩人在黑暗中。竟彼此把褲子著錯了。二人不覺面孔漲得通紅。却仍是不住的磕頭。王媽看了。又好氣又好笑。罵道：「你們還不去調換嗎？」春才桂兒只得再進房去。調換了出來。婉兒只是向他們笑著。桂兒此刻恨無地縫可鑽。只得懇求王媽。千萬不可寫信告知太太。下次斷然不敢。春才亦是跪求。王媽已有六十幾歲的人。心腸最是慈善。見兩人如此叩頭跪求。早已心軟下來。便喚桂兒快上樓去。下次再犯。定要寫信去稟告太太。不饒你了。這麼一來。本來可以無事。誰知事不由人。定要敗露。這時桂兒肚內已有兩個月的餡子。被這一急。到得樓上。登時作痛起來。到了天明。竟血崩不止。坐在馬桶上。不能立起來。不由得不叫喚痛起來。臉上冷汗直流。此時一班丫環老媽子都已走起來。聽見桂兒大聲狂叫。一齊走了過來。王媽已經猜到大概是產小產了。不多時。只聽撲通一聲。馬桶內落下一件東西。

桂兒登時面色發青。眼睛變樣。王媽急得沒有法想。忽見小喜兒在旁。便拿了一隻碗。趕緊喚他撒了一泡尿。立刻灌與桂兒吃了。桂兒纔覺神清起來。王媽便喚衆人扶他上床。又私下關照道。你要性命。不要睡倒。桂兒此時血崩已停。聽了王媽的話。不敢睡倒。靠在床上。王媽卽喚幾個小丫環陪著他。自己走了下來。暗想這可不。能不寫信了。桂兒本是太太最歡喜的。現在性命未卜。萬一死了。不是變成誤了他麼。如何擔當得起。趕忙走到文牘處。將昨夜一情番形。講與費軼羣聽了。費軼羣道。你要卸肩。却不能不稟告。正在商量寫信。小丫環又跑出來。大聲叫道。桂兒又昏暈過去了。王媽道。一時也沒有別法。只有再用童便給他吃下去。果然把童便灌下。又醒了轉來。所以軼羣寫信到杭州來。說有性命關係。夫人接到此信。詫異之極。暗想到底出了何等重大的事。竟有性命關係。但是信中又沒講明。也罷。我且回去一趨罷。卽吩咐王竹人方琢然二人。小心看管花園。我不久仍要來的。卽同肖僧回得家來。王媽只得老老實實說出。夫人大發雷霆。立刻要處死桂兒。查問春才時。已不知去向了。夫人便立起身來。要去打死桂兒。王媽忙勸道。太太請平氣。桂兒已死過幾次。不必打。太約也不能活了。夫人不聽。氣沖沖的。手拿竹片。走進桂兒房中。許多人都跟在後面。王媽急拖了肖僧。亦一同進去。預備好從旁解勸。夫人走進房中。一股怒氣。正想發洩。忽見桂兒面白如霜。眼

望上插心腸不覺一軟。如何打得下去。只得丟下竹片。歎口氣。走了出來道。唉。你們不要講了。快去買口薄皮棺材來罷。又問春才躲在那裏。大家說他已逃出園外去了。夫人無法可想。只得在煙鋪上躺下。又對王媽道。你快去喚王成買口薄皮棺材。棺材到了。隨他死不死。丟他進去就完了。王媽啾啾連聲而去。口裏只念著阿彌陀佛。想這一條性命。完全是我害的。又轉念一想道。如果好救。還是放他出去。免傷陰陽。萬一真的死了。也只好依太太之命了。便走到桂兒房裏。看他似死非死的模樣。似還可以救得。因又走下來。見小廚房裏正在燒粥。滾起未久。就到裏面抓了一把紅糖。放在碗裏。用粥湯沖上。拿上樓來。到桂兒面前。說道。我姑且救你一下。也碰你的造化罷。說完。把碗拿到他口邊。幸而桂兒尚能下咽。居然一口一口吃了下去。覺得眼睛也活動起來。隔一小時。忽然產門邊一股熱氣。惡露沖了出來。桂兒登時眼睛一亮。認得人了。看見王媽在旁。便合攏兩手向他拜著。王媽道。你不用拜我。且別聲响。明天我放你一條生路。太太面前。却只好報死了。明天清早。等太太未曾走起。我來扶你出去。桂兒本被惡露閉住。所以露出那種死象。如今惡露一通。漸漸活動起來。便對王媽道。承你瞞住太太救我。十分感激。但是我一步走不動。這怎麼好。王媽道。我再去盛碗粥來。依舊放上紅糖。你吃下去。明朝自然會走。不過太太如果進來。你須要裝死。不可露出馬脚。桂兒

領會王媽又盛了一碗粥來與他吃了。果然惡露陣陣通泰。到下半夜竟能起來小便。合當有命。太太亦不來看。次日早晨王媽又說通了衆家人。勸他們大家做做好事。不必聲張。讓春才領去就完了。春才此時正躲在門房裏。聽見桂兒要死。眼淚也不知淌下多少。又不敢走進來。等到王媽對他說。他便望空拜謝天地。躲在門房中老等。到了第二日破曉的時候。曉得夫人尙未走起。便溜了進去。撞著王媽對之謝而又謝。王媽道。你還在門房中等一個鐘頭罷。讓我去叫一部黃包車來。就可救他出去。春才點頭。趕忙走了出來。王媽又去託了余媽。說道。大家做做好事。停一會你扶他下樓罷。余媽也是慈悲人。自然答應。王媽再盛了一大碗粥。放上紅糖。給桂兒吃下。桂兒精神登時好了許多。掙扎著走下牀來。跪在王媽面前道。你真是我的重生媽媽。今生今世不知怎樣報答了。王媽忙教他不要多響。桂兒便把自己幾件衣服收拾起打了一個包裹。又把夫人平日給他的幾件首飾。還有十幾塊洋錢也都帶在身邊。王媽道。你且將息一會。我去叫黃包車來。桂兒道。不敢當。我此刻已走得動了。王媽道。不可不可。我既有心救你。做好人總要做到底。我去叫車罷。不過你此番出去。須要好好做人。春才也教他做做小生意。賺幾個錢來過日子。我身邊還有幾塊錢的鈔票。如今都給了你。給春才作本錢罷。這例一開。大家爭著你送一元。我送兩元。倒集了不少錢。不一會王

媽已把車子叫了進來。余媽就扶了桂兒下樓。轉出上房。到了院子裏。坐上黃包車。余媽又將包裹放在車上。桂兒便合手對衆人拜謝。逕自出去了。春才正立在門口等著。見桂兒來了。如獲至寶。然而迴念前事。不免又淌了許多眼淚。一壁卽再叫了一部黃包車。辭別衆人。竟同桂兒去了。後來就在外面租了一間房子。春才出去賣賣茶葉蛋。五香牛肉。苦日子倒也很可過得去。不久又生了一個兒子。這都是王媽所積陰德。按下不表。再說這方面大觀園裏。夫人一覺醒來。已是十一下鐘了。走起來梳洗既畢。就吃午飯。吃飯之時。纔問起桂兒這個賤貨怎樣了。不知王媽怎樣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王媽固是好人。余媽心亦慈善。可見夫人用人。未嘗不留心其善惡。然仍不能防範到底。不免有小人廁其間。此以見治家之難。

丫環與廚司最爲接近。乾柴烈火。一碰卽燃。家家如此。不獨大觀園爲然。矧園中房屋如是之廣。人數如是之衆。監視又何能周哉。

春才桂兒。因禍得福。實爲意料所不及。而一般蓄養婢女者。却可引之爲龜鑑。凡婢女一長成。卽須遣嫁。否則穢史流傳。或且累及主人矣。



第五十六回 因羞愧宣玉瑛投河 聞倒閉王啓芳赴漢

話說王媽聽了之後，就對夫人道：「我早晨起來，就去看他，見他已經冰冷，竟是死了。我便依太太的吩咐，十六塊錢，買了一口薄皮棺材，從後門中擡出去了。夫人點點頭，立刻又命錫芷去買了一千鞭炮，教在桂兒房中燃放，解除穢氣。一壁又問王媽道：「以前之事，不必講了。後來他如何就會死的？莫非吃了甚麼藥不成？」王媽道：「太太有所不知，他是小產血崩，所以死得這麼快。」夫人道：「原來如此。」這是他自作自受，沒有什麼可惜，不過却便宜了這蠢才，倒被他逃走了。正在閒談，徐福忽來報道：「現有小工網住了兩個人，在外面伺候。」夫人道：「是不是捉住了兩個賊？」徐福笑道：「不是賊，是兩個體面人，在自然閣樓上扶乩室中捉著的，乃是一男一女，說到此處，只管笑，不說下去。」夫人道：「你儘管講來。」徐福只得講下去道：「兩人在那邊做不端之事，被小工阿三看見，就將他二人網住，前來請功。肖僧笑道：『原來有這麼一回事，他們怎樣進去？』徐福道：『他們坐汽車來的，說前天來拜壽，未曾遊得暢快，今天特地來遊園，說著，又放下一個片子，說替太太請安。如果太太尚未升帳，不必驚動。』一會拿片子請安就是了。我聽了他們的話，暗想：前天既來拜過壽，必定是和太太有交往的朋友，便放他們進來，他們就將汽車回復，一逕入園。小工阿三正在我門房中，便跟了他們進來。以下之

事要問阿三了。說完，又將名片呈上。片上單寫著王在田三字。夫人即問肖僧：這是何人？肖僧看了，看道：我不知道這個人。停一會，查查禮簿罷。夫人便又傳小工阿三進來。阿三說道：我剛從門房中進來，見兩人在前面拉手同行，形狀很不大方，不免起了疑心，就偷偷跟在後面。只見他們走到蕪關內，男的抱女的，坐了下來，坐了一會，又灣入自然閣，看見裏面一張坑牀，面上似有喜色。我此時已輕輕走到室外立著，聽他二人談了好多時，忽而講講中國話，忽而講講外國話，我却不懂得。只好像男的懇求女的，女的不肯樣子。一會兒，又看女的坐在男的身上，男的代他脫下裙子，自己又脫下外衣，抱了女的，睡到坑牀上去。我見了，暗想我們園中，怎由他們做這種污穢的事？我手中剛剛有現成的麻繩，便急急趕進去，想將他二人網住。這二人雖無力氣，却不肯由我網。適值小張打外面走過，便進來幫我。把二人網好了。男的應許送我十塊洋錢，放了他們。我不敢收咧。夫人此時只得稱贊他幾聲好，又笑問道：你仔細看了多少工夫？阿三道：我從跟進去起，足足在外守了兩個鐘頭。夫人道：你看他們到底有沒有成事？阿三道：未曾成事。我即進去了。夫人點點頭道：這個還好。你同徐福暫且出去。我自的道理。徐福即同阿三走出。夫人私對肖僧道：此事真不好對付。我萬萬不能出去。萬一是朋友家裏的人，怎好下臺？肖僧道：我也如此想。非但老姊不能出面，連我也

不好出去。只好託費吳二先生罷。不過阿三來報功。怎樣辦法。夫人道。這只要賞他十塊錢。叫他走開就完了。你趕緊去調停罷。肖僧便出來。同軼羣商量。軼羣道。這樁事我也辦不了。只好請吳先生去。肖僧便叫吳先生趕快前去。這時候園內一般僕人小工。都已知道此事。爭著去看。都道。阿三捉著了奸。我們大家須去看看。又道。有趣有趣。現在吃案兒了。那男女兩人。見衆人圍著了看。只得閉著兩眼。吳先生走去。便叫衆人走開。自己走過去。將繩子割斷。私下對二人說道。你二位乃是體體面面的人。如何到此地來。我是在帳房裏做事的。恐被裏面夫人知道。大家難爲情。所以趕著出來。把你們放走咧。二人聽了。也不作謝。女的立起來。向四面一望。卽突的奔去。向河裏一跳。男的看着。也要跟著跳下去。吳先生忙一把拖住。狂叫救命。幸虧一班小工都在旁邊。內中很有兩個識水性。的便跳下去。抓住那女的一把頭髮。許多人幫同提了上來。將他覆在地上。清水漸漸流出。約五分鐘。大吐起來。吳先生已著小工飛報上房。霎時間。夫人肖僧都走出來。忙著問道。已救活麼。小工齊道。救活了。夫人卽命小工把那女的擡進上房。並喚孫少奶奶領他去換衣裳。那女的堅不肯換。仍舊還要尋死。夫人自己又來勸道。你不必尋短見。你兩人既是正大光明。我可替你做媒。使你們團圓的。那女的只低了頭。不肯看人。也不答應。夫人見他怕難爲情。知道尙有羞惡之心。只得喚孫少

奶奶小心看守他。又去喚那男的王在田進來。問尊大人何人。在田答道。王啓芳。夫人一聽。知道是商界中有名人物。和園中也有往來。便再問道。你二人究竟如何情形。大概是一時之誤。你趕快去勸他。教他不可再尋短見。在田答道。今天却因一時糊塗。竟做出這種醜事。他是閨閣千金。被我所累。竟至出乖露醜。難怪他要覓死。其實我們交好已十多年。以前從未有過一次苟且。如今請伯母命人去叫兩部黃包車來。我來勸他回去。夫人道。這可不能。我做事向來要做得周到。你先去勸他換衣服。粘住身上。那時要生病的。等得換了衣服。再給他白蘭地吃。出一身大汗。那就無害了。到了近晚時候。你再送他回去罷。王在田暗想。人說夫人道德很高。我今日纔知非虛。照此舉動。怎不令人感激。卽立起來。長揖致謝道。蒙伯母如此見愛。十分感激。我去勸他便了。當由夫人陪他到了孫少奶奶房中。其時這位小姐已被孫少奶奶勸轉。正要換衣。王在田便對孫少奶奶也作一個揖道。費心得很。卽放心走出。夫人又喚老媽子拿白蘭地。給這位小姐吃。又是孫少奶奶硬勸。居然吃了幾杯。立刻出了一身大汗。大醉朦朧。睡在孫少奶奶牀上了。這邊夫人也把王在田留著。細細盤問。王在田便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出來。原來這位小姐姓宣。名玉瑛。他的父親宣子松。是江蘇候補知事。當過一次釐捐。署過一年知事。多下了二萬多金。從此就關門吃飯。不再去求差使了。祇

生了玉瑛一人。愛如珍寶。他和王在田的父親王啓芳。却是要好朋友。後來又同住。在愛文義路。啓芳家裏。請了一個先生。教玉瑛讀書。在田也去附讀。所以兩小無猜。常常來往。暗地却已種下了情根。過了三年。彼此漸漸長大。便一個進了民立中學。一個進了女子師範學校。在那同伴之時。彼此不過親愛。還不覺得怎樣。分開之後。却覺得感情愈深。思想愈切。一到星期。不是你到我家。就是我到你家。竟是終日不離。有時還一同出去看戲遊玩。兩人雖也訂了終身之約。然而沒有父母之命。究竟不好算數。兩邊父母。對於子女。都是十分溺愛。見他們很是落落大方。又很能守禮。也儘他們自由。不加防閑。一日。兩人同去遊半淞園。見一個峨帽山道士。在那裏賣卦。很是靈驗。在田對玉瑛說道。我們何不也進去問一個卦。玉瑛道。這種江湖術士。不可深信。在田道。我們原不必信他。不過觸觸機。看看我同你將來的事情。到底如何。玉瑛道。也好。你高興。我總陪你。兩人即走過去。在攤前的條檯上。並肩兒坐下。道士笑嘻嘻問道。二位問卦麼。請隨手拿一紙團。在田就在盤中拿了一個。交給道士。道士問道。你們分看。還是合看。在田想一想道。先合後分。道士揭出卦來。是個姤卦。玉瑛看見了。覺得難爲情。把頭閃在在田背後。道士道。你看。我這裏有八個字。乃是不問來人。便知來事。如今你看我斷來錯不錯。我說二位之事。長緣一世。短緣一時。可做朋友。而不可做夫妻。在田道。

什麼叫做長緣。什麼叫做短緣。道士道：如講朋友之緣，可以有四十年，這叫長緣。夫妻之緣，却不過幾個鐘頭。這叫短緣。在田聽了，將信將疑。心裏却很佩服他，並不對他講過。何以能知我們所要問的事，便又問道：天下夫婦之緣，斷不至於幾個鐘頭的。道士道：這是數學。尊駕自然不知。在田道：我只知講理，不知什麼叫作數。道士道：意外之事，臨時發生，此中有理亦有數。在田聽到這一句，對道士看了一看，曉得是個有學問的人。道士又道：你且聽我一句話。每到情不自禁的時候，總要懸崖勒馬。如其不信，強求配合，只有數刻之聚，終身不得見面。否則即有意外之辱。你方纔觸機而問，巧遇姤卦。我亦觸機而斷。問你分看合看，你却講先合後分。這句話很不好。即是先吉後凶的朕兆。我的判斷，很能自信。絲毫不會錯的。這時玉瑛和在田兩人相對呆看了一會，都顯出半信半疑的神氣。在田就摸出一塊洋錢，付了卦錢。和玉瑛走了出來。來到池邊茅亭，坐下吃茶。細細談心起來。在田道：照道士講起來，我和你沒有姻緣之分。他雖是個術士，不可相信。但聽他說話，却也頗有學問。倒也不可不信。玉瑛道：照我二人的情形講起來，幼同里，長同硯。現在又常一處同遊，無拘無束。兩家父母也不加禁止。將來叫我不嫁你，嫁那個，叫你不娶我，又娶那個。這不是他在那裏胡說麼。在田道：這話也是。不過如果真照了他的話，做了夫妻，要終身不得見面，倒不如做四十年的朋友。來

往不斷來得有趣。玉瑛笑道：「照此辦法，我做得到，恐怕你做不到。」靜了一會，又道：「我同你雖則不避嫌疑，究竟以禮防閑，不涉苟且。如果苟且野合，喪失人格，那定照道士所言，我們早經分手了。」道士所說很有理，我們倒不可不信。他在田道如此，以後我倒要刻刻防閑了。」玉瑛道：「照理亦應該如此。做人豈可以喪失人格？在田只不作聲，默默靜思，臉上時露出懊喪的形狀，看看時候不早，兩人立起身來，手挽着手的出了園，同伴回去了。以後凡是到了禮拜，他們倆總是聚在一處談心，須知男女之情，愈久愈濃，兩人雖則能守，然而情愛的熱度很高，竟使二人有些把持不定。有一天在田竟對玉瑛道：「我們快不要上那道士的當。」玉瑛笑道：「我知你把持不定了，然而苟且萬萬不可，你且去告知父母，遣人前來說合。」早日成就好事，不依道士的話便了。」在田到得家裏，便對他母親道：「我和玉瑛現在都已畢業，爹爹媽媽想也早已看出我們的情形，只是沒有過禮，總不是事。如今求爹爹作主，完了這種手續罷。」他母親道：「且等你爹爹回來，我與他講便了。」當晚王啓芳回家，滿面愁容，夜飯也不要吃。夫人便問他：「甚麼事如此懊惱？」他說：「不得了，漢口銀行倒閉，我在那裏的款項，自己的代人的，共有三十萬，一倒下來，如何得了？」我明天就得動身去一趟。夫人見他如此情形，不能再提及在田姻事，只得緩了下去。私下告知在田道：「你爹爹爲了漢口銀行倒下，他進出款項共有

三十萬。自己立刻須到漢口去。我所以不能提你的婚事。在田聽了。心裏一急。自忖道。道士的話。果有靈驗。剛要提親。偏偏遇見偌大的事來。如果真是倒了。我連飯都沒得吃。還能討什麼老婆。第二天。在田起了大早。送過他父親動身後。就到玉瑛家裏來。玉瑛此時尚未起身。他就走到房門口。喚妹妹快起來。玉瑛不知甚麼事。趕忙走起。在田道。我二人之事不成功了。竟被道士說著。玉瑛母親此時亦在旁邊。在田也不避忌。竟老實把他二人私訂的事。說了出來。又把自己家中的情形說了一說。說罷。又嘆道。道士真靈真靈。玉瑛的母親道。道士到底怎樣說。在田便又將道士講的那番話講了出來。玉瑛的母親很是相信。玉瑛却半晌不語。在田道。你心裏怎樣。玉瑛道。本來你太性急。現在別題我們之事。但願你父親調停得下就好了。在田回到家裏。坐立不安。隔了兩日。啓芳方來一個電報。說事體已有轉機。家內不要着急。在田接到這個消息。心裏略安。急忙來告知玉瑛。玉瑛也是歡喜。隔了幾時。啓芳回來了。說道。事情好險。在一個議長家裏。借了二十萬現洋來。居然敷衍下去了。在田道。此事如何發生的。啓芳道。因為軍士出發到四川去。要發軍餉。向來軍餉都發鈔票。此次軍士要出門去。却要調換現洋。一時共要發出七十萬現洋。在同行中。未始沒有現洋。向來原可通融的。此次聽見我們行裏風聲不好。忽然不肯通融起來。其實一半也是同行嫉妬。我到漢口

的那一天。現洋已發出四十餘萬。我便又向議長處借得二十萬來。發不到一半。就平靜下來。然而這個風潮一起。暗中却要損失十多萬。局外人不得而知。你想險不險。啓芳既然遭了這個挫折。不免有些外強中乾。天天計算營業之事。沒有心思管別樣。在田也就不敢開口提婚事。又隔了數月。啓芳已把各事稍稍理清。在田便催母親去說。他母親即去和啓芳說了。要啓芳央媒說合。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事必有偶。園中方出桂兒之事。又繼之以玉瑛之事。雖不同而實相類。然而一成不成。豈此中果有定數歟。殊不可解矣。

王在田與宣玉瑛。數年來以禮相守。不肯絲毫苟且。頗無人知其苦衷。一旦破裂。即人人指而目之矣。可見白璧不可有微瑕。甚矣人之操守。無一時刻可以稍懈也。

天下事理說不去。則舉而委之於數。道士以理推數。而數即從理出。可見學問之無窮盡也。

海上大觀園 第五十六回



第五十七回 提親事二次成畫餅 變方針雙方結良緣

話說王在田的母親一天對啓芳去說道。我看在田與玉瑛已是十分相愛。我們可以六禮併成一禮替他們完了事體罷。啓芳道我也久有此心。這位玉瑛小姐對於我們在田好如夫妻一般。毫不避忌。對於別人却無一毫輕狂之態。真是前緣。我們兩老又何必作梗。我實因漢口的事情把他耽擱下來。我明天就託梅伯誠到子松家中去說完。叫人買了紅單帖並封套來寫好求親帖子。再拿黃曆來看。明天初九正是好日。到第二天大早啓芳去看梅伯誠。在田的母親就告知在田歡喜之極。少頃啓芳回來對他們說。我已託伯誠先去說了。等子松答允後就拿帖子去。這且按下再說。宣子松上一天因受了感冒。夜飯吃不下。恰巧外面送進杭州白蓮藕粉來。乃是子松一個舊屬員到杭州去玩。知道子松向來喜歡吃藕粉。特地帶來送他的。子松當時收下。即叫侍僕沖一碗來吃。以爲藕粉乃輕靈之物。吃下肚去。決不至不消化。誰知吃了下去。竟變了痧症。面上碧青。手指內陷。滿屋之人。都嚇得慌慌張張。忙與他吃痧藥。吃十滴水。吃純陽正氣丸。吃辟瘟丹。鬧得亂烘烘的。然而仍不見效。隔了半個鐘頭。連話都不能說了。醫生到來。亦是束手。還是一個老家人有主意。說用燒酒擦擦四肢罷。於是大家動手。也不顧他皮肉痛不痛。將四肢用力揉擦。擦了一個鐘頭。居然由紫

色變成紅色。血脈漸和。能開口講話。肚子泛起來。吐出許多藕粉。再去請醫生來。看了一看。說道。可以有命了。只要用些感風寒的藥。趕些汗出來。明天就會好的。宣子松把藥吃下。上蓋薄被。到了五更時候。果然出起汗來。不過覺得四肢痛不可解。到了天亮。清爽許多。肚裏有些餓。想吃東西。家人即拿一碗粥來與他吃。剛吃下去。煞時間又變症了。原來痧症不清。最忌吃粥。因為粥性太膩。吃下去。痧又閉了。滿家人又嚇得手足無措。忙又替他揉擦四肢。本來已擦傷了。再擦竟流出黑水來。好容易擦到醒轉。已是九下鐘。四肢綻裂。痛不可解。發起熱來。小病竟變成了大病。醫生來看。說道。此我之過也。昨晚忘記交代一句話。凡是痧症。最忌吃粥。最忌吃薑。如今一碗粥。幾乎送了他的性命。可是病又走進一層了。如果長熱不退。恐要變成傷寒之症。七日不能退熱。即開了一張方子。管自去的。後來子松果然長熱不退。再請別的醫生來。所說皆同。用的藥。無非羚羊角。牛膀子之類。梅伯誠恰恰在發痧那一天早晨。八點多鐘時候。到他家裏去。正在忙亂不堪。家人都講。老爺閉了痧。恐有性命關係。現正在揉擦四肢呢。梅伯誠聽了。祇得出來。去對王啓芳說。宣子松閉了痧。甚為利害。此事只好緩一天再提罷。王啓芳道。緩一天不妨。不過又要看黃歷。揀日子了。下半年我倒得去望望他。進了午膳。就同兒子在田。同去望病。望了回來。啓芳並不在意。在田心中却大大疑惑起來。又

想到道士的話，不覺十分心慌，暗想天下竟有這般巧事。第一次剛剛要說親，我父親忽然漢口撞出事來。如今第二次，又撞著他父親生了病，難道我與玉瑛真無夫妻之緣麼？第三天再去望病，見子松仍未退熱，四肢作痛，只在牀裏狂喊。在田便拉了玉瑛出來，把他家剛要請梅伯誠來送求親帖，又撞著你父親發起痧症來，一節事完全說了。又道想不到兩次都如此之巧，難道道士之言這樣靈麼？難道天下事竟理不敵數麼？難道我同你竟無夫妻緣分麼？玉瑛輕輕說道：「我們就做做朋友罷。」道士之言倘真有驗，日後四十年朋友那句話，想必也會驗的。那我同你倒有六十歲好活咧。在田想了一想，道也罷。且等你父親病好再講。過了七天，子松居然退熱，四肢上傷處亦結了痂，漸漸好起來。其時正在七月初上，到了初七日，螺螄夫人生日到了，兩家都和他有來往的。王啓芳便同了在田去拜壽。宣子松剛剛退熱，不能同去，却教玉瑛代表拜過壽，吃過午飯，啓芳先回家去。在田與玉瑛就在園裏各處遊玩一下，盤桓了好半日，看見湖心亭，自然闊兩處，最是冷僻，且有坑牀。在田記在心裏，對玉瑛道：「我與你上海的地方都盤桓遍了，像這樣又寬大又幽靜的所在，却不多見。」玉瑛道：「今天可惜人太多，我們過一天再來，儘一個下半年玩，再帶一個熱水瓶來，就不怕沒有茶吃了。」在田道：「好極好極，等到八月裏桂花開了來玩罷。」說說談談，又說到朋友夫妻的話，又說

到道士的話。到了天晚。兩人纔回去。從此兩人感情。真是一日濃一日。却仍以禮自防。不敢苟合。然而日久月長。情愈濃厚。一對少年。怎樣把持得牢。這天重遊大觀園。兩人在自然閣上。親親熱熱。坐著。起先不過拉拉手。後來。又假傍著坐在身上。遍身撫摩。在田心中。不覺大動。就說道。我二人難道竟被道士鬼話所誤麼。此時玉瑛也覺有些情動。不知不覺。也寬起衣來。剛剛要拉褲子。阿三進來。一把抓住。幸而袴子尙未脫下。兩人被這一嚇。絲毫沒有力氣。竟任憑阿三細起來了。至于後來的事。上文已經說過。不再贅述。單說二人自園中出來後。在田恐玉瑛再尋短見。便同到一所旅館中。開了一個房間。向他左勸右勸。玉瑛只哭得死去活來。一會兒埋怨在田。一會兒又埋怨自己。不該如此出乖露醜。在田說得舌敝唇焦。好不容易勸得有點轉機了。纔送他回去。玉瑛的母親見女兒眼圈腫起。忙問何事。並對他說。大觀園裏方才派人來望過你。我告訴他。你還未曾回來咧。玉瑛聽了。又哭起來。他母親肉痛已極。連叫心肝肉兒。你在何處吃了虧。對你母親說罷。在田在旁。只得半虛半實的說道。我們二人在大觀園裏遊玩。忽有園內一個家人。將無禮的說話冤屈我們。妹妹受辱不起。所以要哭。玉瑛的母親道。原來如此。所以罕通夫人派人來望。正在此時。外面有人進來說。罕通夫人來了。宣太太手忙脚亂。出去迎接進來。夫人便問小姐回來沒有。宣太太說。回來了。罕太太

道。既回來沒事了。方才我叫王成來問說。還沒有回來。我因小姐性窄。恐有意外之變。特地自己再來望望。待我進房去看他。宣太太道。倒要罕太太屈駕。不安之至。我也不知他爲了甚麼事。一回來只是哭個不了。問他不肯說。後來王少爺告訴我。方知原因。倒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咧。夫人笑著點點頭。即走了進去。說道。小姐你回來了。我聽說你沒有回來。著急得很。所以特地趕來的。此時玉瑛不好再哭。只得立起來道。要伯母勞心。又要屈駕。怎樣對得住。在田本在房中。便亦起來招呼。夫人道。我是怕你寂寞。特地來同你談談的。天下沒有不了之事。你哭過就算了。以後不准再哭。我如今要問問你們仔細的情形。想硬做一個媒人。就是你們兩家父母中。有一家作梗。我也硬行出頭。成全你們。我生平最喜成人之美的。玉瑛道。伯母有所不知。我二人之事。萬萬不能成功了。夫人道。有我在。此定要成全你們。玉瑛道。伯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婚事所以不能成功。乃是天意。非關人事呢。隨將半淞園老道士那番話。及兩次剛要說婚。如何情不自禁。鬼摸頭。出乖露醜。被你們滿園說笑話。真正都有事出。二人一五一十對夫人說了。夫人道。原來如此。這是你們錯了。你們何不聽道士之言。可以逆天行事。況以數刻工夫的夫妻。抵四十年的朋友。也有些犯不著。既這麼著。我來替你們作主罷。我有一個乾兒。一個乾女。都長得很好。就替你二人做媒。那就可以各

得其所。道士四十年朋友那句話，也可以驗了。在田聽見忙也勸玉瑛道：此法甚善。道士既無話不驗，倒不由人不相信。現在既有伯母爲媒，何等體面。不過總要大家見過面，纔可允許。夫人道：這個可以隔一天。我來約你二位到園裏來罷。又對玉瑛道：我今天已見過令堂太太，想再見見尊大人，索性將做媒之事對他說明。玉瑛道：家嚴病體尙未全愈，遲幾天再過來領教罷。夫人道：也好。過幾天請尊大人到園裏來。我有話與他講。你二人幾時到半淞園去。可把道士請到園中來。我要請教他。我吩咐門口的徐福不攔阻他便了。我對於這種有本事的和尚道士，最是相信的。如今我去了。過一日再談。夫人起身出房。玉瑛在田送了出來。宣太太已備好了點心，擺在桌上。夫人坐下，吸了點心，辭別回園。隨吩咐徐福：過幾天如有道士來，問明了是半淞園的道士，快快引他進來，不可怠慢。徐福連聲答應。回到房中，又想起玉瑛的婚事，便喚胡福到學堂裏，請學生黃德樞進來。原來夫人心目中已決定，想把玉瑛配與黃德樞了。到了五句鐘，黃德樞散課進來，規規矩矩，叫聲乾娘，立在我面前。夫人看了，很是歡喜，問道：你今年已十八歲了。你家父親與你對親沒有。黃德樞道：未曾。如果定親，總要來請乾娘吃酒，并且先要來向乾娘請示的。夫人道：這倒不必。既然如此，我現在看見了一位宣家小姐，人才十分出衆，想要與你作媒。你快回去告知父親，等你父親答應，我再邀請那宣

小姐來。與你當面見見。不妨大大方方。彼此談談。看你歡喜不歡喜。然後再定。黃德樞聽了一聲不響。而孔紅了起來。夫人對他看著笑道。小孩子怕羞麼。未免太拘了。現在文明世界。男女定親之前。都要彼此先見見面的。何必拘泥至此。黃德樞道。怪羞答答的。見了面。又怎樣稱呼呢。夫人笑起來道。這個獸娃娃。難道還要我教你麼。夫人見他規矩得很。所以有意同他鬧頑笑。德樞却一本正經的。想了一刻。方道。有了有了。我叫兄弟來同他講。夫人越發笑起來道。你叫兄弟怎樣對他講。黃德樞倒又說不出來。只是漲紅了面。夫人見他天真爛漫。很是喜歡。便道。你回去稟知父親。後再講罷。黃德樞告辭出來。心裏又高興。又感激。回到校中。暗中告知兄弟德機。德機道。好呀好呀。哥哥千萬不要回復德樞道。自然不回復。回復了。難道不怕乾娘生氣麼。隨到教務長處去請假。回去告稟他的父親。他父親自然滿口答應。又對德樞道。你去對乾娘說。父親感激得很。請乾娘作主便了。第二天德樞進園。先到上房。見了夫人。將他父親之言轉述一遍。夫人自是歡喜。想揀個日子去接那宜小姐來了。還有王在田。夫人既答應他做媒。自然有一個人在他心中。欲知是什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在田玉瑛兩次說親。皆臨時發生事故。竟不能成。宜可以醒悟矣。詎又演自然鬧上一

齷怪劇。此實自取其辱。然而情之所鍾。固有不能自己者。不足爲二人責也。

今世男女之作醜行者。日不知凡幾矣。然宣露于外者亦殊鮮。獨二人偶一爲之。卽爲人所共知。此實二人之不幸。而又安知非天之所以成全二人耶。

夫人慣作冰人。體貼入微。至情至理。

德樞只說一句話。僅發一語。已足徵關切。乃兄之切。具見至性過人。

德樞人品學問。均爲全校之冠。宣玉瑛得此佳婿。可以無憾矣。

第五十八回 老道士名言釋數理 罕夫人美意繫朱繩

話說夫人乾女最多。有爲著情而收下來的。有自己選中的。自己選中的。第一要取相貌。第二要取才學。第三要取性情。因著情而收進來的。大概才貌未見出色。不過中人之姿罷了。兩項總計。不下百數。乾兒也差不多如此。這回想與在田說媒。忽然想到一個姓時的女孩。此女名拂塵。生得十分齊整。他父親也是做官的。不過是庶出。當命僧寫了一封信。請時姨太太同著小姐來。喚錫芷送去。時姨太太看了信。問錫芷道。太太有甚麼事喚我母女。錫芷道。我不知道。大約是打牌罷。時姨太太便換了一身衣服。同了拂塵。坐了自己的馬車。得得而來。到得園中。走進上房。問道。太太是不是嫌寂寞。喚我來打牌麼。夫人道。正是。拂塵此時也隨後進來。叫聲乾娘。請安下去。夫人道。乖肉兒。越長越齊整了。我想做主吃你的喜酒。咧。拂塵道。乾娘又要講笑話了。夫人道。不是笑話。我確已替你尋得了一位如意郎君。也不長也不矮。也不瘦也不肥。面孔雪白粉嫩。文字軼羣超倫。我看得十分中意。所以請你母女來而談。時姨太太道。乾娘的眼力。一定不差。不過可也否讓我看。夫人道。自然要讓你看。不但可以叫你看。還可面試才學性情。拂塵微微一笑。似乎頗以爲然。面孔一點不紅。夫人道。我想大後天是中秋。我在桃園裏擺設一架大斗香。請衆親友賞斗香。我也去邀他來。並不

說破請小姐自己和他談談。你看如何。拂塵也很大方。便對夫人道。不說破很好。大家談談說說。亦是常事。但萬一說破了。那是很難爲情的。夫人道。我今天本邀你二位來打麻雀牌。無意中談到婚事。我的乾兒子很多。叫我同那個去說破。拂塵聽了微笑。時姨太太道。乾娘做事不會錯的。一切聽乾娘作主罷。跟著抬開桌子。攤出牌來。夫人肖僧時姨太太。拂塵小姐。四個人坐了下來。夫人道。我打牌却很歡喜。但只有四圈。四圈之後。就要歇力。停一會再來。時姨太太道。聽乾娘的便就是了。夫人樣樣脾氣好。只有打起牌來。脾氣最壞。三牌不和。便發懊惱。往往爲一副牌。幾乎起大衝突。肖僧的脾氣亦有些相彷彿。時姨太太却專會在中間湊趣。這天夫人接連三四牌不和。又輪到做莊。拿起手來。就是一副很好的牌。乃是東風三張。一束三張。四万伍万各一張。四同一對。六同一對。八同一對。夫人見手中的牌。很整齊。就拆對子。打出一張四同。只要一碰或一吃。卽好出聽了。上家却是肖僧。忽然打出一張七同來。夫人想吃嵌搭。但是吃了仍不出聽。泥了半天。便不吃了。抓上一張六万。剛剛配進。打去四同。聽六八同雙對倒。一轉身。肖僧又打出五同來。夫人看了恨極。埋怨他不早打。肖僧正在拆搭。七同五同。原是隨意打的。聽了很不服氣。拂塵小姐却已和了下來。夫人更是氣極。埋怨肖僧。何不先打五同。後打七同。再掀開底牌。一看正是一張六同。可以和牌。更大發咆哮道。我

好容易抓到六萬出聽。你何以打五同放銃。肖僧道我豈情願放銃。我自己一副大牌和不成。亦懊惱之極。攤出牌來。乃白板三張。萬子一色。八万北風雙對倒。兩人就此爭執起來。各人都說自己冤枉。不和埋怨別人打得不好。時姨太太拂塵小姐二人忙來解勸。拂塵小姐忽然說道。乾娘實是你自己打錯了。夫人道。怎樣我打錯了。拂塵道。乾娘除出東風一束。還有八張牌。四五兩張萬子。不可拆。四同六同八同三對。須拆一對。却應該拆六同。不應該拆四同。夫人道。怎麼該拆六同。拂塵就擺出牌來道。拆六同。五七同皆好吃。六萬早和了。夫人看了看道。是極是極。實是我打錯了。他打七同之時。我本來想吃。因為不能出聽。所以不吃。誰知是打錯了。到底你們年輕人來得明白。我竟看不出來。鬧了半天。總算氣平。略停一會。又嘻嘻哈哈談著別事情了。徐福忽走進來。說半淞園的老道士來了。夫人道。請他在西花廳坐。夫人即停了牌。迎出去道。老道長難得光降。道士道。貧道特來請太太的安。夫人道。聽見道長占斷易理。高明得狠。我所以託王少爺來奉請。此時錫芷已倒茶來。又拿雪茄來。問道長吸烟麼。道士道。貧道無拘無索。沒有不吃的東西。夫人道。真是高明之人。不在形迹之上。肖僧也出來與道士招呼。道士還了禮。又對肖僧一看。暗想這個人氣好旺。可惜不發越。當即請教尊姓大名。跟著說道。尊駕品格和氣。實是了不得。惜被一股陰柔之氣籠罩住了。然而幸

虧籠罩住。如果發越出來。結果一定不佳。因爲你的氣燄太旺太散。沒有一點收束。大是害處。這股陰柔之氣。倒是成全你的。貧道望氣據理而論。切莫見怪。夫人聽了。很是佩服。又問道士道。你看我有沒有破壞之處。道士道。太太氣象好極。何用貧道再說。女人之中。再沒有第二個這樣大福之人了。夫人道。我請你來。問災不問福。你不要一味奉承。我想總有一二意外不如意的事。道士道。太太能問到這句話。就一定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了。君子居安思危。太太在富貴之中。能穀不忘憂患。刻刻小心。這就可以長保富貴。貧道很是佩服。夫人道。你看我園內氣象如何。道士道。這貧道却要直言了。一家人家。最要緊的是春夏氣。貴園中此刻春夏氣正盛。然自今以後。不免白璧微瑕。須防小人用事。損害盛名。夫人道。有無解免之術。道士道。這是數學。不可挽回。愈求解免。愈要顯露。不過太太請放心。只要富而好禮。不會有什麼大害。夫人道。道長之言。不敢不信。但其中究竟是何理由。道士道。十餘年來。貴園名譽日高一。日。已至無可加增之地。自然要倒退了。夫人道。沒有什麼錯處。如何會倒退。道士道。沒有錯處。不過倒退。如有錯處。盛名都要喪失了。夫人道。你能說這種話。竟是聖賢。不是術士。道士道。這太謬獎了。貧道不過據理據數而言。那裏可算聖賢。夫人道。道長此話。越發謙虛了。又回頭來對肖僧道。這真是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道長之言。實在有理。你陪他到裏

面來吃飯罷。當將道士請了進來，又與時姨太太拂塵小姐見過禮，卽搬出飯來，肖僧陪他同吃，待得十分恭敬。飯罷，夫人又對道士道：「你看這二位女客如何？」道士道：「莫怪貧道直言，這位太太福氣是好的，不過只能做小星。這位小姐喜星已動，不出三月就要嫁人，而且很是稱心如意。」夫人道：「未來之事難定，且不說他以往之事。」道長恐算錯了，這位太太確是大夫人，道長怎樣說他是小星？道士休得騙我。貧道不會看錯的。」夫人道：「你怎樣看得出？」道士道：「我自然看得出，我還有一句話，率性直說了。將來恐怕不能善終，拂塵小姐忙問道：「有無解免之法？」道士道：「這是一定之數，不能解免的。平常一般人看相起課，總說有解免之法，這純是騙人家的錢。天地的氣數有定，人力如何可以挽回？」夫人道：「你方纔說看我園中氣象，名譽要日退一日，我想我待人格外來得厚道，交友格外來得謹慎，如何會退？」又回頭來對肖僧道：「你以後聘請教員，須要留心，不可引進小人。」肖僧道：「我看我們園中氣象，日高一日，怎會名譽日退？」道士道：「退並非大壞之事，不過不能如從前這樣蒸蒸日上。貧道的話，原不足爲憑的。先生不信也。」肖僧道：「這點消息在於何處？」道士道：「你且隨手抓一把銅板來，我再替你暗卜一卦。」肖僧隨抓一把銅元起來，一數共有十一個。道士左右擺砌，合成一個比卦。對肖僧道：「比卦有小人交往，比之匪人，不利君子。這種話，這主園中已有小人，不過損處尙未見。」

到了四年之後，漸漸顯露出來。貴園就要被人物議了。肖僧道：那我將平日所疑心的人辭復了去，就可無事。道士道：此根種在你一般相信的朋友身上，你辭復那個好？此亦是數，不必理他。只要用恕道待人，或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亦未可知。夫人道：這話很是我以恕道待人，難道人還要負我麼？道士道：不過人是最沒有良心的，倒是畜生有良心。夫人道：此話更奇了。道士道：譬如養一隻狗，他曉得向主人搖頭擺尾，又能替主人守夜，主人忽然拿刀劈他，他只鮮血淋漓，狂吼而奔，須臾痛止，主人喚他，他即開喚而來，不敢記一刀之仇。如果養一個人，養他三十年，也不算什麼一回事，他也不問他碗飯是主人賞我的，這件衣是主人賜我的，只覺得應該吃，應該穿就是了。主人偶然冤屈他幾句，或輕輕打他一掌，他即怒不可遏，記仇不忘，豈非人反不如禽獸麼？如今世界上的人，滿口仁義道德，一心男盜女娼，你太太只管以恕道待人，不見得人人有好心報答你罷。夫人道：我看善書上，因果報應，是歷歷不爽的。道士道：善書都是惡人刊的，惡人起了黑心，仍恐人家學他，也要起自己的黑心，所以印起善書來騙人，恐人就上了他的當了。一般惡人就可長保富貴，不過貧道這句話，只好在太太面前講講。尋常人面前是講不得的，講了倒反害他呢。夫人道：道長這話真對。尋常人說不得，不過我還要問一句：道長何以能望氣而知道？道：這仍不出理的一個字。大凡天

地間不外兩種氣。一股是厲氣。是一股瑞氣。這兩種氣都由人的性質行事醞釀而成。所以能一望即知呢。夫人聽了佩服之至。道士卽告辭而去。時姨太太拂塵小姐。又陪夫人打了四圈麻雀。也要回去。夫人卽約他後天中秋來賞斗香。吃夜膳。二人都答應而去。夫人又寫信去請王在田。宣玉瑛二人來。到了中秋那日。在田與玉瑛先來。夫人便把拂塵的話告訴他們。囑他面上不可說破。少頃時姨太太和拂塵小姐到了。夫人覺得十分開心。便替衆人介紹過。彼此親熱得很。拂塵見在田一表人才。心裏暗暗歡喜。不過見他對於玉瑛十分要好。有同夫妻一般。却有些兒不懂。停了一回。夫人肖僧領衆人到桃園去。玉瑛在田兩人携手走在前面。拂塵看了。更是疑惑。進得桃園。見內中鋪設講究之極。外面五間屋子。陳設各樣古董字畫。無一樣不是精妙。天井兩面都是欄杆。有假山石。箱花草等等點綴著。景子甚佳。當中一架斗香。共紮出十三層。如同寶塔一般。頂上一支大蠟燭。約有一百斤重。四圍用香紮出百樣花卉來。都可點火。還有花筒五百。月炮流星數千。在四面圍著。足足裝了三日。才得成功。共費一千八百餘元。在上海可以算得第一架斗香了。本園中一班小孩。此時也都來觀看。自有照應之人。夫人看看所請之客。差不多都到齊。便喚王成到校內去喚黃德樞。黃德樞來。停了一會。兩個孩子來了。一面叫乾娘。一面請安。夫人拉著德樞的手道。你同哥哥會會。

兩位姊姊，同這位王大哥罷。德樞德機便走過去行禮招呼。德樞却面孔漲得飛紅，只立在王在田面前談天。玉瑛曉得夫人和他說親的，就是此人，面上也微微帶紅。不過裝得十分大方，少停，伯孺仲筵同了靜蘭、慧蘭，還有夫人一班乾兒乾女，一共二三十個，一齊來了。只聽見這一個叫乾娘，那一個也叫乾娘，弄得夫人只是嘻開了嘴，對著大衆笑。此時夫人真是興高彩烈，黑壓壓的一大羣兒女，雖不是親生，却個個都非常親熱。夫人走到東，他們也就一窠兒跟到東；夫人走到西，他們也就一窠兒跟到西。夫人竟像老母雞領了一隊雛雞似的，幾個小的，還要拖着夫人的手，抱着夫人的腿，露出依戀的嬌態來。稍大的幾個，便去採了幾朵鮮花，和一些嫩草，紮個花球兒來給夫人看。夫人摸摸這個的臉兒，撫撫那個的頭髮，竟有些應接不及。在田、玉瑛、拂塵、德樞四人，雖也都在隊裏，却都長大了，做不出這頑皮的腔調來。所以只靜靜的在夫人旁邊，不過暗地裏大家互相偷看着。有時眼光接觸了，各把頭急忙紐轉，好像害羞似的。那知臉上早已一陣陣的熱起來，心裏也怦怦的跳起來。好在月光下，大家只辨得出一個模樣兒，還沒有什麼要緊。若在日中，不知道他們要飛起幾朵紅雲哩。這時候內外電燈點的雪亮，如入不夜之城，又加天上的月亮，也分外來得清澈，也像到園裏趕熱鬧似的。夫人便叫王成把斗香點着，又把所有蠟燭也都燒着，一座斗香，煞時變了

火樹銀花·非常好看·大家都走到斗香旁邊·肖僧已叫小工把斗香四週·打了木椿·用繩子擡住·當做柵子·防小孩子們不懂事·跑去弄火·弄出事來·于是大家就在繩柵外面圍着觀看·看了一會·夫人叫他們隨便到各處去玩玩·一般活潑潑地的小兒女·便跳跳蹦蹦的都散開去了·在田玉瑛拉着手·也正要別處去·夫人忙叫着他們道·什麼你們兩人管自己去了·也不邀着拂兒德兒同去玩玩·你們真清高·連朋友也不要的·說着朝他們一笑·接着又說道·今天的天氣多麼好·月亮又多麼亮·真所謂月白風清·你們不要錯過這種良宵美景·一年之中·除出元宵佳節·要算中秋最有幽趣·你們難得今天會見·應該大家談談心·細細的賞玩一番·庶不辜負這良夜呢·說罷·哈哈笑起來·這時稚清夫婦及時姨太太·聽夫人說得滔滔不絕口·早已立在後面聽·夫人笑着回轉頭去·正與時姨太太碰個正着·竟接了一個吻·於時大家更狂笑起來·夫人又帶笑說道·時姨太太滿面都是肉·又嫩又香·難怪好福氣·今天的團圓節·我和你卻先應了·這也算給他們做個預兆·說罷·仍不住的笑·兩只眼却釘在在田等身上·在田等倒被夫人看得難爲情起來·各把頭低下去·德機却很見機·趁他們大笑的時候·早已暗暗溜走了·此時已有一更光景·究竟是秋涼天氣·有些涼颼颼的·夫人問在田等覺着冷嗎·在田等回答道·不覺得冷·夫人就叫他們去隨便走走·一面叫稚清夫婦·照管

斗香以及一羣小孩子自己招呼時姨太太進屋裏去坐。時姨太太見了屋內排列的古董。外面多沒有見過的。就一件一件指着問夫人。其實夫人也多不知道詳細來歷。就叫王成去請肖僧來。不一會肖僧來了。一路笑進來。口裏還說着古怪古怪。夫人問道。你看見什麼物事古怪。肖僧道。我打從四面廳走過。只見兩個人在那裏低聲談話。我偷偷一看。乃是在田和拂塵轉過後面。又是兩人却各不相顧。呆呆坐着男的顯出欲言不言的神氣。女的只是不睬。什麼這兩個一見就生情。居然談起心來。那兩個却像泥塑神像。你想古怪不古怪。夫人生性瀟灑。有時高起興來。插科打諢。無所不至的。聽了肖僧之言。又高興起來。拉了時姨太太的手道。我們且私下去看看他們。這兩對陌生情人。羞却却的行動。定有可觀咧。時姨太太道。你既有心做美。何必去打斷他們的情話呢。夫人道。不是不是。我們不過在暗地裏偷看。那個去攪擾他們。說罷硬拉了就走。直向四面廳走來。遠遠望見兩個人頭碰着頭。廝坐着。唧唧噥噥的說話。夫人正放輕了脚步走去。那知時姨太太忽的立住了脚。把夫人用力拉住道。啊呀。你看這並不是我們的拂兒。方才周先生大概看錯了。夫人被他一說。仔細望去。果然不是拂塵。却是玉瑛。倒呆了半晌。再轉過去。那知那邊並沒有人影。夫人心裏忖道。肖僧方纔不是說過有人麼。什麼此時就不見了。又走了好多步。方遠遠望見荷花池邊搖搖曳

曳有個人影似的。在那裏走來走去。時姨太太眼快。說是一個男人。再近前去。方知乃是德樞。背着兩手。忽而仰頭。忽而低首。在池邊踱來踱去。夫人待走去叫他一聲。轉思又覺不妥。回身轉來。見拂塵手托着腮。斜倚着身。在假山背後。獨自坐着。夫人心裏非常納悶。不知何故。他一人在此。便仍拉了時姨太太回到屋裏。肖僧正在那裏整理古董。夫人道：「你方纔走來。看錯了人了。」那談話的一對女的。不是拂塵。却是玉瑛。肖僧道：「決不會看錯。他們一對一對的坐着。」夫人暗忖道：「這真奇了。在田既然正和拂塵談話。何以又去和玉瑛談心。若是他們沒有情。就不會在一起談話。既有情了。何以忽而又走開。莫非他倆鬧了意見。把話說翻了嗎。」倒叫我如在五里霧中。再看拂塵獨個兒坐着。確像遇着失意的事情。大概他們是負氣走開的。剛要和時姨太太商量。只見外面跑進來一個老媽子說：「請太太到船廳裏用點心。」夫人就命老媽子到四面廳去叫在田等來吃點心。自己和時姨太太先走到船廳相等。不一會。四個人都來了。夫人細看各人的臉色。都是雙峯緊鎖。像有許多說不出的心事。夫人要問。却又無從問起。大家默默不作一聲。吃完點心。已經三更時候。桃園裏的斗香已經燃至上層。夫人便領着衆人。仍來到桃園。閑走了一會。只聽得必必卜卜。忽喇喇像戰地的鎗聲一般。煞時火星四射。滿天火花。夫人忙回頭去看。究竟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海上大觀園 第五十八回

一二

頑民曰。夫人專喜做撮合山。凡青年男女之俊秀者。一經見面。卽欲強爲配合。確是快人快事。道士說法。暗藏道機。深含哲理。彌足耐人尋味。不得以方外人而少之也。

費去一千數百元之巨值。而紮此無謂之斗香。若散之貧窮。何等受惠。雖屬豪興。亦糜費也。不足爲訓。

情之變幻。最難捉摸。雖大智者亦不能窮其究竟。此四人之情。亦無非變幻中之一部耳。

第五十九回 賢夫人釋兩造疑竇 小悟空攬一校教權

話說夫人領了衆人正在步月賞玩。那知斗香却已燃到上層。燒着火線。煞時間。四週的流星火炮。一齊着火。火星飛處。真似點點流星。飛去足有數十步遠。流星放完。火筒的火線。早已引着。頓時火花四射。梅蘭竹菊。樣樣都全。花兒葉兒。五光十色。煞是好看。足足半個多時辰纔完。頂上一層的西洋烟火。却又發作了。那西洋烟火。不比中國製造的。只能發火花。還可以把各種東西。藏在裏面。當時引着了火線。只聽得刷的一聲。一顆火星。直向天上飛去。接連又是兩顆。一剎那間。那幾顆火星。變成了綠的。青的。白的。三色。火星消滅。半空中又飄出三張旂。兩張是英國旗。一張是中國五色旗。飄飄蕩蕩。欲下不下的飛舞。下面看的人。個個說好極好極。停了一會。第二批烟火又來了。接連四批。內中花草鳥獸都有。而且在半空中像活的一樣。等看完烟火。夜已很深。大家不便回去。只好住在園裏。夫人將在田交肖僧領去。外面去睡。玉瑛和拂塵母女都睡在上房。安排停當。夫人覺得非常疲倦。也就睡了。直至第二天。已刻纔起來。這時候拂塵母女和玉瑛也都起來了。梳洗畢。用過點心。夫人將時姨太太叫進自己房裏。輕聲說道。你看王在田的人品如何。時姨太太道。人品不能說他不好。不過他的才學不知如何。夫人道。要考他才學。也不難。說着。就命老媽子去請王少爺。只

見別一個老媽子來說外面王少爺來請早安。夫人道：好極。我正請他，你就去請王少爺進來。我有話對他講。不一時，在田進來。夫人道：我聽說你會做詩。昨日這種盛會，你去做幾首詩來，點綴一番。在田心裏明白，是要考他才學。口裏却推說不會。胡謔出來，恐反被人家見笑。夫人道：不妨。你去做來。在田只好去做。夫人原不知詩，因為平日聽得詞曲裏常有結親考詩的故事，所以叫在田做詩。當下夫人對時姨太太說：昨天夜裏，他等四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去問你的令媛，也好使我明白其中道理。時姨太太答應，走出去叫了拂塵進來道：你把昨天夜裏的事說給乾娘聽。拂塵却含羞作態，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要說又不說，手裏拈着衣角不住的展盪。夫人道：你素來很大方，今天什麼不說。拂塵被夫人逼不過，只得說道：昨夜乾娘和母親進了屋，我們四個人信步走去，到了四面廳。那姓王的叫了我一聲妹妹，又接着說：今夜月色很是皎潔，我們何不坐在欄杆上談天。當時姓黃的和玉瑛姊轉到後面去了。我和姓王的坐在那裏，一時也想不出話來，呆坐了半晌。姓王的先問我道：妹妹今年有多少貴庚，也會進過學校嗎？我也就老老實實的回答他。姓王的說：我見你覺得非常投機，恐怕妹妹却要嫌憎我，如蒙不棄，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倒很多呢。我說：你未免太謙了。像我這沒有智識的人，正想找個熱心的朋友指教，或者能說得點益處，承你的謬愛。我

們做個朋友。請你常常指點我。我們剛說倒這裏。後面玉瑛姊就叫在田兒叫了三四聲。竟走過來了。於是我就走至假山後面坐着。心裏有些猜疑。言猶未了。夫人急攙言道。你不要狐疑。他們倆因素來認識。自幼就在一起。所以覺得親熱。都是讀書明理的人。斷沒有越軌行動。拂塵不響。總是滿肚的疑惑。只見在田手裏拿了一張雪濤箋。走進房來。拂塵退出。夫人把箋接在手裏。和時姨太太同看。時姨太太是不識字的。只見紙上一橫一豎的墨跡。夫人也是一知半解。夫人便把這箋交老媽子拿去給肖僧。再叫肖僧送到費先生處。請他批評。等了一會。肖僧自己拿了這箋進來說。很好。說完。放在桌上。又出外去了。夫人把詩箋交給時姨太太道。你帶回去。請你家老爺去過目。到底好不好。過幾日慢慢再說罷。夫人本來一團高興。有意作成他們。那知各人都是懷疑不決。倒有點冷心下去。當時已經中午。夫人就同他們母女倆在上房吃飯。吃完。又閑談了片刻。時家母女告辭回去了。夫人暗忖。這方面如此。不知道德樞心中如何。就命老媽子去叫王成。到學校叫德樞退了課。進來。老媽子依言去了。夫人却覺得懶洋洋的。不大適意。就斜倚着在沙發上休息。那知因昨夜失眠。精神疲倦。竟在沙發上睡熟了。一覺醒來。已是將晚。仍獨自坐着。心裏替在口德樞籌劃過禮儀式。忽聽得壁上自鳴鐘。噹噹的敲了六下。暗想德樞何以還不進來。就叫一個老媽子來問道。

黃少爺來過沒有。老媽子道：「不是那天被阿三捉住的王少爺嗎？沒有來過。」夫人道：「不要瞎說。我問你學校裏的黃少爺，老媽子纔會意道：『早已來過了。』因太太睡着，不敢驚動。黃少爺也就走出去了。」夫人道：「你去請他來。」老媽去到外面，見錫芷正閑坐着，就傳夫人的命，叫錫芷去請黃德樞。老媽子等候德樞到來，陪着走進上房。夫人見德樞來了，問道：「你吃過飯嗎？」德樞道：「還未。」夫人道：「你就在此地吃罷。」此時天色已漸黑暗，夫人叫丫環把電燈開着，再叫老媽子開出飯來。夫人命德樞在下面坐，再去叫了肖僧三人同吃。夫人吃完飯，丫頭們把烟盤鋪好，肖僧伴着夫人吸烟。德樞就在外面走，心裏担着虛驚，不知叫我來爲着何事。若是爲了那話兒，倘使乾娘問起來，怎樣答呢？我看這位玉瑛小姐，才貌雖好，行迹却似可疑。若真有尷尬的事，豈非被人家笑話一世？我德樞也不要再在人面前說響話了。若不答應，豈不負了乾娘一片好心？真覺得左右爲難。走來走去，兀自胡想。原來昨夜在荷花池邊發獸似的走，也爲的這一層。總想不出一個兩全之道來。忽聽得夫人在房裏叫德樞，德樞急忙進去，站在夫人面前。此時夫人已坐在一張雙人沙發上，肖僧却已出去。夫人道：「兒，昨天看見的玉瑛，你心裏對不對？我因爲很歡喜你，所以時刻替你留心，要給你配一個面貌標緻的學問高超的女子。又要門當戶對，我看玉瑛才貌都不惡，他家裏又好，和我也很有感情。這一

頭親事。我想作準給你配了。可算最好沒有。這是我一片婆心。你家裏兩老也決不會反對。德樞被夫人這樣說來。要不答應。更辦不到了。就順口說道。乾娘主意。斷不會錯。我也感激乾娘的恩惠。不過玉瑛小姐……說到這裏。却咽住了。夫人道。你有不願的地方。儘可直說出來。我再替你仔細考量。德樞道。玉瑛小姐和王在田非常親愛。乾娘總也看得出。他倆同走的時候。總要拉着手。並着肩。我想這是終身的事。總須再行考慮。緩緩的辦。爲是。夫人道。我早知你的心事。可見你的心細。智足。好孩子。你不說。我也要對你說的。這位玉瑛小姐。和王在田從幼就要好。兩家父母早有心給他倆配姻。後來被一個老道士說破。說他倆的命。不能配爲夫婦。朋友之交。倒有四十年。故作罷論。這玉瑛小姐。真是冰清玉潔的千金。在田也是誠實的君子。都是讀書明理的人。那裏會做下流的事。他倆的親熱。不過是弄慣了。非但現時拆不開。而且將來就是嫁了你。也得兩家往來呢。你不要胡想。冤屈人家。你是我的好兒子。難道肯把不規矩的女子來害你嗎。只因我的生性古怪。歡喜看一對一對的小夫小妻。覺得非常有趣。我作主配合的。已經不少。你看他們都是非常美滿哩。德樞靜聽夫人說着。立在前。不作一聲。夫人接着又說道。你也不必疑心。只要玉瑛才貌合你的心意。其他都由我担保。決不致害你。將來你總會知道的。就相信我的話了。夫人心裏原因。德樞是他培

養大的。所以硬要作主。拂塵。却不過掛名乾女兒。所以不使硬勸。當下夫人把話說完。命德樞回校去睡。夫人又抽了幾口烟。誦了幾遍金剛經。也就睡了。第二天。夫人把以前的事。都詳詳細細的告知了肖僧。肖僧道。夫人的用心。真合着替上天好生之德的一句話。夫人道。說雖如此。不過我却不便出面做冰人。還要另請兩個。你想請那個好。肖僧道。不是親信的。也不便去勞動。本來可以去請郭稼孫。他却有了年紀。又不住在校裏。除了他。只有孫伯約。脾氣極和善。而且知趣。辦事極認真。從前也曾做過幾任官。很有來歷的。夫人聽肖僧說的這般好。順口說道。既如此。就請他罷。但是一個不穀。必須成雙。還得再請一個。肖僧道。那只有費軼羣了。夫人道。只好請他了。我擬九月間過禮。你出去先把兩個媒人去請好。到那時。免得匆迫。肖僧出去。尋着孫伯約。把夫人的意思。和自己推舉的話。一一說明。伯約一口應承。如奉綸音。還說將來關於筆墨事件。我也都可以幫忙。肖僧再和費軼羣說過。軼羣以情不可却。只得勉強應允。這且按下。單說伯約自從得了這道差使。知道肖僧已經被他收服。并以爲夫人也信用自己了。趁此時機。正可長驅直入。放點手段出來。弄點好處。想來想去。學校內除教務長可以攬權外。其他職位。就是有旋乾轉坤的手段。也辦不到。可是費老先生平常做事。都是按步就班。並沒有錯處可尋。而且在此地資格比我老。何能取而代之心裏總想不

出一個計較來。原來這位孫伯約平生所擅長的，就是吹牛拍馬。他說起謊話來，圓滑流利，能使人不起疑。奉承的手段，可算得天下無敵手。當初進園的時候，就抱着橫行大觀園的志氣，所以進園之後，慢慢的先把肖僧迷倒。當神明的敬肖僧，却預備要當猴子一般耍的。肖僧那裏是伯約的對手，識得透伯約的拳法呢？但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伯約進園不到幾個月，別人就把小孫悟空的頭銜送給他了。都說比從前老猴還要利害。一般好事的學生，有時還套了過昭關的戲調，唱着去了一孫又一孫。偷完仙桃快掘根的句子。伯約有時聽得，只好假裝不知。暗暗記在心裏，面上可不一露一點形式。有時肖僧到校裏來，伯約看見了，就過去閑談，說長道短。說到文學，經史子集，朱子百家，句句吹牛。講到教徒授課，什麼講解詳明，認真批改，還要拿出他所教的學生課卷，給肖僧看。自己從旁指點道：張生虛字不通，李生字體不整，王生文法不熟，錢生典故不知，都經我教授後，纔有點進步。所以當教員的，若草草塞責，把人家的子弟貽誤，真是大罪過。肖僧當面很贊揚他幾句。伯約又把從前在任時，審理命案的精明，管理地方的週妥，上司如何器重自己，以及行動如何威嚴，民心如何服帖，滿天大話，說給肖僧聽。肖僧信以為真，非常看重。從此入伯約的掌握了。凡是伯約遇着肖僧，必放出擒縱的手段去奉迎。有一天，肖僧在校裏看功課，伯約特別殷勤，總說學生不好。

自己如何認真。而且還說某教員無學問，全是敷衍。某教員專會抄襲，都是有名無實的人。連提拔自己的費先生，也說是東抄西襲，拉雜成篇。肖僧當面稱贊伯約辦事周到，教法嚴肅，確是有經驗。有學問的人，伯約聽了，更覺得意洋洋。同事中却多看他不起，而肖僧獨相信他。後來日子久了，狐狸尾把漸漸顯出原形來了。肖僧和他却更親近了。校中的教員，有幾個都比伯約有學問，大凡有學問的人，心志總是驕傲的多，不肯下氣於人。肖僧對校中教員，素來很敬重的。那知來了這位博學孫先生，竟肯低首下心去恭維肖僧。肖僧那得不另眼看待他。這天合是伯約的命運來了。伯約欲從校裏走出，却兜頭見廚房裏的胡媽，手裏拿了幾個破瓶，幾只破碗，直向校門走來。伯約問他來做什麼。胡媽氣吼吼的道：「我去尋費先生，這樣沒規矩，我實在做不下去了。」伯約道：「到底甚麼事，不妨先和我說明白。」胡媽道：「學校裏的學生，越弄越不好了。他們那裏來讀書的，簡直來做賊的，再不防養着一學校的賊，還要掛着學生的牌子，說着，又要走進去。」伯約道：「究竟學生偷了什麼東西？」胡媽道：「他們這班學生，退課以後，看我不在，就都到廚裏來偷冷飯，冷菜吃。有時沒有剩菜，就把醬油麻油拌飯，吃得精光。甚至夜裏有許多學生，到廚房裏發火炒飯燒柴。他們吃過都一哄而散，把廚房弄得翻江攪海，假使火星落在草堆上，恐怕還要失火咧。今天幾個學生，又來偷吃過了，而且

把這些東西打得滿地。厨頭阿六和我鬧得不可開交。說我管理不周。這種情形。我實在再幹不去。所以我去告訴費先生。他是教務長。怎不來管管。伯約聽完胡媽的話。一手把胡媽攔住。心中暗喜。我何不用這個計劃。借刀殺人。我也不耽干係。趁此把費軼羣推翻。就輕輕的對胡媽道。你去對費先生說。也是枉然。這般學生。那個去怕他。還不如到上房去告知院長夫人。或者生點效力。胡媽不知好歹。被伯約一說。心裏自忖。這話不錯。就轉身向上房走去。這裏孫伯約還一個人立着呆想。籌劃他的計策。正在想得出神。突然背後一聲叫道。伯約。你不去嗎。一人立在此地做什麼。伯約被這一聲。方把遊魂收歸。回頭來看。是郭稼孫。忙道。稼孫。你回府去嗎。稼孫道。是的。兩人點點頭。稼孫緩步出園去了。伯約見了稼孫之後。却添出一重愁悶。若姓費的果然攙走了。要防郭稼孫繼下去。這位郭先生。原是肖僧乾親家。又是個老名士。資格着實不淺。伯約想到這裏。不禁心慌起來。要想法子也攙出他。然斷沒有像姓費的容易。只好慢慢的再作計較。再說胡媽走到上房。夫人正和肖僧穉清夫婦在一起打麻雀。胡媽走一步。挨到夫人身邊。兩手擎起。那些破碗。給夫人看。夫人問道。你拿這些破東西來做什麼。胡媽便一五一十。把前情說了一遍。夫人聽了。把牌一推。問肖僧道。原來學校內。這等腐敗。要這許多教員何用。你平常難道不去查察的嗎。這個費先生也太糊塗。

了何以不去管束。任他們這樣胡行。一面安慰胡媽道。要添補的物件。你可以到帳房裏去領。這班學生。我交代出去。以後再不准如此。胡媽諾諾連聲去了。此時四圍麻雀已經打完。夫人叫稚清夫婦。肖僧同在上房吃飯。夫人對肖僧道。你去和費先生說。叫他管理要嚴。不要放縱他們。弄出事來。肖僧吃過了飯。出來就到校裏。走到軼羣房裏。軼羣見肖僧這時進來。必有事故。立起來。請肖僧坐下。肖僧道。管廚房的胡媽。也會到你這裏來過嗎。軼羣道。沒有。肖僧遂把以上事情述了一遍。軼羣道。我近來精神不好。實在管理不週。雖則格外查察。總有照顧不到的地方。肖僧道。你既精神衰敗。照顧不到。也是難怪。我另外派人來代你如何。軼羣毫不疑惑。順口說道。好極好極。我正可脫却仔肩。請你就派別人罷。當下肖僧出來。到自己臥室裏。想來想去。園裏實在沒有相當的人。可以當這職務。且待明天和夫人商量了。再定方針。這裏伯約早已將內中情形。探聽明白。心裏非常快活。第二日到帳房裏來會肖僧。肖僧道。你好早呀。伯約道。我們做事的人。怎能享福。昨天胡媽來告訴我。學生常到廚房裏去吵。確是不成體統。我想應該很很的約束一下。若是由他們去吵。將來還了得。非但給他們來受點教育。反要害他們了。肖僧道。你的話不錯。你有什麼好法子。伯約道。不外乎嚴格對待。認真辦理八個字。不過這些當教員的。都是得過且過。規則就是很嚴厲。那個實事就是的。

認真去做呢。肖僧道：你既如此說，想必很有作爲。我想教務長這一席，就煩你担任。不知你肯不肯多費點心。伯約聽了，直喜得心花怒放。外面却裝出躊躇不決的樣子來道：怕我吃不住呢。肖僧道：不要客氣。你如答應了，我就和院長夫人去說。另送關約，辛俸每月七十元。我想你資格很老，不必狐疑了。決定如此罷。伯約聽肖僧誠心勸他，纔答應下來。心裏的快樂，好像乍膺九錫一般。當下肖僧同伯約走到帳房裏坐下。肖僧自己到上房裏去了。過了一會，肖僧走出來，仍邀了伯約到學校裏，請出費軼羣。肖僧把事實說明，命軼羣把各項文件表冊移交給伯約。當面送過關約。肖僧又寫了通告，從此伯約在校裏做教務長了。費軼羣交卸以後，肖僧就請他專在帳房裏辦文牘，與學校脫離關係。且說伯約自從授任教務長，果然實行整頓，發了許多通告，訂了許多規則。如有不遵，立行革斥。又因學生退課後，要到廚房偷冷飯，命木匠把廚房用板壁隔開，進出門戶，平時用鎖鎖住。除開飯外，不准私啓。教員中有和他意見不合的，藉由解約。因忌着郭稼孫，把稼孫的同鄉老友先來開刀。第一個犯煞星的是周貽生。在校裏做管理員。伯約肖僧說他管理不週，辦事不力。當時辭復。次之就輪到潘子明。子明在校裏當印刷員，專印講義。也因為杭州人，所以伯約也把他開缺。稼孫却因肖僧的乾親家，不便動他。但也時刻尋他的錯處。這麼一來，學生却不敢到廚房中去偷吃。

因此胡媽非常感激伯約。說他像個教務長。常在夫人面前。讚賞這個教務長真好。一般學生被他管得談天也不敢高聲大氣。有時這些學生在操場亂吵。見孫先生來了。好像耗子見了貓一般的服貼。像這位孫先生。纔算有規矩。有威嚴。夫人原不知伯約的行藏。聽得胡媽口裏說得活靈活現。也有點相信。歷任教務長。要算孫先生纔有教務長的資望。伯約知道院長夫人也借重自己了。因此更加做出面子來。甚至用竹板責手心。雷厲風行的約束學生。其實都是騙騙肖僧。在學生何嘗受着進步。肖僧却相信他到十分。常在夫人面前說伯約辦理得法。這天肖僧正和夫人講起伯約。忽老媽子來報。時姨太太來了。夫人剛立起來。時姨太太已經走進來。雖面上裝着笑容。却露出一股怒氣。究竟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考詩選塔。夫人却從詞曲上得來。甚矣小說感人之深也。

天下之路。以情場爲最狹窄。稍涉猜疑。風波卽起。此兩雙小夫婦。一入手。卽有空穴來風之感。入後。仍得團圓。不可謂非難得矣。

夫人諄諄勸解。不惜舌敝唇焦。具見婆心。

拂塵德樞。各懷猜疑。而所疑之目的不同。

小悟空對於肖僧則諂。對於常人則驕。此實沾盡官場習氣。宜肖僧之入其彀中。然而衆人則深唾棄之矣。

軼羣既取小悟空爲首列。不能不譽其才。而小悟空則專營其短。謂其筆墨專抄策府統宗。子史精華。寃哉軼羣。然以實力而論。小悟空之筆墨。不及軼羣遠矣。

海上大觀園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開誠布公暢談衷曲

問名納采喜結朱陳

話說夫人請時姨太太進來。在沙發椅上坐下。先談了幾句家常話。老媽子端進茶來。夫人問道。今天拂塵小姐何以不來。何不帶他同來玩玩呢。時姨太太道。我正爲着小女這幾天連肚子也要氣破了。天天和我嘔氣。夫人道。爲什麼事。他害你陶氣。我素來知道拂塵的脾氣很好。對人總是笑嘻嘻的。非常和氣。什麼會變了舊樣。時姨太太道。就是爲了親事。夫人道。他的意思。不歡喜王在田嗎。若是他一定不歡喜。倒也不能勉強他。時姨太太道。他並不是不歡喜。不過就是疑心王在田別有所愛。那天你老人家和他說了許多。他還是不相信。天天和我吵。若是要過禮。還得他自己先試探姓王的情形。纔可定局。現在他決意不要我作主。說是終身的事。不得不格外小心。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迫我和你老人家來商量。替他想一個法子。可以和姓王的常常見面。夫人想了半晌。緩緩的道。看不出拂塵年紀雖不大。主意倒很老到。我既然給他們介紹在先。像戲園子裏做戲。已經開了場。也只好做下去。拂塵既是這樣主意。就照他的主意做去。可叫他住在我這裏。再把在田接來。同在園裏。他倆總可以有見面的時候了。時姨太太道。你老人家真是一尊大慈大悲的觀世音。普救世人。給青年男女作成對兒。他們就超脫苦海。而登樂境了。也算功德無量。夫人道。你又要挖苦

我。了。這。也。是。我。的。怪。脾。氣。無。緣。無。故。偏。喜。管。這。宗。閑。帳。人。家。也。不。來。託。我。我。却。常。常。替。他。們。打。算。時。姨。太。太。道。你。替。他。們。費。了。心。還。要。賠。錢。在。人。家。確。是。辦。不。來。夫。人。道。原。是。呀。我。的。心。思。只。要。他。們。都。能。成。家。立。業。也。不。要。他。們。孝。順。親。熱。只。要。他。們。有。良。心。不。忘。記。我。就。是。時。姨。太。太。道。好。心。必。有。好。報。那。個。敢。忘。你。的。大。德。你。老。人。家。將。來。不。須。得。愁。寂。寞。了。兩。人。說。說。談。談。時。候。不。早。時。姨。太。太。要。回。去。夫。人。硬。留。住。他。吃。了。夜。飯。去。時。姨。太。太。推。說。出。來。沒。有。交。代。所。以。馬。車。還。在。外。面。候。着。一。定。要。去。夫。人。留。他。不。住。只。得。由。他。回。去。兩。人。約。了。日。子。去。接。拂。塵。夫。人。送。至。門。口。叫。一。個。老。媽。子。攬。了。時。姨。太。太。到。園。門。口。踏。上。馬。車。馬。夫。加。上。一。鞭。一。煞。時。車。聲。麟。麟。的。去。遠。了。時。姨。太。太。回。到。家。裏。把。夫。人。的。話。對。拂。塵。說。了。一。遍。拂。塵。也。不。則。聲。坐。着。呆。想。只。見。小。婢。春。梅。手。裏。拿。了。一。封。信。笑。嘻。嘻。的。進。來。走。到。拂。塵。面。前。就。把。信。給。他。說。是。差。人。送。來。的。還。要。等。回。件。拂。塵。把。信。接。過。一。看。信。封。上。寫。着。拂。塵。小。姐。親。收。下。面。署。着。王。手。緘。拂。塵。觸。動。了。心。兩。只。眼。睛。瞪。了。半。晌。春。梅。在。旁。催。着。道。人。家。在。門。口。候。着。呢。拂。塵。纔。立。起。身。到。書。桌。邊。寫。了。來。件。照。收。四。個。字。下。面。又。寫。了。時。條。二。字。交。與。春。梅。去。了。拂。塵。仍。回。到。原。坐。搖。椅。裏。把。信。折。開。看。了。又。看。心。裏。頓。時。疑。惑。起。來。再。拿。信。來。仔。細。審。視。筆。法。非。常。秀。麗。不。過。寫。得。很。是。草。率。時。姨。太。太。見。拂。塵。拿。着。信。紙。發。呆。一。會。兒。又。閉。着。兩。眼。似。在。深。思。不。知。這。信。到。底。

是那個寫來的。又不知信裏說些什麼話。再也耐不住。便問道。這信是那個寫來的。你把信裏的話。讀給我聽。拂塵把眼張開。看着他娘。哼了一聲。把信擎着。緩緩的讀出來道。

拂姊愛鑒。未晤久矣。渴念殊殷。綺思霞想。盤旋腦際。何日再能聚首。實有不可預卜者。余日來偶感小恙。蟄居益覺無聊。意欲屈尊叙談。藉遣寂寞。又不敢重勞玉趾。美人一方。情不自已。如何。姊前攝有芳影。敢乞惠賜一幀。畫裏真真。伴我孤獨。亦足以療相思。秋風多厲。希自珍重。草此。即請

粧祺。

王手言。

拂塵讀完了信。時姨太太道。這是姓王的寫來的嗎。拂塵道。什麼不是。我和他僅一面之識。他就寫這種信來。可見他的輕薄。而且還向我索照片。真是豈有此理。時姨太太見拂塵非常動氣。忙勸道。男人家每每如此。也算不得輕薄。已經和你見過面。而且罕夫人正在說媒。他寫信來討照片。還算正道。有許多人一面不識。也常常寫信去。給這些女人們的。拂塵聽了。也不理會。只顧自己思量。停了一會。忽高聲道。不對。不對。他和我纔相識。就有這等行動。那他和玉瑛天天見面。更難免……噫。還要騙我。這種人也有資格和我作偶。直當作兒戲了。我自有主意。時姨太太在旁聽他自言自語。

有如夢囈一般。怕他這樣下去。要瘋顛了。忙走過去勸道。乖兒子。你要想得開一點。不要煩悶。自己尋苦。我決不勉強你。拂塵仍不理睬。把信向袋裏一塞。立起身。到自己臥房去睡了。過了幾日。夫人坐了汽車來接。拂塵就隨着到園裏去住。夫人把在田也去接來。夫人屢勸拂塵不要過於固執。有許多事。只好含糊一點。若是認真起來。找遍天下。也找不着一個稱心的人。像在田的人品和學問。也着實過得去。拂塵終是含糊答應。後來被夫人勸不過。竟把那封信拿出來。給夫人看。恨恨的道。這種輕薄人。我和他見面都不情願。更不要提前事了。夫人笑道。你誤會了。你說在田輕薄。也有道理。但是依我想來。這更足見在田鍾情於你。並非別有所愛。他若是另有情人。決不會寫信給你。你去仔細想想。我的話錯不錯。拂塵被夫人說破。心裏有點明白過來。低着頭沉思。夫人因爲自己不肯倒霉。既然給兩人做媒。外面人也多知道了。若是中途不成。面子有點過不去。所以橫想直說。要把拂塵的疑心剖明。暗地裏交代釋清的妻子。陪着拂塵到各處去玩。若是遇見了王在田。你就避開。讓他們去談天。又把在田叫來。夫人問道。你寫信給拂塵。是何意思。你怎麼這等冒失。雖則我給你介紹。你也應該放穩重些。在田聽夫人說了一大篇。真是悶在鼓裏。一句也不懂。張開了嘴。不知如何回答。夫人看他的傻模樣。很是好笑。又道。你也該知道冒失了。在田道。我沒有寫過信。這事從

那裏說起。誰人惡作劇。從中播弄是非。夫人此時心裏倒也迷惑起來。有點莫名其妙。轉想大概王在田心裏已經懊悔。所以不認。夫人也不去深究。當下告知他拂塵的意思。並把自己費盡心思。都爲了你們的話說給他聽。在田出來。心裏躊躇。本和玉瑛十分要好。却被命裏限定好事難諧。現在弄得兩面不着實。若時家小姐疑心不釋。這事就棘手了。別的不打緊。罕夫人這一片熱心。叫他面子上如何過得去。一個人胡思亂想。信步走去。在一株柳樹下立定。遙遙望見兩個女子。也向這裏走來。在田晴定細看。一個是穉清夫人。一個就是正在想念的時拂塵。那知拂塵眼快。早已看見在田。兩人本向這邊走來的。此時却轉向別處去了。穉清夫人硬拉他仍向原路走來。走到半路上一個亭子裏坐了。在田全神貫注的。看着過了一會。穉清夫人走出亭子。轉向別處。在田却不知不覺的望亭走來。見拂塵低頭坐着。在田就跨上一步。輕輕叫聲妹妹。拂塵待理不理。慢騰騰立起身來。點了點頭。就回過臉。望着外面。在田接着說道。罕夫人對我說。我會寫信給你討照片。我雖愚笨。斷不敢冒瀆至此。這信的來因。難免有人忌我。使用離間方法。請你不要誤會。我是久仰小姐的才華。現在承罕夫人的介紹。即使你不疑忌。我也自慚形穢。然既各有心。何妨相見以誠。消除一切隔膜。卽有開罪之處。要請格外原諒。說罷。立着不動。拂塵聽他言詞婉轉。心裏忖道。照此看來。倒冤屈他。

了。居然輕啓櫻唇說道：這信我現在還保存着。既非閣下所寫，暫且擱起。不過我有一個問題，你對我的情是否純粹專一，並能否維持永久，因為閣下的學識儀表，都可使我滿意。不過很希望雙方情意融洽，大家享受天地間的快樂。若是有一方面意馬心猿，將來就難免產生惡果。在閣下四海爲家，本無什麼要緊。然而我們做女子的，却僅夠消受煩惱了。在田道小姐的話，我都領會。我自幼讀書，略知大義，負心人三字，實不敢擔承。至於像小姐的幽淑，人所共羨，得瞻芳容，已是幾生修到。寧肯棄金玉而再尋瓦礫，此屑請小姐不必牽懷。我原知小姐惠我至深，迴腸九折，煞費心機，無非爲我納入光明大道。此心感激，實較愛慕更殷。此後當專屬情於小姐，決不敢有二心。拂塵道：但願君言行一致，自保信守，卽是將來幸福之基。我素來尊重他人人格，君也是很有人格的人。幸好自爲之，在田聽到這裏，纔把心頭一塊大石放下。兩人默坐片刻，秋風一陣陣的吹進來，拂塵覺得冷，打了一個寒噤。在田忙去關窗子，拂塵道：可不必了，我們回去罷。兩人並着走出亭子，又走了幾十步，纔分路各歸各處。那知兩人正在講得濃蜜的時候，稚清夫人却躲在亭外，句句聽得真切。等他倆回去，稚清夫人也就悄悄的跟了回來，走進上房，將以前情形一字不漏告知夫人。夫人也暗自歡喜，因此又高興起來。索性叫汽車夫把玉瑛也去接來，和拂塵同住。起初拂塵看見玉瑛有點憎

嫌後來倒也熟了，都不介意。拂塵還時時留心玉瑛和在田的神情，覺得果然疎淡下去。那知德樞也是同樣注意玉瑛，看他很是落落大方，疑心也漸漸消滅。夫人也不去干涉他們，由他們去厮混。所以他們四個人非常快樂。有時大家在園裏空草地上鬥草遊戲，有時在屋裏叙談說笑。四個人竟成了知己。德樞因學校裏有功課，日裏不便出來，退課後他就來了。有一天四個人坐在草地上坐着猜謎，忽而飛來兩只蝴蝶，恰在玉瑛頭旁飛舞。玉瑛就舉手去撲，撲了個空。蝴蝶被他一驚，飛向德樞頭頂上。德樞也用手去撲，把蝴蝶驚到在田胸前。在田拿袖子打去，打個半着，恰落在拂塵懷裏。拂塵急把衣角揭起，將兩只蝴蝶兜住，不禁大喜。流波斜視在田，耳語道：「這也是將來的縮影呢。」在田點頭也笑嘻嘻的還看了一眼。德樞玉瑛不知道他倆說些什麼話。德樞還對拂塵道：「拂塵姊，你把兩只蝴蝶送給我，拿到校裏去做標本。」拂塵道：「得來正不容易，我要養起來的。」後來果養在瓶裏。四人中拂塵和在田格外熟識。玉瑛和德樞因為見面的時候少，而且玉瑛究竟心裏還有點痕跡。見在田和塵拂非常和洽，不禁想起前情，眼見得一個風流儒雅的人，被人家佔去了，難免煩惱。就是德樞的周旋，也沒有像在田的貼己。所以他倆雖常見面，然仍淡淡然。在田等三人住在園裏已經一個多月，大家都已火候純熟。夫人決定替他門在重陽過禮，算來日子已近。各方家屬都要

預備起來。但是還沒有去通告過。這天夫人對在田等。把這個意思說明。第二天就叫汽車夫把兩部汽車開出。夫人同玉瑛拂塵坐了一部。叫肖僧同在田坐一部。在田家裏就叫肖僧去說。夫人自己先到玉瑛家裏。把來意說明。再到拂塵家裏。照樣說了。四家喜事都在園裏舉辦。夫人把日子禮式都已交代明白。回園來了。再說拂塵回到家裏。書桌上擺着一信。與前者一樣寫法。拂塵拿了信問春梅。春梅道。這是前回送信來的人送來的。拂塵道。問是那家送來的。沒有。春梅道。是姓張的人。拂塵道。不錯不錯。原來是我的舊同學張麗王寫來的。那麼前回的信也是他寫的。可以釋疑團了。麗王二字。是他自己所取。故信上寫著王手言。隔了幾日。便是重陽佳節。這位夫人實在喜歡鬧。熟教四家人家都在他那裏過禮。替他們在四個地方鋪設起來。很是齊整。到了下午二三點鐘。門口馬車汽車絡繹不絕。來的客人王家最多。宣家最少。夫人坐了汽車。四處跑到。代他們過禮。過禮之後。每處只吃了一杯酒。就走了。到得晚間。又大擺酒席。慶賞重陽。玉瑛拂塵却都不肯來。夫人道。我這裏他們平常日子。跑得很熟。今天倒不肯來。裝起腔調來了。我定要他們來。我今晚這裏的酒席。也可說特誠爲他兩位新娘娘備的。叫汽車先到時家。走進去時。只有拂塵一個人在樓。即坐上。夫人道。好好。你竟不肯來。我多少不高興。卽一把拖住。拖下樓來。拂塵道。今天我如去。大家要注目。

的乾娘這邊人又多，實在難爲情得很。夫人道：「怕他則甚？你這個樣子，難道還擺不出麼？你又不是驕子駝子，大大方方的隨他們看去，又有什麼要緊？我一定要你去的。」拂塵不敢違拂，只得出門同上汽車。又到玉瑛家裏，玉瑛也是躲在樓上。夫人又是一把拖住他，同上汽車。玉瑛道：「乾娘太不諒我了。今天走去，豈不難爲情煞？」夫人道：「我因你們二人長得體面，正要人家來看看，你們兩個倒都裝起腔調來了。」拂塵又對玉瑛道：「今天乾娘真坑死我們兩人，停一會，這許多人調笑起來，豈不難當？」夫人道：「不要緊，你們只管落落大方就是了。」女子那一個不嫁人的汽車走得甚快，不一會，進得園來，有人看見，即在旁邊立着，讓車子過去。一面齊說道：「這兩位就是新娘子，還有好些人跟了進來。」拂塵玉瑛在車內聽見，雖然有些難爲情，肚裏却很得意。車子一直到上房的院前停下。稚清夫人迎了進去。園中許多人爭着來看新娘子，哄了一堆，好不熱鬧。又這個稱贊一聲，那個批評幾句。拂塵玉瑛如坐針氈，等到晚上坐席。夫人命在正廳左邊上面擺一桌，右邊上面擺一桌，其餘勻擺八桌，共擺十席。地方還是很寬空的。夫人又命肖僧去把兩個代媒費軼羣、孫伯約，并兩位新郎請了來，又加請一位善說笑話的郭稼孫坐在左席，肖僧作陪。上面一席坐着兩位新娘，靜蘭、慧蘭。同着夫人一位乾女戴麗娟作陪。稚清夫人代坐主位，左邊是新郎，右邊是新娘。夫人看了，好不開心。

這邊女賓桌上。稚清夫人最會說笑話。就在席上問拂塵玉瑛道。今天你二人起初何以不肯來。定要等我們祖太太來拖纜來。我心裏想你二位心裏實是高興來的。不過有點難爲情。幸得我們祖太太來拖。你二人心裏見情之極。拂塵玉瑛道。不要囉唆。你從前在學堂裏想稚清自己做新娘子的時候。大概是這個樣子的。稚清夫人道。我從前正是這個樣子。所以曉的你二位也同我一樣。到底是不是。拂塵玉瑛道。我們沒有這種思想。稚清夫人道。你們沒有這種思想。那不必講了。且向左半邊望望看。那邊桌上那一個最漂亮。拂塵道。孫嫂嫂這樣囉唆道。你真是可惡之至。玉瑛道。你再囉唆。我們要罰你了。稚清夫人道。怎樣罰法。拂塵道。罰你吃大碗酒。稚清夫人道。是了。就罰我酒。會罰過了酒。我發起酒瘋來。那格外要囉唆的說着。真個拿了一隻飯碗。篩了一碗酒。要吞下去。戴麗娟忙來搶他的碗道。吃不得太猛。吃了急酒。要醉的。稚清夫人道。這也顧不得了。兩位新娘娘要罰我。我怎敢不吃。拂塵道。你不囉唆。就不罰你。稚清夫人道。要我不囉唆。那你們二位須各罰一碗。我曉得你們二位都會吃酒的。我總算每人敬一碗。拂塵道。這你太兇了。玉瑛道。他如此兇法。我們幾時定要翻他的本。稚清夫人道。好好聽你們翻本。等得你們大喜的日子。那我率性大吵一吵。玉瑛這才覺得話說錯了。忙向他陪罪。請他不要見氣。今天務求照應一點。稚清夫人道。這纔不錯。我

告訴你。小姐們長得體面的。應該出出風頭。今天正是出風頭的日子。倒反躲了起來。豈不有趣。我可惜沒有二位。這麼長得好。如有二位的。這樣好看。遇着今天好出風頭的日子。赤了脚也要趕來。還要乾娘來拖壓。拂塵玉瑛齊道。要死呀。好粗蠢呀。今天你敢是發了瘋了。引得隔壁桌上聽見。都是哈哈大笑。稚清夫人道。你們說我瘋。我率性發瘋了。我從前曾看見一位張家小姐。遇着要出開了。自己出來邀客人。請那一班王家媽媽。李家婦婦。十五日過去吃喜酒。大家問他。吃甚麼喜酒。他便講吃我的喜酒。王家媽媽道。小姐十五大喜麼。他說是呀。十五是月亮團圓的日子。月亮要團圓。我們人也要團圓。請你們來吃一杯團圓酒。李家婦婦又問他。新郎幾歲了。怎樣的相貌。他又一五一十說了出來。說得天花亂墜。你想大方不大方。不像你們今天要這樣躲了起來。裝腔作勢。咧拂塵道。這些話我不要聽。都是你一張油嘴亂造出來的。天下沒有這種厚面皮的人。我不要聽。稚清夫人道。這却不算厚面皮。實因他家裏沒有人。所以只好自己邀客人了。玉瑛道。我不要聽。罷了。你嘴裏的象牙。不要再露出來了。這方面稚清夫人說說笑笑。正在興高采烈。那時男女四家。也在那裏擺酒。夫人各處應酬一下。也就回來了。先走到新郎一桌上。對費孫兩位媒人道。多勸新郎吃幾杯。又對郭稼孫道。你善講笑話。今天務要講幾個出來。大家大笑一場。又喚肖僧。你篩酒要

勤一點。這一席上都是好量。又對兩個新郎說。兩個乖兒子。多吃一杯。吃醉都不要緊。不要裝小脚。大家笑着應了。夫人又走到新娘一席上。稚清夫人剛剛說得起勁。見夫人來了。只得起身讓位。使自己來勸兩個新娘多吃幾杯。拂塵玉瑛不敢不吃。那方面費軼羣。孫伯約。又公推郭稼孫說起笑話來。未知郭稼孫說的是什麼笑話。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在田玉瑛太覺大方。不拘形跡。難怪拂塵起疑。

稚清夫人詞鋒之犀利。言語之滑稽。不讓石頭記上之王鳳姐。可愛可愛。

四家文定。都在園中舉行。洵盛極一時。而夫人之興。亦何其豪哉。

而此一班乾兒乾女。也不知幾生修到。竟得夫人如是之鍾愛耳。

稼孫欲說笑話。下回定有妙文。吾亟欲一觀之。

第六十一回 慶重陽西賓說笑話 守花燭後母出陰謀

話說左席上公推郭稼孫說笑話。郭稼孫道：且慢且慢。我們先行個快樂飲酒令。拿一百個銅元。隨手抓三五十枚。每人一二三四依次數下去。將筴擱在酒杯上。先擱一枝。輪第二次。擱第二枝。到第三次。下一枝。第四次。下第二枝。第五次。再上一枝。點到滿數。凡是筴子落下的。都要吃酒。筴子擱上的。不吃。這叫做快樂飲酒。肖僧道：此法甚佳。隨通知夫人。叫新娘桌上。和旁的桌上。都行這個令。又是容易行。又是口采吉。行第一次時。這邊剛剛輪到兩個新郎。筴子落下。那邊也剛剛輪到兩個新娘。筴子落下。全堂拍手大笑。第二次巧極。又是如是。費軼羣便說道：可見各人今天心裏。只有新娘最快樂。所以兩次筴子都是落下。大家聽了。又笑起來。這個令行了三四次。肖僧便要稼孫說笑話。并要說得響。教滿屋皆聽見。稼孫道：遵命。軼羣又囑道：講笑話不准罵人。罵人要罰酒的。肖僧道：這話很是。罵人要罰酒的。郭稼孫道：那我就講自己。如何。肖僧道：請講。郭稼孫道：當初內子嫁我之時。在門口喚進一個瞎子來算命。排八字。他說我們內人的八字很奇怪。夫妻可以同偕到老。兒女成羣。八字非常清高。極有福氣。不過到四五十歲時候。要同和尚睡覺。當時聽見的。都要打他嘴巴。瞎子道：你們不要如此。我算八字。無有不靈的。如到那時。不同和尚睡覺。而我尚還未死。我們儘

可到我家裏來打死我。我的內弟又在旁邊問道。既然要同和尚睡覺。怎樣說是八字清高。盲目道。八字實在清高。並無絲毫破綻。如有破綻。我倒不敢講了。大家也就讓他走了。後來到了四十八歲。內子果然同個和尚一頭睡覺。你們道和尚是那個。原來就是我。說罷。將帽子除下。露出一個和尚頭。用手敲兩下。大家笑得酒都噴出來。僧僧道。光復之時。不知中國添出了多少和尚來。大家吃酒吃酒。吃了幾杯。僧僧又道。這不算數。還要說過。郭稼孫道。好的。再說一個。我有一個朋友。名喚汪汝濟。這一天在家裏請三個朋友吃酒。都是家常便菜。大家都是至交。不拘形迹。吃得十分高興。忽發雅興起來。主人便說道。今天我們吃得高興。何妨行個酒令。三客道。即請主人發令。汪汝濟道。我們要說三個字同頭。三個字同旁。合攏成一句。要說得通。還要押韻。三客道。即請主人先說。如說得妙。我們賀酒。汪汝濟就說道。三字同頭大丈夫。三字同旁江海湖。走徧江海湖。方成大丈夫。三客道。說得好。我們該應賀酒。彼此吃了一杯。稼孫說到這裏。問僧僧道。你說這三個字好不好。也有理麼。僧僧道。有理。稼孫道。既是有理。你們大衆要聽下去。應該各吃一杯。不吃。我不說了。以後所說。如也說得有理。都要吃酒。不然。只聽笑話。主人倒可以省酒了。夫人道。這話不錯。我原要請諸位多吃一杯的。聽了笑話。倒反不吃。如何可以。當然該吃一杯。郭稼孫道。如果聽得發笑。要吃三杯。僧僧道。算數。

你快講罷。郭稼孫道：汪汝濟說罷，輪到三客。一客道：三字同頭茉莉花。三字同旁姊妹媽，不是姊妹媽。誰戴茉莉花。肖僧道：好。大家吃酒。郭稼孫道：第二客又說了。三字同頭富宦家。三字同旁綢緞紗。著得綢緞紗。纔稱富宦家。肖僧道：亦有理。大家再吃酒。郭稼孫道：如今要輪到第三客了。我可不說了。肖僧道：爲何不說。稼孫道：我也有點口燥。要吃一杯了。夫人道：快替他篩酒。軼羣道：稼孫可惡之極。要賣秘訣。聽得半而不結。很是叫人難過。稼孫喝過酒。吃了一筷菜。又說道：第三客素常與主人最爲莫逆。不拘形迹。并好談諧。他就說道：三字同頭屎尿屁。三字同旁汪汝濟。喚聲汪汝濟。來吃屎尿屁。話剛說完。裏裏外外的人。閨堂大笑起來。連立住篩酒的家人。也笑得酒壺幾乎都拿不牢。兩個新娘子想竭力忍著笑。竟也忍不住。大聲笑了出來。稼孫等衆人笑完。說道：你們笑過了。三杯不可缺的。篩到孫伯約面前。伯約說：我不笑。不該吃。肖僧道：你吃了一杯罷。伯約吃了一杯。剛剛搬上點心來。大家吃過點心。夫人道：今天尙未盡興。還須得大家再吃幾杯。幾位新人也得再吃幾杯。拂塵玉瑛道：實在吃不下了。請乾娘賞飯罷。夫人道：時光很早。再吃幾杯。那邊黃德樞王在田。也向夫人討饒。不肯再吃。肖僧道：今天酒未動興。兩位新郎不肯吃酒。連累稼孫軼羣伯約都不吃。這是萬萬做不到的。兩新人仍不肯吃。夫人道：再請郭先生講個笑話。每人吃幾杯罷。稼孫不敢拂違夫人。

之意只得說道。我二十年前自己曾造出許多笑話。到應酬場中去說說。大家以爲好聽。登時一傳兩。兩傳三。後來輾轉相傳。人家反說與我聽起來。而且還有人在小報上登過。我今天說出來。未免嫌陳腐了。肖僧道笑話原只要口頭笑笑。即使陳腐也不要緊。況且各人聞見不同。你以爲陳腐。他以爲新鮮。你以爲新鮮。他以爲陳腐。只要好聽就是了。稼孫道。那我就說了。有位城裏姑娘。嫁到鄉下。滿月歸甯。他娘問他夫婿性情如何。翁姑待你如何。姑娘道。這個我都不懂。我嫁過去一個月。沒有夫婿看見。不知那個是我的夫婿。他娘道。夜間怎樣。姑娘道。我獨睡了一個月。夜間從無一人進房。到了日間。我亦不便問。那個是我的夫婿。他娘暗想。奇哉奇哉。難道他家有鬼。騙我的女兒麼。行禮之時。不知倩何人喬扮的。此事非涉訟不可。當對女兒道。我想此事不能不涉訟。不過涉訟起來。只好你自己出名。我來替你做稟。即做了一張稟帖道。成親已經一月。夜夜孤眠獨歇。非敢貪戀歡娛。誠恐宗支斷絕。狀子進去。縣官收了。發交刑名老夫子擬批。當即批出來道。成親既經一月。何得孤眠獨歇。其中顯有別情。邀同原媒理直。差人得得媒人家裏通知。媒人嚇了一跳。心想做媒做媒。原是成全兩家的姻好。如今弄出官司到我身上。不是做媒變了倒罷了。此事怎處。便趕忙跑到女府上去。女府上的太太把媒人一把拉住道。我正要問你媒人。我的女婿是那個。媒人道。你的女婿

就是你親家翁的兒子。我看他行過禮，拜過堂。我的事情就算完了。女府上的太太道：「那他何以一個月中並未進過新房。我的女兒也不知那個是夫婿。所以我要尋你媒人道：「你叫我代尋女婿。則可不應該涉起訟來。牽連到我。我是向來一字不入公門的。女府上的太太道：「莫慌莫慌。你如能代我尋着女婿。我替你代做檢舉呈便了。這位太太本是一位女才子。便替媒人遞檢舉呈道：「成親已經一月。六禮早已過畢。嗣後即有別情。原媒不能干涉。檢舉遞進。縣官即出牌票傳被告。被告就是新郎。接到牌票。趕緊遞訴呈道：「成親却經一月。正值農忙時節。若徒貪戀歡娛。國課從何而出。縣官接到訴呈。看兩家理由都很正當。實在難批。便交與刑名老夫子。不一會。刑名老夫子來對臬憲說道：「今天的狀子。我實在批不來。我做了幾十年刑席幕友。從無今朝這樣難批的呈子。我吃不下。只得辭館了。縣官道：「莫辭莫辭。我們從緩商議。我接到這紙呈子。早已曉得難批。所以同你商議的。縣官回進上房。愁眉不展。瞧見太太。問是甚麼緣故。縣官道：「只因今天接了兩張呈子。我和老夫子都批不下來。太太道：「拿來我看。看過以後。說道：「這很容易。讓我來批。當即拿起筆來。說到這裏。郭稼孫又不說了。肖僧道：「怎樣批法。快快說來。不說很教人難過。郭稼孫道：「要新郎新娘先吃了酒。我纔肯說。軼羣罵道：「你這個人可惡之極。死起來。把你死半段。新郎新娘推辭不來。只得各吃一杯。大衆

也陪吃一杯。郭稼孫又接著說道：太太批下去道：成親既經一月，候過農忙時節，罰他一夜十回，以補從前之缺。這話一說，笑得合席的人頭都仰不起，也有噴出酒來的一班。值席家人真是晦氣，忙都來前揩桌抹櫬。郭稼孫道：大家又要吃三杯了。夫人笑道：三杯一定要吃的，你說得辛苦，也要吃三杯潤潤喉嚨。大家把酒吃後，郭稼孫又說道：太太批出之後，兩造來遞和解呈道：遵奉憲諭，批飭從此兩造和息，再添白晝五回，萬代公侯積德，肖僧帶笑帶罵道：該死該死。郭稼孫道：刑名老夫子接到這和解呈，提筆即批道：前批一夜十回，已經格外體恤，再添白晝五回，不到半年，脚直引得閻堂大笑。只有孫伯約不笑，可見他不近人情。當時郭稼孫又要他們吃三杯，也有幾個吃，也有幾個不吃。時候已經不早，裏面搬出乾稀飯來，大衆隨便吃些，盡歡而散。光陰迅速，早已快近十月初三，在田拂塵的喜期到了。夫人給他們各人一千元，作爲賀禮。男女兩家公議：夫人熱心一場，我們如果在自己家裏辦事，夫人那邊未免太冷靜，不如成親以後，回過了門，到園裏去拜祖宗，就住在那邊。那是夫人必定很高興的。即託費軼羣告知夫人。夫人道：我也想如此辦。這才大家都不寂寞了。接著黃德樞的父親也來見夫人道：小兒的喜期已定在初八，還是在貴園行禮，還是在舍間行禮。特來請示。夫人道：黃先生太客氣了。這是你自己的兒子完姻，總應該在你家裏。我不過喚聲乾娘。

眼前鬧熱罷了。黃老道乾娘費了多少心血。把這孩子成全。這番討親。又全是乾娘作成。我如在舍間行禮。乾娘這邊未免太掃興了。所以我想叫他們在貴園中行禮。晚間回門。回門之後。再回到舍間行廟見及參見尊長禮。當日就住在家裏。第二日再到乾娘這裏來。不知乾娘以爲何如。夫人道。這是黃先生曉得我喜歡熱鬧。所以想出這種辦法。也好。就在我這裏行禮。不過第二天這些話。不要提起。只須他們日間常來。晚間仍應該住在府上的。你們夫妻雙全。討長房媳婦。照俗禮說。一月內不能空房。咧。諸位也曉得。夫人何以定要喚德樞住在家裏。原來因爲德樞的娘是後母。不可失其歡心。誠恐乾娘這方太親熱。後母那方就要吃醋了。黃老回去。告知他繼配沈氏。沈氏果然有點醋意。以爲乾娘待德樞太厚。到了初二時。家發妝奩。共是八箱兩櫥。由夫人代領過去。初三日。王啓芳仍用舊禮。用花轎抬了新娘子進門。個個都說新娘子出色。晚上回門。時姨太太見了女婿。嘴都笑得合不攏來。到二更後。纔回到花園中。又是一番熱鬧。且不細表。第二日早晨起來。兩人向夫人請過早安。然後回到自己家裏。王啓芳對他夫人道。我看新娘子的相貌。不下於宣玉瑛。田兒真好運氣。夫人看了。心裏也很歡喜。停一會。宣玉瑛來了。大家很是親熱。在田道。照此下去。我們四十年朋友這句話。可以驗了。玉瑛道。本來這個樣子最好。君子之交。淡而彌永。咧。談了一會。玉瑛也就

回去到得初七日，宣家發奩了。宣子松只有玉瑛這麼一個寶貝，本想贅婿入門。黃德樞的父親倒說得通，後母一定不肯答應。說我們并不是窮戶小家，怎可貪戀外人家當，去做贅婿？況且這是我第一房媳婦，萬萬不可答應。黃老只得依言。夫人向來喜歡德樞的，早將一千塊錢送了過來。後母看乾娘待德樞太好，有些氣不過，幸虧夫人早說過，將來機兒討親，我也照樣送一千塊錢。這才沒有話說。第二天已是初八，即把玉瑛迎娶回來。一切均照舊式。德樞的父親見玉瑛才貌雙全，心中歡喜之極。而在沈氏心中，却巴不得德樞討一個牛鬼蛇神的妻子，將來自己的德機却討一個才貌雙全的來家。此刻看見玉瑛人品出衆，心中不大高興，便裝起病來。德樞的父親以爲他果真有病，也不去驚動他。兩新人結了婚，參見家廟拜見尊長已畢，坐了花車，又到大觀園來。在家廟中行禮，又拜見乾娘。吃過夜飯，纔去回門。宣太太看見女兒回來，忙交代草艸行禮，即扶他進了內室。一面替他除鳳冠，一面怕女兒辛苦了，忙叫僕人快倒參湯與小姐吃。隨又說道：好心肝，今天辛苦夠了，快吃點參湯。玉瑛道：這個還好，只有這鳳冠戴在頭上，覺得太重，很是討厭。說了一回。宣太太又將德樞請了進來，見他相貌長得不錯，很是歡喜。接著又預備點心給他們吃。直到四更天才回去。黃太太問何以回來如此之遲，德樞道：到得大觀園裏，乾娘硬拖住吃夜飯。二更天纔得回門，所

以遲了。此時黃家客人已散。德樞的父親便叫喜娘請兩新人去安息。黃太太却定要他們守花燭。黃老道兩新人已很辛苦。可以體恤他們。不必守花燭了。黃太太道。守花燭乃是古禮。爲要教他們同偕到老。我是一片好意。你倒要阻撓我起來。末知黃老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頑民曰。豪哉夫人。人家訂婚。却要自己花錢。然而正賴其多金耳。否則心有餘而力不足。亦徒喚奈何。

左席上有郭稼孫向新郎調笑。右席上又有孫少奶奶向新娘調笑。相映成趣。煞是好看。想見當時之盛況。郭稼孫之笑話。雖頗粗俗。却足令人發噱。

女子妬心一起。無可救藥。此固數見不鮮。然吾論之。此其過實在一般爲丈夫者。平日祇知低首下心。惟命是聽。致肆雌威。日長。肆無忌憚耳。

海上大觀園 第六十一回



第六十二回 除鳳冠新娘傷感情 削玉指悍婦釀事變

話說黃太太定要兩人坐守花燭。反引古禮挾制丈夫。黃老本想不依。只因這時已有四下鐘了。到天明也已不遠。不過再坐守一個鐘頭罷了。也就不說什麼。自己却已倦了。便交代喜娘火燭留神。自去睡了。黃太太却有意作弄。常來張望。使他們兩人不得睡。第二天早晨。黃太太又有命令下來。說三朝之內。女客尙未全散。新娘仍要戴鳳冠。見早禮。方表敬客之意。這個命令一下。玉瑛心中真不高興。想竟有如此不開通之人。怎可共處一室。德樞聽了。也非常心痛。不過沒有法子可想。只得聽喜娘把鳳冠替玉瑛戴上。玉瑛暗中流淚。德樞見了。更是難過。想了一刻。暗道有了有了。便私自對他父親去說。新娘子一夜不睡。戴鳳冠實在嫌重。請問父親今天鳳冠可否不戴。還是三朝以內。一定要戴鳳冠的。黃老詫道。鳳冠本來只戴正日。今天又要戴什麼鳳冠。德樞道。這是母親的命令。黃老道。你不要急。我自有法子。少停黃老正與沈氏在那裏講家常話。喜娘攪玉瑛來見早禮。黃老一見。便說道。今天新娘何以還要戴鳳冠。快去除下。沈氏想要插嘴進來。黃老又道。戴鳳冠是拜和合馬的。今天和合馬已燒化不供了。又何必戴。喜娘道。這是太太來交代的。黃老道。太太不懂得這些事。你們應該對他說。沈氏被黃老攔住。不得開口。覺得很沒面子。喜娘即扶了新娘回到房中。除

去鳳冠。玉瑛登時如釋重負。德樞只在旁嗤嗤的笑。喜娘道：姑爺甚麼好笑。莫不是看了小姐歡喜麼。德樞乘此便對玉瑛道：想不到我的父親也會用起權術來。早上母親的命令下來。我曉得你不高興。便去告訴父親。父親就想這這麼一個法子。不是這個法子。母親仍要囉哩的。玉瑛笑著說道：這到難爲你了。不過母親何以這樣頑固。德樞不好多說。笑了一笑走出。玉瑛暗忖道：我起初只怕德樞太迂拙。一來要面紅。現在看來。人尙活動。并能處處顧我。倒也罷了。到得吃飯時候。來請新娘吃飯。玉瑛跟了喜娘去看。見有幾個女客在此。自己便揀末位坐下。等到吃飯。也大大方方的自己夾菜來吃。并夾了敬客。幾個客人同他談天。也是有問必答。又見婆婆的眼光只是注射他。他率性要說幾句老練話。恰聽客人說起陪新娘子吃飯的事。玉瑛便道：我前十天正在鄉下一個人家。陪新娘吃飯。這位婆婆太太道理很足。見新娘吃完飯。拿筷打圈請諸客慢用時。并不把筷子擱在碗上。便說新娘不懂道理。這位新娘却是很開通的。笑嘻嘻說道：這個道理我曉得的。出在一部奶奶經上。不過我未曾讀過。衆人聽了。齊都笑起來。一位女客道：筷子擱在飯碗上。却是難看。玉瑛道：不過鄉下人還當作大道理咧。沈氏聽了這派言語。心想這個媳婦。我怎樣降伏得下。他句句都說在我的心坎裏。此時黃老也在旁邊笑道：現在奶奶經不大通行。要被人笑話了。又回頭對玉瑛道：兩點

鐘要到大觀園去。現在快一點鐘了。我去叫帳房喚汽車來。今天不必坐花車罷。玉瑛站起來答道。是不用花車的好。免得人家注目。黃老道。這話不錯。沈氏見公公句句稱讚他。心裏好不自在。裝作心痛回房去了。下午德樞玉瑛便坐汽車到園裏去。大家談談說說。吃過點心。吃過夜飯。直盤桓到二更天纔回家。到得家裏。沈氏正在那裏發肝氣。這是女人通病。有說不出的緣故。悶在心中。就要發肝氣。二人不免走去敷衍幾句。也就回房。同諧好夢。到了次日。德樞玉瑛睡到七點鐘起來。沈氏肝氣已好。也已起來。玉瑛梳洗已畢。過去見早禮。仍舊回房。沈氏見黃老已被朋友邀出去。便又喚德樞來發話道。你如今已做了大人。討了親了。以後不要有了妻子。忘記了父母。你得有現在。都是靠著上人之福。并且運氣又好。碰見了這位有錢的乾娘。咧。德樞道。娘請放心。我們讀了幾年書。孝弟二字。總曉得的。斷不敢忘記父母。只戀妻子。沈氏道。是呀。不過你老婆新來。你要交代他。一切要守我的規矩。不要專拿學生派來壓我。德樞道。我交代他就是了。他也讀過幾年書。能知道理的。沈氏道。他既讀過書。請問今天三朝。新婦來。應做什麼事體。我是不讀書的。倒還記得。德樞一時想不出來。只得陪笑問道。今天三朝。該做什麼事體。孩兒一時想不出。請娘吩咐。沈氏哼了一聲道。你還說讀過書。難道不知道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這兩句詩麼。德樞道。那是知道的。沈氏道。你既知

道。快去對他講。務照書上的話行事。我在此等你回話。德樞唯唯而去。沈氏私喜道。可惡樞兒。專拿讀書的話來誑我。今天也叫他試試看咧。德樞走到房裏。對玉瑛下淚道。苦了我妹妹了。方纔母親叫我去。說了許多話。先是責備我。後來叫我囑咐你。要守他的規矩。我說我們倆讀過幾句書的。豈會不守規矩。母親聽了。便出一種難題目來道。書上不是有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這兩句詩麼。要你也照樣做來。我曉得你在家裏做小姐。舒服慣的。那裏會做這等事。這不是困煞你麼。說着淚下。玉瑛聽了。呆了半刻。見德樞儘管揩眼淚。也覺心酸。又想起照此刁難起來。天天要我燒菜。將來或者還要燒飯。挑水。劈柴。洗衣。這叫我怎麼吃得下。不禁大哭起來。哭過之後。定一定神。早已有主意。便叫德樞去對母親說。照辦就是了。德樞道。我去說了。你難道真會做麼。玉瑛道。我仔細想一想。哭也無益。還是努力上前去幹。德樞道。話雖不錯。不過你父母知道。要肉痛煞了。玉瑛道。這也顧不得了。德樞道。我來幫你如何。玉瑛倒笑起來道。你幫我。難道就沒有氣淘麼。你快去問母親。歡喜吃甚麼菜。德樞揩乾眼淚。走去問沈氏道。娘喜歡甚麼菜。媳婦說。做出來。如果不好吃。或者不像樣。請娘要恕他的。沈氏以爲他們商量之後。必要措詞推諉。誰知竟來承認。倒出乎意料之外。便道。我喜歡吃冬筍炒肉絲。如果做得不好。慢慢好學的。我亦不會怎樣責備他。德樞又唯唯而去。沈氏又暗

自歡喜。想我今朝總要殺他一個下馬威了。別樣菜很容易做。冬筍炒肉絲。却要他把肉切絲。不會切的。就設受用了。德樞回到房裏。搖搖頭。又歎口氣。對玉瑛低聲說道。很難很難。他要冬筍炒肉絲。把肉切起絲來。恐連你的手指都要切掉了。玉瑛無奈。走到廚房中。問老媽子。肉在那裏。老媽子說。掛在籃裏。我去問太太。要切多少。卽出去問沈氏。沈氏道。只要一碗。德樞卽隨老媽子進來。把籃代爲除下。拿出一塊肉來。玉瑛看了。無從下手。又聽沈氏在外面說道。新娘子竟穿了新衣服上廚房。難道圍身裙都不着麼。玉瑛聽見。忙推德樞去說道。可說我沒有圍裙。問娘借來着。德樞便去對沈氏說。他沒有陪嫁的圍身裙。娘可借給他一件。沈氏哼了一聲道。八箱兩櫥。倒很好看。連圍身都不陪嫁一條麼。原來是預備來享福的。說着。隨喚王媽將圍裙脫下來。借與新奶奶。玉瑛將圍身緊緊着好。勉強拿起刀來。覺得十分沈重。一陣心酸。眼淚直淌下來。沈氏又把王媽喚了出去。不令進來相幫。誰知玉瑛頭一刀切下去。就把指甲皮帶傷。淌出血來。德樞忙跑到外面。取香灰。拿了布條。一個喜娘知道了這事。忙也跟了進來。替他把手指包紮好。實在看不過。又來幫他切肉。一壁陪着。出眼淚道。要在這位太太手裏做人。實在難做。小姐要吃苦了。幸虧有喜娘幫忙。才替玉瑛把肉切好。筍也切好。沈氏本欲將喜娘喚出去的。因這喜娘是女家用過來的。恐其出言冲撞。只好裝作不

知等到落鍋炒好，喜娘也很知趣，自己先走出去，教小姐自己端出去。玉瑛等喜娘去後，纔端了那碗肉絲到堂屋中來，擺在上面桌上。沈氏夾了一箸嘗嘗，還假意說道：「還好，還好，你倒是會弄菜的。」玉瑛也不說什麼，趕快進房，把玉樹神油搽在指上，不禁掩面大哭，却又不敢出聲。德樞忙來勸道：「妹妹總要看我的面上，不要悲傷，停一回告訴父親好了。」玉瑛哭了一回，又嘆口氣道：「這個日子如何過得下去？這明明是與爲作對說完，又想了一想，對德樞道：「昨天婆婆的發肝氣，還是爲我們而起，因爲公公歡喜我出於真心，他悶氣說不出，所以要發肝氣，推究這禍根，還是從鳳冠而起的。」德樞道：「何常不是玉瑛道：「那你如今把這件事，又私下對父親去講，不是反害我麼？」公公不能一天到晚在家裏的，我看我們落得不說爲妙。」德樞道：「這話也是，說到這裏，王媽來叫吃飯。」玉瑛此時真吃不下，便說手指痛，吃不下飯。沈氏又走進新房中來，假惺惺說道：「你怎樣不小心，會切在手上的？」玉瑛立起來說道：「這塊肉大得很，我力氣太小，切不下，不小心一滑，帶傷了半個指甲，不要緊的。」反勞娘來動問，很是不安。沈氏道：「你怎不早說，如真切不來，我好喚王媽來幫你切的，你真吃不下飯，停一會吃稀飯罷。」玉瑛道：「曉得了。」德樞只好一人走去吃飯。吃完回房，不多刻外面來了一輛汽車，說是大觀園裏來接他們的。玉瑛聽見高興已極，忙把頭掠好，又把衣服穿好，同了德樞帶了一個

喜娘到沈氏面前去稟辭。沈氏對德樞道：「你去是去，不過不可到乾娘那裏去亂說。」亂說了回來，我不答應你的。德樞應聲走出，到得園裏，走進上房。二人未曾看見夫人，心裏早已不自在。比及看見了，不知不覺，雙雙跪在地下，抱了夫人的大腿，噙啣大哭起來。夫人扶起了這一個，又扶起那一個。忙問道：「乖兒子呀，甚麼事委曲你們二人了？」兩人儘着哭，說不出話來。夫人又見玉瑛手指上用布包了，上有血痕，越發疑心，卽催他們快說。二人了哭好半刻，夫人又拿熱手巾替他們揩了面。玉瑛纔慢吞吞的把這些事一五一十說出來了。夫人聽了，幾把肚皮氣破，說有這樣不知好歹的人，這樣的好媳婦，這樣的好兒子，他還不知足。我要去同他品禮，衆人慌忙勸住。夫人又道：「但是日子很長，這樣如何過下去也罷，讓我請你父親來商量。你父親很明亮的，自然總有辦法。不然，我反害了你們了。」又對德樞道：「樞兒，以後儘管和他挺撞，這種賤胚，你倔強起來，他到反怕你的。只須防他飲食中放毒就是了。」玉瑛道：「不可這樣一來，罪名都在我的身上。」夫人道：「不要緊，如果萬不得已，你們兩人可逃到我這裏來。這種人不犯着叫他娘叫他婆的，你卽使担當些兒罪名，也是無妨。」德樞玉瑛聽了，登時胆壯起來。夫人道：「你倆如今可不把此事放在心上，讓我去請你父親來，同他商量一個好辦法罷。」隨喚錫芷到黃家去請黃老爺來。這面黃老在朋友家中吃過午膳回來，德樞卽偷偷

走來。對他說道：「不好了，嫂嫂把手指切掉了。」黃老道：「是不是剪指甲不小心所致？」德機道：「不是的，母親叫他切肉絲切掉的。」黃老跳起來道：「竟有這等事！新娘子怎麼喚他切肉絲？」德機忙掩住他父親的嘴。黃老道：「你可從頭至尾仔細對我講。」德機道：「要知仔細，請問王媽。」我當時并不看見，只看見嫂嫂從廚下端出一碗肉絲來，解下了圍裙，回進房中，飯也不會吃，停一會，大觀園中打發汽車來接去了。黃老道：「竟有這等事，即喚王媽過來。」王媽先到樓上，張了一張，見沈氏正在睡午覺，便下樓來，一長兩短說了出來。黃老聽了，頓足道：「叫我如何見親家之面，罷了罷了。」正在呆想，錫芷剛剛來請黃老，趕忙坐了包車，帶了德機同去。到得園裏，與夫人相見，夫人便問他：「黃先生方才回家，已知道那事沒有？」你來看看你媳婦的手指。黃老道：「我已盡知底細，自有辦法。」夫人道：「你想怎樣的辦法？」黃老道：「暫且守秘，我想把機兒也暫時留在園中。」夫人想了一想，知道黃老必將用武，恐怕德機出來阻擋，所以把他留在這裏。黃老又走進去看媳婦，玉瑛見了公公，不知不覺流下淚來。黃老道：「苦了你了，我自自辦法，你明天回娘家，不必題起此事就是了。」又安慰了數句，就走出來。夫人道：「黃先生見過你媳婦了麼？」黃老道：「見過了。」夫人道：「他明天回娘家去講起此事，這如何是好？」黃老道：「我正為此躊躇，不過我自自辦法，乾娘放心，我不是專聽那不賢的說話的。」我去了。夫人送到花廳，方回黃

老回到自家門口。卽喚自己的車夫。再喚兩個車夫到來。又從身邊掏出兩角錢。給車夫去買一條麻繩來。少停兩個車夫。叫到繩子也。已買好。便教衆人等在樓下。自己走到樓上。恰值沈氏剛剛醒來。黃老道。你快起來。我們到下面去有事。沈氏道。我睡醒了。自要下來的。二人走下樓梯。到了堂屋中。黃老便問道。你今天何以叫新娘子。切起肉絲。沈氏道。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這是古法。并不是難爲他。黃老道。好好。你行古禮。我可要行新禮了。隨喚旁邊的三個車夫。快把這不賢的太太。捆起來。沈氏大驚。想老頭子。竟會下這種毒手。卽向車夫揮手道。那個敢動手。黃老大聲道。我和你們講過。有錢賞你們的。把他捆起來。車夫起初。果然不敢動手。後來見主人大怒。不敢違拗。管你太太。不太太。竟蠻七蠻八。動起手來。一個女子。怎敵得三個粗人。自然被他們。網上。祇大哭大罵道。你這樣沒有夫妻情分。竟用這樣辣手。好好。欺我娘家。沒人麼。黃老也不管他。拿了雞毛帚子。向他很很抽了兩下。抽得沈氏大聲狂叫。衆僕不敢來勸。沈氏又大叫。機兒那裏去了。黃老道。你不要叫機兒。我早已打發他到別處去了。隨又對他數責道。天下做晚娘的。沒有你這種不賢。連外觀都不顧的。如今教我外面如何做人。又如何對付親家。我也只得硬一硬心腸。對不住你了。卽命車夫叫一部轎車來。把這不賢的扛進車內。同到宣家去陪禮。在下寫到這裏。却要賣一下關子了。究竟黃老到

了官家。怎樣陪禮。怎樣發放這位太太。三集書中再行明白交代。此外如罕通夫婦合做一百三十歲生日。賬房捲款私逃。穉清毒發斃命。士蘭士山士芳先後舉行冠禮婚禮。春秋祭倉聖。分行鄉射禮。投壺禮。大小姐三小姐擇吉出閣。二小姐另出花樣。又嫁丫頭與帳房中學習生。別有風流趣史。肖僧創立工藝進德會。小悟空用辣手斥退學生四十八人。引進四川黨。看戲大鬧風潮。學校解散。全體學生登報毀壞大觀園名譽。并肖僧在外忽得奇遇。夫人嚴加管束。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也盡在三集書中分解。

顧民曰。黃老爲人未免寬猛失當。初則對此妬婦事事讓步。失之太寬。後竟取此辣手。太無夫婦情分。又失之太猛矣。

黃老令玉瑛除鳳冠之時。能早用嚴厲手段。以對付沈氏。則次日決無切肉絲之事。殊怪其不早爲之計也。

沈氏引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之語。以難玉瑛。自鳴得意。不意竟釀成事變。故古語云。女子無才便是福。誠然誠然。

黃老預將德機寄在大觀園中。居心深遠。一望可知。

